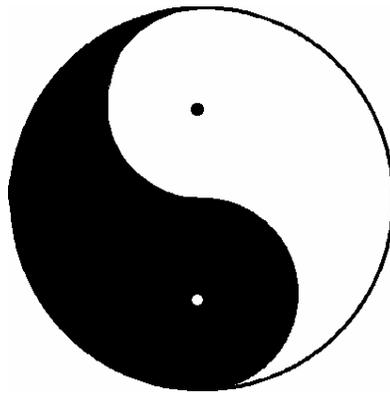


# 追求无穷大的智慧

## ---孔子的故事

作者：林文聰



中文二版

## 前言

孔子，毫无疑问地，是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教师。从一个西方人的立场看来，孔子最特殊的影响力就是他的『忠孝』的教诲。在他死後二千五百年的今天，从每一个温顺的东亚人的身上，我们仍然可看到孔子的影响力所留下痕迹。由於『忠孝』教条的束缚能有效地集中一个国家的资源，让少许的资源发挥最大的功效，所以任何肯上进的国家都能因此而迅速地成长。像一百五十年前明治维新後的日本，都是靠著一批忠心耿耿的人们打拚出来的。东亚人忠心的程度是崇尚个人自由的西方人所远远不及的。

忠是属下对上司的信任；它是所有人际关系之中的一种。由於上司跟属下的关系不是对等的关系，在上位的上司必须先对下属付出信任，下属才以忠心来回报。上司跟下属的关系与父母跟子女的关系类似。做父母的人必须先对子女付出慈爱，子女才以孝顺回报。这个先後次序绝对不能弄错。

由於慈爱及信任是主观的，甚至可能是不合逻辑的，依照慈爱及信任所做的决定，经常是错的决定。慈爱及信任是盲目的；由同理可知，忠心与孝顺也是盲目的。因此依照忠心的原则来建立国家，或孝顺的原则来建立家庭，都是很危险的，而且都会走错路的。

就像是美国加州的大红木，虽然都能正直地长高超过一百公尺，但它的分枝鲜少有超过三十公尺的。愈长的分枝，愈容易因为自己太重，受地心引力的吸引，

被自己的重力拉下来。慈爱，信任，忠心，孝顺，就像是大红木的分枝，而树木本身是正义。重力是自然界施与树木的力量；而正义则是自然界施与人的力量。所有由人类所建立的东西之中，只有依照正义所建立的东西才能长久生存。

虽然『忠孝』的教诲能带来许多明显的好处，但是由於『忠孝』的教诲偏右，所以依『忠孝』教条建立的国家都无法长久生存。以孔子之後的中国历史而言，没有一个朝代活过三百年，但在孔子之前的每个朝代，夏，商，周，都活了五百年以上，可以为证。举一个近代的例子，以明治维新之後的日本为例，一个不可一世的强权，在效忠天皇的旗帜下，不到百年就崩溃了。『忠孝』的偏颇所带来的危害是非常明显的。

孔子也早已看到『忠孝』的弊端，而且他也有解决这个弊端的方法。孔子的方法是经由提倡个人自由，尊严及正义，培养出正直的中产知识份子，以不屈不挠的精神来矫正『忠孝』的偏差。但是孔子也看到周朝的影响力在不断萎缩。周朝的属国的数目，在武王及周公开国时有两百多个，但在弱肉强食的演化之後，到他生时，只剩下二十几个。孔子也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为独裁君王所控制。

孔子认为他的解决方法，提倡知识份子，不愚忠，不愚孝，以不屈不挠的精神追求正义，会触怒独裁的君王所以不可行。在此情况之下，他只好提倡『忠孝』来满足独裁君王的需要，而将他的解决方法藏起来。同时地，他也要子思在写『中庸之道』一书时漏出风声，让人们去找他藏起来的秘密。他甚至预言：要等

两千年後，才会有人找到他的秘密。孔子就是這麼一个有远见而奇特的人。

另一方面，孔子也不能明目张胆地鼓吹『忠』的危险，而触怒独裁君王。因此他也必须将攻击『忠』的文字化装成攻击『仁』的文字，用鱼目混珠的手法瞒过独裁君王。『仁』的原始定义是指所有人与人的关系；因为『忠』也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所以孔子用『仁』来取代『忠』也讲得过。

由於『仁』这个字的用法很广泛，而且可很方便地用来取代所有难以明讲的人与人的关系，所以孔子很爱用这个字。但如此一来，也造成研究孔子思想的学者的困扰。一般说来，孔子使用『仁』字有两个意图，一个是指往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称之为影响力；另一个是指往內的约束及修身，或称之为容忍力。只要我们了解孔子的用法，我们自然地就知道怎麼处理孔子学说里的『仁』了。

孔子留下的故事甚多，而孔子的教诲教导人们和平地相处。如果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都能依照孔子的教诲过日子，这个世界就成了一个完美的大同世界。孔子的事迹及教诲大都收集在『论语』，『大学』，『中庸』，及『孔子家语』四本书。这四本书也是本书中所有的材料的来源。但是由於在人们有意地理想化孔子的前提之下，今天我们从这四本书中所念到的东西，都变成硬梆梆的教条。

作者因此想从一个全然客观的角度，跳出传统的框子，重新解说孔子的事迹。作者相信：只有如此的安

排，我们才能看到孔子的真面目。孔子在世时，一辈子都是个普通人。因此只有将他当成普通人，我们才能看到孔子伟大的地方。

所有熟悉孔子事迹的读者都会发现本书作者，在叙述孔子的教诲及故事时，擅自做了无数的更改或添加。本书作者，在不违背孔子的精神下，做这些变更是有两个不得已的原因，第一，是为了让西方的读者能接受孔子的学说。因为中文的逻辑要求较松散，由文言文直译成英文，往往由於缺乏逻辑而很难让西方人接受。第二，是在作者个人的阐释之下，以一个普通人的立场出发，恢复孔子的原意。因此本书中所叙述的故事只能以虚构的小说看待。

作者：林文聰

西元 2011 年四月著於美国宾州。

本书的英文版在美国的版权登记号码为：TXU1-756-181  
本书的版权为作者所有。本书的内容不得以任何形式翻印或流传。如有翻印或流传的必要，请务必先写信给作者，取得作者的同意。作者的地址为

Wen T. Lin  
840 Tennis Ave.  
Ambler, PA 19002  
USA  
E-mail: wen.lin.ambler@gmail.com

## 內容

第一章	拜师	-----	1
第二章	观周	-----	7
第三章	从政	-----	10
第四章	抗齐	-----	14
第五章	升官	-----	16
第六章	大同	-----	22
第七章	离乡	-----	24
第八章	漂泊	-----	26
第九章	愚行	-----	32
第十章	无路	-----	34
第十一章	救鲁	-----	36
第十二章	回乡	-----	42
第十三章	儒行	-----	44
第十四章	幸予	-----	50
第十五章	樊迟	-----	54
第十六章	子张	-----	57
第十七章	治国	-----	62
第十八章	仁德	-----	65
第十九章	预言	-----	67
第二十章	论语	-----	70
第二十一章	孔子的哲学	-----	97
第二十二章	大学之道	-----	100
第二十三章	中庸之道	-----	110
後记		-----	164
作者简介		-----	167

## 第一章 拜师

孔子的原名是孔丘。他生於西元前551年的鲁国。当时的中国由周朝天子所统治，而中国的领土只包括大约位於黄河及长江两大河之间的中原。周朝天子将中国分成无数的小国，每一个小国再由一个王或侯所统治。

孔子曾说过：『我在十五岁时就立志学习圣贤的教诲，开始寻找我的天性；到了三十岁时，我才有能力自食其力，开始找寻我的道；到了四十岁时，我的智慧已增进到让我在找寻道的过程中，不会因为迷惑而失去方向；到了五十岁时，我才有智慧能确定我在过去二十年的努力没有白费，而我也终于看到这个能带我走向自然之母的道；到了六十岁时，由於我能够轻易地吸收别人的智慧，我的智慧成长得更快；到了七十岁时，我智慧终于走到道的尽头而回归自然之母而成圣。』因此孔子的故事要从他三十岁之后才开始发展。

孔子三十岁时，在致力研习诗，书，礼，乐十五年之后，在鲁国已经学到没有东西可学了，而且已有了名气，所以跟他学习的学生也不少。孔子本人专研古籍及圣贤之道，由於古代文物保存不易，断简残篇的问题很严重，学习古籍很困难。孔子也早已娶妻生子，生活安定，但他自知他若如此下去，他的一辈子将难有长进，因此必须求良师来指点。此时全天下最有名的智者是在周朝的老子。

孔子听说老子不只熟悉当今的科技，也明了远古的历史。孔子因此亟想求见老子来受教。但是从鲁国到

周朝的路途遥远，旅费昂贵，不是一个年轻的教书匠所能负担的。孔子於是托他的学生南宫敬叔向鲁王要求补助，出公文，让他能参观周朝的宗庙，学习周朝正宗的礼法，而且向老子学习。

南宫叔敬在鲁国朝廷当大夫，因此向鲁王陈情：『孔子是殷朝王室遗民的後代，他的祖先在宋国受到政治上的迫害才迁到鲁国。孔家的人从小受祖训的教诲，谦恭节俭，所以虽然家境清寒，但人人有志气及上进心。过去的『大司寇』臧孙纥就曾称赞过孔家的人而说过：『从这麼有家教的家庭长大的人，一有机会，不是自己创业成功，就是辅佐君王而成功。尤其是像孔子这种上进好学的年轻人，前途更是不可限量。』我才因此拜孔子为师。今天孔子想到周朝向老子学习，带正宗的周礼回来鲁国，而我也想同行，但缺乏旅费，请鲁王帮忙。』鲁王答应，孔子乃得以成行。

孔子到了周朝，立刻求见老子。此时老子的名声虽然早已传遍天下，但他实际上在周朝只当一个小官，而老子当的是什麼官也无人知晓。老子会成为这样子的一个神秘人物的缘故是因为老子是出生於蛮荒的楚国。在周朝封建制度之下，各个封地之间由於生存压力的磨擦，弱肉强食的现象日益加烈，尤其是在中原四方的落后民族，往往首当其冲。这些落后的民族，在受周人的侵略之后，力图上进，一有机会立即反击。老子生时，正是楚国的社会快速成长，极力追赶中原的时代。无数上进的楚国年轻人也仰慕科技及文化先进的周朝，而至周朝学习。老子即为其中之一。

老子的时代正是铁器取代青铜器，新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由於钢铁的硬度是青铜器所无法比拟的，钢铁打造的武器装甲，远比青铜器的武器装甲有效。但是由於炼钢需要的温度远高于炼铜，钢铁的性能也受其中杂质的影响甚大，所以炼铁成钢做武器及装甲是当时最先进的科技。老子深谙炼钢的绝窍，受周朝天子重用，替周朝打造设计无数的利器。周朝天子甚至派他到西方学习先进的科技，但是由於军事机密的必要，老子的专长外人无以得知。

老子也听说过孔子，因此很乐意见他。但老子还不知孔子的程度，所以一碰面，就问孔子一个问题来考他：『什么是道呢？』孔子也早有准备而立刻回答：『道是天命的实现。』

听到这个回答，老子吓了一跳。老子知道这个定义是孔子的发明。虽然孔子的定义不完全正确，但老子也马上看出这个年轻人的不同凡响。老子於是接著问：

『那道是怎麼来的呢？』孔子谦卑地回答：『不知。这就是我今天来的目的，恳请您赐教。』老子於是开始教孔子：

『道是一个在天地未有之前就存在的東西。道这个物质，我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它。但是有一点我可确定：道是一个非常小的东西。因为道能从无中生有，所以它是一个比没有东西还小的东西。但同时道也是一个很大的东西，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来自于道，所以道也是比所有的东西加起来还大的东西。所以究竟道是什麼东西呢？我实在没办法用我们的言语来形容它。』

我也知道，道是会流动的，而且道的流动是沿著圆周循环不已，所以道能不停地滋生万物而且永不衰减。宇宙初始之时是一团阴阳物质混沌不清的东西。当道一流过，阳性的物质就往上升变成天，阴性的物质就往下掉变成地，天地就分开了。天地一分开之後，当道从天上掉下来时，道将天上阳性的物质跟地上阴性的物质结合，就在天地之间产生生命。一有了生命，万物就长出来了。

道只能从无中生有长出东西，它也能帮助万物长大。所以道就是万物的根源，而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换言之，道是从自然之母来的。因此道也是这条可以带领我们回归自然之母的道路。这条道路也被称为中道。』

孔子至此才了解道的抽象涵意。道这个观念是古代中国人用来解释帝舜的成就时所发明的理论。只是由於缺乏文字记载，在口耳相传多年之後，到了孔子之时，人们对道的理解已变得模糊不清。老子是有文字记载以来，第一个能够将道的定义清楚地交待的人。而且他也是第一个将中道解释成回归自然之母的道路的人。

『那麼，得道是怎麼回事呢？』孔子问。老子回答：『问得好。每个人一出生时就是因为得了道才有生命的，这个出生时所得的道就是你自己刚才讲的天命。这个道，叫做先天之道。只是一个人所拥有的先天之道会随著年纪的增长，逐渐地减少而不明显。等道完全消失了，人也沒命了。由於道会一直从天上掉下来，所以有办法的人，或幸运的人，可以由於得到多余的道而增

益。这个多余的道，是一个人在生下来之後才得到的道，所以叫做後天之道。由於道是个这麼神奇宝贵的东西，所以当道从天上掉下来时，每个人都抢著要的。能抢到道的人有两种人，一种人是社会地位高的人，另一种人是智慧高的人。这些人因为能先看到掉下来的道，所以早就抢走了，而往往轮不到普通人。你知道什麼是智慧吗？』

『这个我晓得。』孔子回答：『智慧就是智能的德性。智，仁，勇就是德性中最好的三个德性，我叫它们为『三达德』。啊！我现在才了解，为什麼帝舜的道行这麼地高了。他有崇高的智慧，做了王，就更容易得到更多的道，而更增益他的智慧了。』

老子听到孔子所发明的『三达德』之後，更加对这个年轻人刮目相看。老子笑著说：『智慧是跟智能不同的。智能只是知的能力，它包括学习跟理解的能力，而智慧除了知的能力之外，还必须有慧能。慧能是心的明亮能力，它是让我们看清楚事物的能力。智慧是人类所有的能力中，最难以培养成的能力。要培养出智慧，不只要累积智能，而且同时也要有灵敏的，而且正确的判断是非的能力。智慧就像是让人在漆黑的环境中，看清事物的能力。』老子接著又问孔子：

『那麼你知道帝舜的智慧是怎麼来的呢？』孔子回答：『不知。』

老子就继续解释：『他的智慧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由於他的正直，另一个是由於他能守著中道。由於他能守著中道，他的道跟自然之母同步而不动，所以他

能敏锐地查觉万物的偏移，因此他在下判断时不会犯错。由於他做任何事都不犯错而事事成功，他的智慧才能经由累积成功的经验而增长。他的智慧的成长回头来让他更容易成功。这个成功及累积智慧的正性循环，於是循环不息。由於他的正直，在经由不断地正性循环的累积之後，他的智慧因此能达到无穷大。而最令人惊异的是，即使由每日所做的每一件小事之中，他也能因此而累积智慧。』

孔子至此乃大悟，於是向老子三拜，谢他的教诲。之後，孔子顿了一下，消化老子的教诲。再问：『但今天社会上都是不正的人当位，正直的人是会到处碰壁，而行不通的。我要怎麼办呢？』

老子回答：『这个问题是你自己要克服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你在推销自己时，要很简单而清楚，这样才有可能成功的。』

孔子在离开老子时，老子送他到门口，说道：『有钱的人能以钱财助人，有智慧德性的人能以言语助人。人们称赞我的智慧德性，所以我想我应该有资格再送你一句话。』

要小心喔！在这个世界上，聪明的人很容易因为批评别人而沒命的，有学问的人也往往由於攻击别人而遭殃的。但只要在家里对父母孝顺，在外面对上司忠心，就沒事了。』孔子再拜谢，说著：

『今天听了老师的教诲，我就是马上死掉，也不会有遗憾的。学生将永远地紧记在心。』才离去。

## 第二章 观周

拜访老子之後，孔子去参观周朝王室教育小孩子的学校。孔子看到教室四边的墙壁都是画像，有尧舜等贤君的画像，也有桀纣等暴君的画像。连小孩子都能由画像中分出好人及坏人。画像之下还有一些文字解释贤君及暴君的成功及失败的原因。也有周公抱著成王，被诸侯朝拜的图。孔子仔细地观看这些图像之後说道：

『周朝之所以强盛是由於他们的教育很成功。人要有镜子，才看得出自己的容貌不对的地方；要由历史的教训，知道过去的错误，才能避免今天国家的施政犯下同样的错误。只有如此，才能一代比一代好。』

最後孔子去参观周王室的祖庙。一进门，就马上看到庙堂右边阶梯上的铜铸人像。这个铜像的嘴巴被三道缝线封死。铜像後面刻了一些周公教後代天子的文字：

『这个人就是古代说话很小心的人。大家要小心喔，话要少讲。话语愈多，愈会失败；事情愈多，愈会混乱。没事的时候，最要小心，因为它是最容易犯下令人後悔的错误的时候。

不要说一点点多余浪费有什麼关系，日积月累下来就会把你拖跨；

不要说一点点小毛病有什麼关系，长久累积下来就成要命的大病；

不要说一点点见不得人的事，没人知道就好了，要知道啊！神明时时在看著你的。

不马上灭掉一点小火花，等它变成烧山的大火，就灭不掉了；

不马上塞住小溪流，等小溪流扩大成大江大河时，就塞不住了；

树苗一出来时不用手拔掉，不多久之後，非得要斧头来砍才去得掉；

一点小犯罪不即时处理，等犯罪的恶人们成群结党之後，就很难消灭他们。

能谨慎地处理小事，才是平安无事的根本。嘴巴虽然不是伤口，但它是灾祸的源头。逞强的人都会死得莫名其妙，好胜的人最後一定会输掉。有了财物，就会引来盗贼；有了地位，就会招人怨恨。

做天子的人应知道：

讲话时要最谦卑，分功劳时要最後；

待人温和恭敬，谨慎聪明，人民才会仰慕他；

做事动脑筋引导人民成功地达成任务，並且将成功的功劳让给人民，人民自然尊敬他；

不管人民的好恶怎麼样地变化，天子是不变地。

天子的智慧要高到人民所无法想像的。做天子的人若能做到如此，虽然高高在上要众人拥护，但没有人害得了他的。再大的大海大河，也是要比无数的小溪流卑下时，才能汇成的。虽然老天是沒有人性的，但谦卑的人总是不会错的。要谨慎喔。』

孔子念完此文对南宮敬叔说：『这篇文章讲得非常对，就像诗经里的一句话：“战战兢兢，如临深渊，

如履薄冰”所形容的谨慎。其实何止讲话要谨慎，不论什麼事都要同样地谨慎。』孔子至此才见识到周公的伟大，周朝王业之所以能长久生存的根源。

### 第三章 从政

经过老子的教导，孔子回到鲁国之後，智慧就日益增长，声名日益远播。经过二十年之後，从各地慕名来跟他学习的学生超过三千人。有一天，齐国的史官子与来鲁国访问，他久闻孔子大名，要求见孔子及听孔子讲道。听完之後，大为折服，向孔子道谢：

『我只是一个才疏学浅的人。久闻您大名，今天听了您的教导才知道知识的可贵。从今之後，我才知道泰山的崇高，大海的深沈。您只做一个教书匠很可惜，您应该辅佐一个明君，将您的道行来发扬光大，造福所有的人民及後代子孙。』

子与见完孔子出来，跟南宮敬叔说：『孔子实在了不起。古代的典籍这麼多，这麼乱，尤其是自从周朝东迁，无力统御诸侯之後，各个诸侯依自己的立场写历史，史籍更是乱。但孔子都能辨别这些历史记载的真伪，而加以改正。这点是连我们专研历史的人都做不到的事。』

古代的圣王虽然是靠武力打出天下，但他们都是靠丰富的知识文化才成圣的。孔子的学生这麼多，他大概是天下最伟大的老师，他的知识这麼丰富，难道上天要让他做平民圣王吗？』南宮敬叔回答：『沒錯，在今天的这个时代，一个人要同时文武双全是不大可能的。孔子的道会永远地流传下去，沒有人挡得住的。』子贡听到这些话後，传给孔子听。孔子听完只是淡淡地说：『我只是看不惯乱七八糟的史书记载，所以用心整理一下，这也是我的兴趣所好，他们扯太远了。』

其实自从三十岁闻道於老子之後，经过不断地修身，到五十岁时，孔子也认为他已经得道而『知天命』，而心中暗喜。因为有道的人要从政才能发挥道的最大功效，所以，孔子也想从政了。

此时，恰好鲁国的阳货想叛鲁。阳货在三卿之一的季氏手下当家臣。阳货知道孔子的厉害，想请孔子出山来帮他成大业。只是阳货的名声不佳，孔子躲他都来不及，所以拒绝跟他会面。阳货也不死心，送了一只烤乳猪给孔子为见面礼，希望跟孔子见面。当时求见孔子的见面礼的行情，大约是一磅重的猪肉乾。阳货的见面礼不可说是不贵重，至此孔子很难拒绝他的请求。然而孔子並不十分愿意见他，於是孔子就想了一计，趁阳货出门之後，才登门回礼。但是孔子很倒楣，也许阳货早知道孔子的意图而预先有安排，所以孔子在离开阳货的家之後不久，在路上碰到阳货。孔子知道躲不过，只好委屈地向阳货致谢。阳货对孔子说：

『有才能的人，不替国家效命是对的吗？』孔子摇头。  
『想施展抱负，但屡次失掉机会是明智的吗？』孔子再摇头。  
『人只会一天一天地老化，时光是不等人的。』孔子最後只有点头替阳货做事。

孔子到底替阳货做了多少事，史书沒有记载。但是由阳货在鲁定公八年叛鲁，而在九年怂恿鲁国的四个城跟他投靠齐国，而孔子沒跟他一夥叛鲁之事，我们可以肯定最後孔子並沒有跟随阳货。

此时季氏的另一个家臣公山弗扰亦占著费邑想叛鲁。公山弗扰看到孔子沒跟随阳货，就想请孔子来帮他。公山弗扰的名声大概不错，所以孔子很乐意前往效命。但是孔子的学生子路很不高兴。子路当时也是季氏的家臣之一，地位跟公山弗扰相同。子路对孔子说：

『这麼一个小人物来请你，你就去，你未免太廉价了吧？』孔子知道子路所言甚是，但他亟想从政，因此强辩：『想用我的人都是有眼光的人，都有可能成功的。只要他们能让我施展我的抱负，我也能像周公一样，帮他们建立出像周朝一样的王朝。』但在现实条件的考量之下，最後，孔子亦沒有跟随公山弗扰。

鲁国政府在看到两个叛徒亟力拉拢孔子之後，亦生警觉之心，因此召孔子为官。一开始孔子只做『中都宰』，相当於鲁国的地方官。孔子才第一次尝到政治权力的滋味。

孔子当了『中都宰』之後，厉精图治，社会风气一新。中都里有将羊在卖前灌水来偷斤两的人，有开妓户赚钱的人，有屯积物资操纵市场价格的人，在孔子上任之後三个月即都不敢再犯了。有一个干了坏事的人，甚至在孔子还未有机会办他时，就远离鲁国，逃之夭夭。

孔子的『中都宰』只做了一年，由於表现优异，就被提拔到朝庭做『司空』一职。『司空』是掌管监察及弹劾不符合礼法的人的工作。孔子当了『司空』之後，立即向鲁国的三卿开刀，意图解决鲁国层出不穷的叛徒问题。

## 第四章 抗齐

首先，孔子去丈量所有三卿所管辖的城市的城墙；一发现城墙的高度超过礼法所容许的限制，孔子立刻将城墙过高的部分拆掉。整顿了城墙之後，孔子宣布要将三卿所管辖的人民的非法武器及装甲没收。在这个没收的过程中，有许多人民因不服政府的取缔而叛变。经过武装战斗之後，子路打败几个三卿的手下，成功地执行孔子的命令。经过这两个阶段的整肃，三卿的实力立即被削弱，而强化了鲁王的统治。

虽然『司空』只是小官，但孔子並不畏惧於位居鲁王一人之下的三卿，而大胆地向他们开刀。孔子成功地削弱三卿之後，得鲁王重用，被提拔『摄相事』而代理外交事务。

此时鲁国正亟力向齐国讨回被阻货出卖，而在两年前被齐国侵占的四个城。两国君王同意在夾谷以谈判解决这件事。由於齐国比鲁国大很多，孔子知道谈判成功的概率不大；他只能据理力争，尽力而为。孔子於是向鲁王建言：『虽然两国国君同意坐下来谈判，但和平沒有武力做後盾是不可能的。因为夾谷在齐国境内，所以请鲁王一定要带有武装的左司马，右司马及其手下去夾谷谈判。』鲁王听从孔子之言。

等鲁王带了人马来到夾谷，才知道会谈的地方是设於一个三层的土台的最上层。土台两边只有一条狭小的阶梯，让两国的国君及随从上去。几个人上了土台就很难下来。两国的士兵只能站在台下；低阶的官员们站在土台的第一层；高阶的官员们站在土台的第二层；而最上层的第三层才是两国国君会谈的地方。

两国的国君到了台下，行揖让礼之後，同时登上土台。上了土台，才坐下来开始谈判，齐国的莱人部队就起哄意图挟持鲁王。由於孔子只是小官，只能站在第一层。孔子一看到情势一变，抢在莱人士兵之前，冲上第三层土台保护鲁王，让他下台。同时命令在台下的鲁国士兵，拔出武器跟莱人对抗。孔子还厉声地指责齐王：『两国的和平谈判，不应该被沒有文化的野蛮人破坏。齐国若有心称霸中国，就不应该用这种野蛮的手段对付小国。』齐王心虚，马上叫莱人部队撤退。

等莱人部队退了，会场也恢复平静之後，鲁王才重上土台而开始谈判。一开始谈判之後，齐王马上故意

## 第五章 升官

刁难鲁王，开出苛刻的条件，让鲁王伤脑筋。台下的人只见鲁王愁眉苦脸地，而齐王悠哉地靠著矮桌子。同时地，齐人也在台下奏起齐王在吃饭时听的音乐；几个侏儒也上到第一层土台上，耍宝逗笑娱乐士兵。士兵的笑声更加让鲁王烦心。孔子看到这个情况，再次上台，但这次只上到第二层。向鲁王禀报：

『依照鲁国的法律，侮辱鲁王的人，就是犯了死罪。请鲁王下令让右司马执法杀掉这些侏儒。』鲁王听从孔子之言，点了头，几个侏儒立刻就被斩成数块。齐国人没料到孔子竟敢如此做而全吓呆了，音乐也停了。

齐王更是意外；他一方面很害怕，另一方面很惭愧。於是齐王马上向鲁王让步，两国即将达成协议。但过了一下子，齐王就开始後悔对鲁王的让步。齐王因此在合约上擅自加上一条要求：『齐国若有战事而出兵，鲁国必须提供三百辆的四马战车及人员支援齐国。』孔子看到这个无理要求，就建议鲁王也自己加上一条要求：『鲁国一出兵替齐国卖命，齐国就应马上将汶阳地方，被齐国侵佔，原先属于鲁国的田地归还鲁国。』齐王看了鲁王的要求合情又合理，所以就认了。

合约一完成，齐王建议鲁王留下来，吃喝玩乐一顿来庆祝。孔子不以为然。能不受屈辱达成协议已属大幸，见好就收以免变卦才是上策，因此亟力劝鲁王回绝齐王的好意，立刻班师回鲁。齐王回朝之後，虽然後悔没占到便宜，但他只怪自己手下出了馊主意，而不怪孔子。齐王不只立刻归还四个城，连汶阳地方的田地也同时归还，让孔子立了大功，鲁国得到大胜。

一回到鲁国，孔子马上被鲁王任命为『大司寇』；这是一个掌生杀大权，执法的大官位。孔子同时也兼掌外交事务。孔子大乐。子路看不顺眼就跟孔子说：『我听人说过 --- 有修养的人不只遇到坏事不会害怕，而且遇到好事也不会高兴。像老师您这麼有修养的人为什麼会一升官就这麼高兴呢？』孔子一听知道自己失态，马上回应：『你说的是没错，我只是高兴我终於有机会来谦卑下人，而使唤人。』

孔子当了『大司寇』才七天，就将鲁国的大夫少正卯砍头，而且将他的尸体暴放在朝庭三天。等尸体开始化水腐败发臭之後，才让他的家人收尸。

孔子的学生子贡不解。问他：『少正卯在鲁国也是个有名望的人，今天老师您一得权力就杀掉他，为什麼呢？』孔子回答说：『你坐下来吧，要解释这个原因要花很多时间的。』等子贡安坐之後，孔子才开始解释：

『有道的人之间，即使所行的道不同途，但只要都是行正直的道的話，是不会产生冲突的。在二十年前当我还是二十多岁时，我跟少正卯之间已经产生过冲突及摩擦。我相信我的道，在修练了二十年之後的今天，是绝对正直的，所以我才能掌权。但是今天我得了高位之後，我向他表示我的谦卑，想找他一起合作为建设鲁国而努力，但他还惦记著过去的不快而不跟我合作。由於今天我还会跟少正卯有冲突，因此他行的道一定是因嫉妒而歪曲的道，所以杀少正卯是不会错的。』

孔子稍顿後，接著言：『如果要算清少正卯的罪，可多的很。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坏事之中，最恶的坏事有五个。偷窃抢劫还比不上这五个坏事呢！

第一个坏事是心思反常而阴险恶毒，所以他的心里只藏有坏的心思。

第二个坏事是行为反常而坚定不移，所以他做的事都是坏的事。

第三个坏事是说假话而且好诡辩，所以他嘴巴讲的话都是坏的话。

第四个坏事是脑筋只记坏的事，而且永不忘记，所以脑筋里都充满坏东西。

第五个坏事是只会跟著别人做坏事来得利，所以他所有的都是不义之财。

一个人只要沾上这五种坏事之中任何一种，就会让他做错事，有一天甚至会错到足够让他丧命。这个少正卯可是沾上所有的五种坏事。最可怕的是他的坏很成功，一般沒有脑筋，不会辨别是非的人，是看不出来的。他甚至有办法吸引一群无知的人，把这些人教的跟他一样，让这些人以为他们是特别不同的聪明人。所以少正卯是人间的极恶败类，不除掉是不行的。』

最後孔子做了结论：『就像殷朝的商汤杀尹谐，周文王杀潘正，周公杀管叔及蔡叔，姜太公杀华士，齐管仲杀付乙，郑子产杀史何。这七个被杀的人虽然生不同时，但犯的都是同样的死罪，都是坏到能够吸引一群无知的人来跟从他的极恶坏人，所以才被杀的。诗经里有一句话：“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就是说：一群无知

而给人利用的人是最令人担心的。所有正直的当权者一定会将带头的极恶坏人杀掉。』

杀了少正卯不久之後，有一对父子互提诉讼而案子呈到孔子面前。孔子看了案子之後，沒讲什麼话，只是把父子两个同时关在牢里，而且一关就是三个月，孔子也沒意思审判这个案件。这个做父亲的，白白地被关到受不了，就向孔子请求撤销诉讼。孔子欣然同意，放他们父子回家。这个案子就不了了之。

季孙听到这件事很不高兴，而发牢骚：『我被孔子骗了！以前孔子告诉我说，政府要教人民在家里要行孝道，人民对国家才会尽忠。今天孔子有一个好机会，杀一个不孝子来警告所有的不孝子，孔子竟然放弃掉这个教人民行孝道的大好机会，孔子真是一个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孔子的学生冉有听到这些话後，转告孔子。

孔子听到季孙的批评之後，叹口气说：『在上位的人不对，怪到下位的人是不应该的。同样地，做父母的不慈爱是不能怪儿女不孝顺的。这次的案子是做父亲的不知道要先要付出慈爱，就一味地要求儿子孝顺，甚至要政府强迫儿子孝顺，如果政府还顺著父亲，处罚儿子就是政府的错。由於做父亲的不知道要先要付出慈爱，子女才会孝顺，人民的无知是政府的教化不够，所以政府也不能处罚做父亲的。所以这个案子是无解，而真正该检讨的是政府。』

孔子接著说：『就像如果军队打败仗回来，做国王的就要检讨自己---是否武器不够好，训练不够多，人员不足，素质不佳，或是待遇不够好。而不是在臭骂一

顿这些败兵之後，砍他们的头。政府沒有尽责教化百姓，百姓因此做错事，要负责任的是政府。

假如政府立的法律迷糊让人民不知所从，但人民一犯错即严厉地处罚，这种政府就是以法律陷害人民，而跟抢人的盗贼沒两样；

假如政府一有需要即随时要人民纳税粮，服劳役，出公差，让人民无法安居乐业，这种政府就是用权势残害人民，而跟吸人血的寄生虫沒两样；

假如政府立下新的政策，在还不知道新政策是否有效之前，即要求人民做出成果，这种政府就是用责任来折磨虐待人民，而跟迫害奴隶的主子沒两样。

只有当政府沒有犯这三种过错的情况之下，人民做错了事，政府才能处罚人民。』

之後，孔子亲自登门，向季孙说明他不裁断父子案的原因，但季孙羞辱孔子，拒绝出来见他。孔子碰了一鼻子灰後，考虑再三，决定再登季孙的门，再沟通一次。孔子的学生宰予看不过去，就劝他：

『老师在过去不是常说：虽然我只是一个平民，那些王公们不先送礼给我，我是不会理他们的。但今天，老师您才刚接下『大司寇』一职沒几天，就三番两次地向这些大官们堆上笑脸，求他们听您解释，这未免太委屈您了吧？』孔子回答：

『是的，沒錯，我为了做这个官而委屈自己。然而鲁国国人之间的斗争已经存在很久了，而政府无法解

决这个问题，鲁国再这样下去一定会乱掉。但是我的自尊有比鲁国乱掉重要吗？』

宰予将孔子的话传出去，鲁国人对孔子益加敬佩，这些话最後也传到季孙的耳中。不久季孙就接受孔子的解释，而请孔子到他的家里。孔子对宰予的能干很佩服，称赞他说道：『从事政治的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将该被听到的话，传到该听到的人的耳中。』

孔子在向季孙解释的时候，季孙的家臣上来承报说：『鲁王派人来要求借田，要如何回鲁王呢？』季孙还没开口，孔子就抢先回答：

『要小心喔。王向臣子要东西叫『取』，给臣子东西叫『赐』；臣子向王拿东西只能叫『借』，给王东西只能叫『献』，这两者的不同一定要分清楚。』

由於季孙及他的手下从来不把鲁王看在眼里，所以从来不知这两者的差异，而犯了礼法。至此时，季孙才恍然大悟，惶恐地向孔子道谢，而且立即改正家臣的错误。

不久，鲁国的国家马房被火烧掉。身为『大司寇』的孔子应该立即追查肇事的祸首而加以惩罚。但孔子一到火场，卻只关心有沒有人受伤，马怎么样，他连问都沒问。等火被灭了之後，对自动来救火的人，他一一向他们致谢。最後，等救灾工作结束之後，他才开始工作。

## 第六章 大同

鲁王有一天问孔子说：『我听人说过：一个国家的兴起，一句话就够了。有这种事吗？』孔子回答说：『话只是话，建不了国家的。勉强的话，我是可以找到一句话：“做王是很难的，做臣子的也不简单”。如果做王的人遵守这句话，因此而努力建设国家而成功。我们不是也可说，一个国家的兴起，就是靠这一句话的吗？』鲁王接著问：

『那麽反过来说，一个国家的灭亡，一句话就够了，有这种事吗？』孔子回答：『话只是话，灭不了一个国家的。勉强的话，我是可以找到一句话：“做王的人真好，每个人都得乖乖地听他的话。”如果做王的人遵守这句话，如果他是对了，还无妨；若是错了，所有的人也都跟著错，这一句话不是也灭了一个国家吗？』

孔子办案，在听双方的控诉答辩时，都会找十来个普通人民一齐听案。之後，他一一询问各人的意见。最後，他才说：『依他的判断，某某人的意见最正确，所以本案就依此了断。』

有一天孔子参加了鲁国政府的郊祭礼。这个郊祭礼是在一个郊外的小山头上举行的。典礼完毕，趁著假日，孔子带著学生们去爬山。在山上的观鲁台居高临下，俯望鲁国。美丽的鲁国田野城镇山川尽在眼下，孔子不禁发出叹言。言偃就问他：『老师叹什麼气啊？』

孔子答道：『以前帝舜当王时，大道当世，我沒碰到，所以只能从书中所记载的文字，来想像出当时的盛况。大道当世时，天下是人民的。人民选出有才能的人来领导他们。人民有诚信，人人和睦相处。民生富裕所以社会有仁爱。所有沒有生产力的老人都能退休安养，小孩子也有人悉心教育，连残障及寡妇们也不愁无以为生。年轻一代都努力工作来从事生产。虽然社会已经是如此地富裕，人民还是非常地节俭。沒有用，多余的旧东西，还能用就送给有需要的人；有多余的体力，空闲的时间，能做什麼有用的事就去做，不一定要为了自己。所以人民不会勾心斗角，也不犯罪，外出不关门也无所谓。这个大道当世的『大同世界』是个多美好的世界啊！

只可惜，帝舜一走，大道就不见了。天下变成帝王的。民生不再富裕。人人只为自己，连帝王也不例外。为了保护既得的利益，对内，帝王就立下礼法来防止大臣及人民的叛乱；对外，帝王就建立坚固的城池来抵抗外敌的侵略。有了正直的礼法，社会就能有健康的制度，人人只做他该做的事，所以这种私有的社会也能

有秩序地成长，不过这种私有社会的境界还差『大同世界』甚远，所以只能叫做『小康』。』

言偃叹言：『我从来不晓得，原来礼法是这样子来的，而且是这麼重要的啊！』孔子回答：

『是啊！礼法是开国的君王，在改良前朝的旧礼法之後，所立下的规矩，所以每个朝代都有不同的礼法。照理说，新的朝代的礼法一定比旧的朝代的礼法好。然而有些礼法为什麼会如此，其中的原因只有开国君王自己知道。这些开国君王的後代子孙，即使不了解礼法的意义，由於没有人有足够的智慧来变更礼法，所以只能奉行祖宗传下来的礼法，完全盲从。所以只有立下正直的礼法的开国君王，他的子孙们才有可能长久地经营下去。我们也可以说：一个朝代的命运，在开国君王公布礼法的那一刻已经被决定了。』

## 第七章 离乡

孔子的声望日升，而鲁国的国力日益凝聚增强。齐国人看过孔子的厉害就开始担心，因此想办法破坏。於是齐国挑选了八十多个年轻貌美，而擅长歌舞的女人，用四十辆四马拉的大车，将这些女人载到鲁王的南门城外呈列，做为送给鲁国庆祝郊祭礼的礼物。孔子当然清楚齐国的阴谋，力劝鲁王拒绝齐国的礼物。

然而齐国的使臣向鲁王再三陈请，要求鲁王在遣返这些女人之前，至少让这些女人表演给鲁国的民众欣赏。鲁王最後，不顾孔子的反对，答应齐国的请求。

於是齐国人在南门外搭起戏台。这件事造成鲁国的大轰动，成千上万的鲁国人挤在南门外的戏台前，欣赏这些美女的表演。这些美女的表演非常地成功；她们一日又一日地卖力演出，风靡了鲁国人民，所以人民不让这些美女回去齐国。

鲁王听到这些女人的成功，他的意志力就日益薄弱。最後，鲁王就派季孙穿著便服去查看，季孙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得很满意。季孙於是劝鲁王也去亲自看过後，再决定要不要收下。鲁王因此藉口使用周道，而下令百姓们离开南门。等人民都被赶走之後，他一个人就在南门独自欣赏这些美女的演出。一看了这些美女的表演，鲁王就看呆了。鲁王整天就待在南门，泡在女人堆里。最後鲁王决定收下这些美女。

子路看到这情况，就跟孔子说：『几个女人就够把鲁王迷成这样，鲁国是没指望了，老师您应该走路

## 第八章 漂泊

在卫国时，子路问孔子：『如果卫王重用老师的话，您要先做什么呢？』孔子回答：

『将政府中每一个工作的名字重新检讨及更正。』子路回答说：『这样子吗？老师您也许太呆板迂腐了，更正名字有这么要紧吗？』孔子不高兴地骂他：

『子路啊！你太放肆了！不知道的事要闭嘴！名字不对，叫起来就不顺；叫不顺，就做不好；做不好，就不好定规矩；不好定规矩，就不好判断好坏；不好判断好坏，人民就不知要怎么做。所以对主政的人而言，用正确的名字是非常重要的。你讲话要小心喔！』

孔子听说卫国有一个很优秀的公叔文子大夫，於是向公明贾询问：『是真的吗？我听说公叔文子做官，不用讲话，不用笑，也不用拿吗？』公明贾回他说：

『跟你这样讲的人，太夸大了。公叔文子只是在该讲话时才讲话，所以没有人听过他讲错话，好像他从来不讲话；在大家都快乐的场合时才笑，所以没有人注意到他的笑，好像他从来不禁；在理所当然时才拿，所以没有人讨厌他的拿。』孔子听了更不敢相信，直说著：『真的吗？真的有这种人吗？』

孔子在卫国并不得意，不为卫王所用。楚昭王听到孔子的声名，想跟他学习，所以送了聘礼，请他到楚国。孔子於是率领学生们前往楚国。路经陈国及蔡国的边界时，两国的官员很担心楚国得了孔子，会如虎添翼，而对陈国及蔡国等小国不利。於是派兵围住孔子一

了。』孔子回答说：『鲁王可能只是一时迷糊，况且朝廷上也沒什麼重要的事，他偷闲玩乐一天，不是什麼大错。再过几天就是鲁王行一年一度的郊祭礼的日子，我一再跟鲁王解释郊祭礼与国运兴衰的关连，如果鲁王有听我的话，对这个重要的国家祭礼不荒废的话，鲁王还是可救的。』

没想到，鲁王收下齐国美女之後，三天不上朝。更让孔子失望的是连郊祭礼，鲁王也只是马虎地草草应付，甚至连应该送给大夫们的祭肉都没有送。至此，孔子才大失所望。孔子在这几年，忠心耿耿地辅佐鲁王，他的忠诚竟然不如几个美女在三天之内下的工夫。孔子立刻离开鲁国前往卫国。

在离开鲁国的前一晚，孔子故意在鲁国靠近卫国边界上的郭屯过夜，他还期望著鲁王或季孙派人来挽留他。鲁国人听说孔子要离开鲁国，一批人赶到郭屯来送行。他们也请求孔子不要离开。由於这些人是自己自动来的，不是鲁王派来的，孔子只能苦笑著说：『我唱支歌给大家听吧！』

女人的话，会让人走路；女人的嘴，会让人没命。比不过女人的男人，能终老一生，就不错了。』

第二天，孔子就离开鲁国，前往卫国。下次再踏入鲁国的土地，已是十四年後的事了。在这段时间，孔子在各国之间漂泊。

行，要他们回头不去楚国。但孔子坚持要前去楚国。孔子一行人於是受困在荒郊野外走不动。

孔子一行人未料有此困厄，所以一下子，所带的粮食就消耗尽了。他的学生们饿到受不了。子路就问孔子说：『有德性的人也会穷到无路可走吗？』孔子回答说：『有德性的人即使再穷，再没有路走，也不改变他的操守；没有德性的人，早就胡作非为了。』

看到学生们的痛苦的样子，孔子想著：这是一个让他们学习上进的好机会。於是将学生，一个一个地叫来。他先叫子路来，问他：『诗经有一句问人的话：“你不是野兽，为什麼会在荒郊游荡，无处可去呢？”这句话好像是在问我们，不是吗？我的道是走错方向了吗？』

子路面有怒色，回答说：『是有可能的。有智慧德性的人是不应该无处可去。可能老师的智慧不够，不够让这些官员们听从。』孔子知道子路的智能还不够，於是开导他：『子路啊，你错了。你以为有智慧，别人就会听从你的话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比干的心就不会被纣王挖掉。子路啊！你的智能还不够高喔。』子路退出之後，孔子召子贡来，问他同一个问题。

子贡答道：『老师的智慧太高了，这些官员受不了。老师不要露太多就好了。』孔子回答：『子贡啊！农人种稻，还不一定会有收获。修道的人，不被人接受，是正常的事。你只为了被人接受，而宁可不尽全力施展。子贡啊！你的志向不够远喔。』子贡退出之後，孔子召颜渊来，问他同一个问题。

颜渊答道：『老师虽然极力地劝官员们不要挡路，但他们不接受老师的劝导；这是他们做的无知傻事。老师坚持您往前行的权力；您的坚定意志只让这些官员的无理阻挠，日益显得荒谬。』孔子听了大乐，很高兴地回答说：『你这个小伙子讲得真对，我若有钱，一定请你做管家。』

孔子及学生们饿的受不了。子贡就趁著天黑，包围的人疏忽时，溜出去。子贡找到一个农家，将他身上所有的财物，跟农人换了一袋米回来。一回来，颜渊跟子路就忙著升火煮饭。当米饭快煮熟时，颜渊不小心将一块烧黑的木屑掉在饭里。颜渊将黑木屑捡起来，看了看沾在木屑上的饭粒。迟疑了一下，颜渊除去黑木屑之後，将沾到黑灰的饭吃下。

子贡在井边，远远地看到，以为颜渊偷吃饭，很不高兴地将这件事告诉孔子。孔子听完，说到：『颜渊一定有他的原因，让我来问他吧。』孔子於是召来颜渊，跟他说：

『我昨晚梦见我的祖先。也许他们在保佑我们早日脱离困境。待会，等你将饭煮好时，让我先拿来拜他们吧！』颜渊回答说：『刚才我将黑木屑掉到饭里，我想将沾到黑灰的饭丢掉，但觉得可惜，於是就吃了。这些饭不能祭祖先了。』

孔子接著说：『就是我也会吃的。』转过头来，告诉其他的学生：『我不是到今天才相信颜渊的为人的。』从此，学生们才对颜渊更是信服。

子贡带回来的米，只能暂时地解决饥饿的问题，孔子一行人实在无法硬耗下去。孔子於是派子贡再溜出去，向楚王求救。

孔子虽然自己也快饿昏了，但他依然精神抖擞地讲授诗书，弹琴歌唱，一如平常。子路问他：『老师在此困境，还在唱歌，这合乎礼法吗？』孔子装著没听到，埋头继续弹他的琴。

等弹完了一曲，孔子才缓然地抬头，回答他：『音乐能陶冶人的性情。音乐不只能让有德性的人收敛，也能让没有德性的人伸展。人人都可从音乐得到好处。跟我唱合吧！』子路於是高兴地拿著戚，随著孔子的音乐跳舞。跳了三遍才停。

隔一天，楚王派来的兵士才赶到，孔子一行人才解了围。当子贡替孔子驾著马车，动身前往楚国时，说著：『这次的遭遇，永远难忘。』孔子回答说：『对啊！做君主的，没有困难的挑战，就无法称霸天下。谁知道呢？也许这次的考验就是要我们更奋发向上的。』

孔子的来访，楚王很高兴；楚王想给孔子封地，让他在楚国定居以便重用孔子。楚相子西听到之後，很不以为然。於是问楚王说：

『楚国的外交官中，有像子贡这麼会应对的吗？』楚王回答：『没有。』

『楚国的六官中，有像颜渊这麼聪明的吗？』楚王回答：『没有。』

『楚国的武官中，有像子路这麼勇猛忠心的吗？』楚王回答：『没有。』

『楚国的百官中，有像宰予这麼有才能的吗？』楚王回答：『没有。』

『楚国如果给孔子一行人封地，他们必然会快速地成长。等他们壮大之後，我们必然无法控制他们，将来会带给楚国问题的。』楚王一听此言，立刻打消这个念头。

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楚王想偷懒去荆台看风景。由於此时正是农作收成及收税的季节，全国上下都很忙碌，任司马官的子棋於是劝他不要去。楚王大怒，正要发火。楚相子西见此情况，赶紧上前说道：『荆台的风景，现在正是最好，大王不应错过。』来让楚王息怒。楚王大喜，从他的龙座上走下来，拉著子西的手说著：『那我们一起去吧！你正好可替我驾车。』

子西於是替楚王驾马车前往荆台。走到半路，子西才停下来跟楚王说：『忠心耿耿的臣子，是不拍君王的马屁。今天子棋明明是忠臣而差点没命，而我这个拍马屁的人反而得到一天的玩乐。大王称赞我而责骂他。这是非常不对的。』楚王回答：『荆台的风景这麼吸引人，今天子棋只能让我不偷懒。以後我的子孙偷懒，谁来劝呢？』子西回答：『要防止未来的子孙偷懒很简单，大王死後埋在荆台就行了。』楚王听从，於是两人就掉头回去工作。

孔子听到这件事，称赞子西：『这个子西真厉害，忍到半途才说话。话虽已经说完了，但楚王百代之

後的子孙仍然还可以听到他的话。』遇到这种对手，孔子知道他在楚国也沒指望了，於是回去卫国。

有一次，孔子在往陈国的路上，经过匡地。由於鲁国的阳货曾攻打匡地，而孔子跟阳货，年纪，外貌及口音都相似，匡人误以为孔子是阳货，而想报仇。匡人於是将孔子一行人围起来。子路拿起武器要跟他们对抗。孔子制止他，说到：『通晓人与人之间的道理的人及有正义之心的人是不会被恶事连累的。如果我的学问不够，是我的错，受惩罚是应该的。但如果因为我带著学生们传道，让人怀疑，而找我算帐，就不是我的错。你放下武器弹琴吧！我跟著你唱。』包围的人，看著孔子师生们，平静地弹琴唱歌，不像是恶人，知道认错了人，就散了。

之後，学生们问孔子为何他能如此地镇靜。孔子回答说：『中国的道统，在周公之後已经很久不见了，今天好不容易才要经由我又出现。除非老天永远地不要这个道统了，否則几个匡人又能对我怎麽样？』

## 第九章 愚行

孔子来到陈国。陈王在朝庭上公然地调戏女人。大夫泄治站出来指责他，陈王不爽，下令将泄治杀掉。

子贡就问孔子：『泄治很勇敢；他的死，跟比干指责纣王而被杀死，是一样的。所以泄治在历史上，也应该跟比干一样，垂名千古而受人尊敬。』孔子回答说：

『差远了。比干是纣王的叔父，而官位高达少师。以他的地位，为了家族的未来而牺牲，所以比干很伟大的。但是泄治只是一个不受人重视的小官，在这种场合挺身而出，只能说是一个不聪明的人，以生命下了一个大赌注。这种行为叫愚勇。』

曾子在菜园除草时，不小心把他父亲曾皙种的瓜砍断。曾皙大怒拿起棍子打曾子。曾子被打昏过去。苏醒之後去见曾皙，说道：『是我不孝让父亲生气，父亲沒有气坏身体吧！』之後，回到他的房间，拿出琴，弹琴唱歌，让曾皙知道他沒事。

孔子听到这件傻事，大怒，告诉学生们：『不要再让曾子进门。』曾子不明白为什麼自己如此地孝顺，孔子沒有赞扬他，反而骂他，所以请人向孔子问原因。

对这种无知而愚孝的人，孔子只有摇头。但孔子也不能不教他，不教的话，不知道曾子以後会教出多少个跟他一样的愚人。所以孔子很有耐心地回答说：

## 第十章 无路

孔子在陈国不甚如意，所以学生们也一个一个地离开。他也心灰意冷而想回鲁国。说道：

『回去吧！回去教家乡的年轻人吧！这些人虽然胸怀大志但不知道如何学习，虽然有多方面表现但不知道如何约束。』於是就打包走路。

很倒楣地，孔子在离开陈国之後，经过卫国的蒲地时，蒲人刚好在作乱。蒲人在路上拦住孔子一行人。此时没几个学生跟孔子，孔子一行人，人丁稀少而且都是文弱书生，所以情势非常危急。最强壮的学生公良孺说道：

『上次在匡地遇险，我们很侥幸地避过。这次在蒲地又遇险，这都是命运。只有拼命了。』拿起武器就猛打，吓坏了蒲人。

蒲人不敢还手，於是说：『只要孔子发誓不去卫国就放他。』孔子答应，签下誓语之後，才得以离开蒲地。一出蒲地，孔子立刻改变方向，前往卫国，而不回鲁国。子贡问他：『您不是才签下誓语不去卫国的吗？』孔子回答：『被人逼迫所签下的合约，神是不听的。』

卫王听到这件事，老远地就前来，在路上迎接孔子。碰到孔子就问他：『应不应该教训蒲人呢？』孔子回答：『应该。』卫王回他说：

『以前有一个有名的孝子叫做舜，时时在父亲的身旁侍候。当父亲不高兴拿起小棍子揍人时，他就挨揍；但他一看到大棍子时，即让父亲找不到他。所以父亲不会因为伤了他，而背了不慈的罪。曾子看到父亲大怒，拿了一根大棍子，还不赶快逃走。如果被父亲打死了，他就是故意陷害了他的父亲。还有什麼比陷害父亲还不孝的呢？』曾子听了，才知道自己的错，马上来向孔子道谢。

子贡对孔子说：『管仲最不忠了。齐桓公杀了管仲的主人公子纠，管仲不只没跟主人一起死，反而还帮主人的仇人。』

孔子听到子贡这种不俗的见解，非常高兴。於是教他说：

『管仲帮齐桓公称霸，平定天下的纷乱。虽然他已死了近一百年，他的功迹还影响到今天的每个人。没有管仲，今天的中国早已给四方的蛮族佔领去了。管仲才不会愚蠢到像小老百姓一样，为了一点尽忠的小节操，在水沟中为死去的主人自杀，死了也没有人知道。这种愚笨的行为叫愚忠。』

## 第十一章 救鲁

『我也是这样子想，只是我的大臣们认为蒲地在卫国跟晋楚两个大国之间，是卫国所需要的屏障，所以只能用怀柔的手段。』孔子回答说：『蒲人很强悍，用怀柔的手段，的确是没错。但他们的几个带头的人，背叛卫国，所以一定要除掉。』但是卫王最後也没动手。

孔子在卫国还是没有发展。孔子也改变心意，不再灰头灰脸地往东回鲁国；孔子想往西去晋国发展。到了黄河岸正要过河入晋国，孔子听到跟他有往来的两个晋国大夫，奚双鸣犍及舜华，都已被晋王所杀。面对著黄河，孔子叹气说：『老天不让我渡黄河，这真的是命运的安排。』子贡问他为什麼叹气。孔子回答说：

『晋王在未得位之前，受这两个贤大夫的帮忙甚多。没有他们，晋王不可能今天得位。但晋王一得位，就杀了他们。杀害恩人的人是逆天道的恶人之极。对这种没有良知的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孔子只好又回去卫国。

孔子在卫国时听到齐国的大夫田常想做乱，但田常没有把握能克服主政的鲍氏及晏氏两个大臣的阻挠，因此想先掠夺鲁国来增加他的实力。孔子就把弟子们召回来，向他们讲这件事：

『鲁国是我们的祖国，我们不能眼看著鲁国受到田常的侵略。我是有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要是有人去见田常。这是一个危险的任务。你们之中，有谁愿意冒这个险的？』

子路马上自告奋勇，但孔子不让他去；子张也自愿去，但孔子也摇头；子石也站出来，但孔子还是不允许。三个学生退下来，讨论一番，知道了孔子的意思。就去找那个善於应对，但忙著赚钱的子贡。跟他说：『老师认为只有你能担此大任，你一定要去见田常。』子贡才放下生意去见孔子，而孔子也教他如何做。

子贡见到田常之後，跟他说：『鲁国只是一个穷小国，即使成功地抢了鲁国，对你帮助不大。你要抢，就应该去抢富有的吴国。』

田常听了，不甚高兴，心想：『那有这种事？』。

子贡看田常的脸色一沉，就知道他已快上钩了，於是不慌不忙地接著讲：『问题在国内的人，应该攻打富有的大国；问题在国外的人，应该攻打穷的小国。为什麼呢？因为穷的小国好打，所以大国们都抢著打，先

下手的得利最大。所以如果齐国是跟别的大国从事扩充版图的竞争的话，你今天攻打鲁国是没错的。但是如果你只是要扩充自己的实力的话，鲁国能给你的增益远不如吴国。』听了此言，田常的脸色才稍缓和。

子贡於是趁势再进一步解说：『我听说您立了三次战功，有三次受封的机会，但三次都没成。显然您的战功还不够让齐国的大臣们服气。如果打胜吴国，您的战功在齐国将无人可以比拟，必然足够让您在齐国扬眉吐气。如果只打胜鲁国，齐国没有人会更尊敬您，您在齐国只是更惹人讨厌。』田常至此才相信子贡之言。回答说：

『只是我已动员军队往鲁国开去了。』子贡接著说：『您只要叫军队慢下来，我会去请吴国出兵救鲁国，这样子，齐吴两国就能决战一场了。』田常答应。

说服田常是最难的一个关头。子贡得逞之後，立刻赶至吴国。见了吴王，子贡就展开三寸不烂之舌：

『真正称王的国家，小国们会自动地来投靠，而不用出兵去灭人国家。真正武力高强的国家，没有国家敢来挑战。两个实力相当的大国之间的竞争，会因为少许的增益而失去平衡。

今天如果齐国併吞鲁国，鲁国虽小，但足以影响齐吴两国的平衡，会对吴国不利。如果吴国出兵救鲁国，声名上已得了正义之师的实利；如果打败齐国的话，吴国就能在泗水召集各方的诸侯，就能更进一步威胁位居中原的晋国，更是得利。所以名义上，吴国是救

鲁国；实际上，吴国是取代齐国的地位。所以出兵救鲁国是一石二鸟之良计。』

吴王听完，也点头同意。但是他有一个顾虑：『只是越国长久以来就是吴国最头痛的问题。尤其是越王，一心想报仇。消灭越国，才是吴国的当务之急。』吴王所言甚是。但子贡也早已想好了对策。回答：

『越国不比鲁国大，吴国也不比齐国大。如果吴国併吞越国，齐国一定也併吞鲁国，这样一来，吴国会差齐国更远，更无法和齐国竞争。称王的国家是不灭人国家的。吴国不和齐国竞争而灭掉小小的越国，不是称王的国家显示实力的作为。

有实力的人不怕困难的挑战；  
有慈悲的人不会欺凌弱小；  
有智慧的入不错过良机；  
有正义的人不绝人生路。

吴国若放掉越国，人们就能看到吴国的慈悲；  
吴国为了救鲁国而跟齐国决战，人们就能看到吴国的正义；  
吴国若打胜齐国，人们就能看到吴国的实力。

此时，诸侯们必争相来吴国朝贡，而成霸业。况且请吴王不必担心越国，我可以去见越王，要求越王出兵跟从吴国攻打齐国。这样子，越国也等於承认它是臣服於吴国的诸侯。』吴王一听大乐。派子贡去越国。

子贡再得逞，立刻前往越国。

子贡还离越王居处甚远时，越王一听到子贡要来，大老远地，就跑来见子贡。越王还谦卑地拉著子贡的马替他带路。说著：『越国是文化这麼落后的国家，怎麼劳动您大夫大驾的光临呢？』子贡回答：

『我请吴王出兵跟齐国决战来救鲁国，吴王虽愿意，但是他担心越国会趁虚攻击吴国，所以说要先灭掉越国。吴国若出兵打越国，越国一定会被灭亡。如果越国没有报仇之心，但让吴国怀疑有的话，越国就是太笨了；如果越国确实有报仇之心，但让吴国知道的话，越国就会被吴国灭掉。报仇的事情还没发生，就让敌人先知道的人，一定没命。』

越王一听，立刻跪下来向子贡叩头，说道：『我以前不自量力，征伐吴国失败，被吴王困在会稽山，这个惨痛的教训，深到我的骨髓里，所以我立志要杀吴王报仇。今天在此谢大夫您的开导。』子贡答道：

『吴王的个性凶暴，所以不只官员们受不了，国家的负担也过重，而人民也怨声载道，大臣们甚至要做乱。吴王也昏庸到杀了正直的忠臣伍子胥，而重用专逢迎的太宰伯嚭，此时正是大王报仇的良机。

大王若能出兵帮吴国伐齐，来侍候吴国；送财宝给吴国，来膨胀吴国的野心；用谦卑的言辞，来让吴国高兴。吴国必定伐齐。这个策略就是孔子想出来的妙计。这个策略为什麼对越国最有利呢？因为如果吴王输了，那就是越国的福气。如果吴王赢了，就威胁到晋国。到时，我会请晋国跟吴国再战一场。吴国的军队跟

齐国一战之後，必定已受伤惨重；再跟晋国一战，将消耗殆尽。届时就是越国报仇的时候。』越王听完子贡之言，欣然地答应出兵跟随吴王伐齐救鲁。

子贡才离开越国五天，越国大夫文种就在吴王面前叩头说：『我已带了越国所有的三千个兵士来让吴国使唤。』

吴王问子贡：『越王本人也愿意跟我伐齐，可以带他吗？』子贡回答：

『已经带了越国所有的部队，再带越王就太过份了，更何况你也不需越王来替你下命令。』吴王於是谢了越王，而要他留在越国。

吴越联军在苦战之後，打败齐国。子贡也依照计划，说动晋国出兵。晋军跟吴越联军对峙於黄池，还未开战，越王已攻入吴国。吴王为了抢时间，只有丢下笨重的兵甲武器，仓促地退回吴国，所以被越王打败，而亡国。

孔子听闻此事说道：『我只是算计到请越国随吴国救鲁国而已。会有晋吴对抗，越国灭吴国的结局，是子贡在当时，由於越王的当场反应，进一步延伸我的策略的结果，而不是我的计划。吴王是给越王骗了才亡国的，好听的言语，都是有阴谋的。吴王不能怪任何人的。』

当吴国打败齐国之後，吴国的军队也受伤惨重。吴王无意与晋国再对抗，於是想与鲁哀公一起见晋王，

## 第十二章 回乡

让晋王知道吳王的功迹之後，就回吳国。但鲁国怕得罪晋国这个近邻而不想去，於是派大臣子服景伯去向吳王解释：『天子召诸侯时，诸侯底下的伯爵要跟著去。诸侯召伯爵时，伯爵底下的子爵也要跟从。这情况就和今天吳王自认是伯爵，带著子爵的鲁王，去见身为诸侯的晋王。这个自认低人一等的安排沒有好处。』吳王才打消这个念头，只好硬著头皮面对晋国。

孔子在卫国住了一段不如意的日子。有一天，心情非常地郁闷，只好击磬来发泄。一组磬石虽然只能发出十二个单音，但由於磬石被敲击之後的共振时间很短，由敲击速度和力道的不同及节奏的安排，能将人的郁闷心情凌漓地展现。由於孔子离开鲁国後的遭遇非常地不顺利，磬变成他最专长的乐器。

这一天，刚好有一个挑草担子的人路过孔子的门，被孔子的郁闷心声吸引，放下担子听完孔子的音乐之後，跟他说：『人们都是卑鄙可憎的，不用硬梆梆地不知变通就好了。』孔子听了只有苦笑地说：『沒有办法的，我是有道的人。』

此时冉有因为击退齐兵立大功，而受鲁国重用。冉有将他的功劳归於孔子的教诲，而鲁哀公也对他父亲贪恋齐国美女，气走孔子之事内疚。再者，年轻的鲁哀公虽然不是睿智的明君，但他也有心上进。而且孔子派子贡游说吳王伐齐救鲁之事，虽然鲁国政府不想承认，但孔子的智谋及爱国情操，早已传遍天下。所以鲁哀公送给孔子一笔厚重的见面礼金，请孔子回鲁国教他。孔子终於风光地回到祖国。

孔子回到鲁国，鲁哀公安排他暂住在王宫的宾馆。一安顿好，鲁哀公就在朝庭接见孔子。接见时，鲁哀公执学生礼，先从东阶登上殿上，跟其他的人一样站立著等待孔子。孔子才从西阶登上殿上。此时鲁哀公才第一次看到孔子。师生相互行礼。

## 第十三章 儒行

『儒生是会自己教自己的人。

他就像桌上的珍珠宝贝一样地难得可贵。他不停地学习，充实自己，所以学问丰富而能替人解决问题。他忠心耿耿地，说到做到，而能可靠地替人做事。』

『儒生的外貌跟常人无异，好像什麼事都不会。

你若要说他的外貌一定有跟常人不同的地方，我也许会同意地说：只有在谦让及收受时，才看得出来他的不同。

他不在乎大让，所以大让时看起来有点傲慢；他对小让，由於觉得给人小东西很难看，所以一直拜托收的人原谅他，所以看起来好像很假。

只要是该得的，他会理直气壮地，扳起面孔，要求大的回报，所以让人畏惧；但对小的回报，他会觉得跟别人要一个小东西很丢脸，而难以开口。

要他做事很难，但要他不做很简单。』

『儒生是会修身养性的人。

他锻链出健康的体魄，所以能随时施展才华。他的生活简单而有规律，为人真诚正直，谨言慎行。所以他不会为了小利与人起冲突。』

年轻的鲁哀公，急躁地，马上问孔子第一个问题：『老师穿的服饰，就是受您教诲的学生都应该遵行的服饰吗？』

孔子笑著回答：『不是，我到那里住，就穿当地的服饰。有学问的人，见识广博但衣著随俗。』

鲁哀公继续问：『那请问老师，受您教诲的学生应该遵行什麼呢？』

孔子回答：『这是一个很有深度的问题。只是我若简单地回答，我的回答不可能完整；我若详细地回答，可以讲很久的。』

鲁哀公於是命人铺上坐席，师生两人安坐後，孔子开始教鲁哀公第一堂课。

孔子特称他的学生为儒生。广义上，儒生可以用来泛指所有的知识份子。

『儒生是重人性的人。

他不以黄金珠宝为珍贵，而以人的忠信为珍贵；  
他不耕耘土地来收获，而以广施仁义来收获；  
他不累积财富，而只累积知识及智慧。

虽然儒生是很难得的人，但他很好使唤；虽然他很好使唤，但要长久地使唤他是很难的。为什麼会如此呢？因为他时候不到，不会出现，所以难得；一有不义，他就会离开，所以很难长久地使唤他；他先做事有功之後，才会要求回报，所以很好使唤。』

『儒生的心思是很特殊而异於常人的。

随意任他拿财富，他也不会贪得而拿不该拿的；  
再多的玩乐任他享用，他也不会感兴趣的；  
再多的人威胁他，他也不怕；  
用武力来恐吓他，也吓不了他；  
他不会为了利益，而做不该做的事；  
就是临死，也不会改变他的操守。  
做了，就不後悔；  
下决定时，不会犹豫不决；  
说错话，就改过不再犯；  
听到谣言，不追究；  
时时保持冷静，但从不预谋害人。』

『儒生的个性是很刚强的。

即使你跟他再接近而熟悉，你也无法左右他。你若侮辱他，他一定跟你拼命的。他的生活简朴，饮食清

淡。即使他有过失，你只能稍微提醒他，而不能当面指责他。』

『儒生是只靠自己的人。

他不靠胄甲来保护自己，他用忠信保护自己；  
他有正义所以有勇气跟人拼斗；  
他广施仁爱所以能到处行得通；  
他时时累积智慧的德性，所以即使外在环境再恶劣，他也能克服，而无所谓。』

『儒生是不在乎物质享受的人。

即使只是打零工，而穷到住一间只有简陋门窗的小屋子，全家只有一件见得人的衣服，两天才有一顿像样的饭吃，人家给他工作，他就毫不保留地尽力而为；人家不给他工作，他就认了。』

『儒生是思虑深远的人。

他虽活在今天，但以古代圣人为榜样；他今天做的事，是要做榜样给後代子孙学的。即使倒楣生长在一个恶劣的时代，上位的人没眼光，下位的人没知识，人心虚伪巧诈，人们成群结党而横行，时时刻刻处在危险的环境之中，他也不会改变自己的操守。』

『儒生是心胸开阔的人。

虽然他的学问已经很广博，他还是不断地学习新知；虽然是做已经做过无数遍的事，他仍然不厌倦；

就是在沒有人看到的地方，他也不會做不該做的事；  
因為他不犯錯，所以他的德性能無止境地成長。

跟人的往來以和氣為原則，雖然他喜歡和德性高的賢人  
交往，但他也不在意收斂自己的鋒芒和一般人交往。』

『儒生是沒有私心的人。

若要他推舉人出來做事，他只會考慮他所推舉的  
人是否能稱職，親朋好友，即使或是敵人都可考慮。他  
凡事盡力而為，只是為了盡責任，而不是為了得報酬。  
他推舉別人，從不期望別人的回報。

因為他的德性，君王的意願得以實現，百姓也因  
此而得到實質的好處。他只要國家能得利就夠了，而不  
追求個人的富貴。』

『儒生是行為特殊而異於常人的。

他不斷地修身及累積德性，向上位建言之後就不  
吭聲，如果上位的人沒做好，他就暗中替他矯正而不讓  
人知道。雖然他不愛說話，但由於他的冷靜而不急躁，  
他更顯得與眾不同而出色。他不會貶低別人來讓自己  
顯得清高；他也不會妨礙別人的增加而讓自己顯得多。  
在人才輩出的盛世，他不看輕自己。在紛擾的亂世，他  
也不喪失希望。他不會因別人同意他，就跟從這個人；  
他也不會因別人不同意他，就攻擊這個人。』

『儒生是有原則，有清楚界限的人。

不符合原則，即使是天子，或是諸侯，都叫不動  
他的。他謹慎冷靜，不斷地磨練自己。他雖個性剛強，  
但該跟隨別人時，他會跟的。他雖博學多聞，但該服輸  
別人時，他會服輸的。他是絕對不會跨過他的界限的，  
即使送他一個國家，他也不會動心的。』

『儒生是重交友的人。

他們的志向及作為都相同，事業及生活也類似，  
一起做事時都很高興，要分上下時則互相謙讓。久不見  
面，聽到壞的流言也不信。當利害有衝突時，他們會避  
開衝突。』

『儒生雖然是最悲天憫人的人，但他不敢以此自居；  
他就是這麼謙讓的人。

他的個性溫順善良，這種個性就是生長悲天憫人  
之心的根本；

他的舉止謹慎恭敬，這種舉止就是培養悲天憫人  
之心的地方；

他的為人寬厚包容，這種為人就是有悲天憫人之  
心的人的作為；

他的待人謙遜禮讓，這種待人就是有悲天憫人之  
心的人才做得到的；

他的進退中規中矩，這種進退就是有悲天憫人之  
心的人的外貌；

他的言語談話精彩，這種言談就是悲天憫人之心  
所發出的光彩；

他的歌唱樂音和順，這種歌樂就是悲天憫人之心  
所散發的亲和力；

## 第十四章 宰予

他的善行广泛博施，这种善行就是悲天悯人之心的实施。』

孔子讲了儒生的十五种特性之後，最後做了结论：

『儒生就是贫贱也不绝望而矢志，就是富贵也不得意而昏头。他不会让君王受辱，不会拖累上司，也不会让官员们牵挂担心；他看起来是一个这麼懦弱而沒有威胁性的人，所以我才称我的学生为儒生。外面的人不知道儒生的原意，因为儒生字面上的意思是懦弱的学生，所以才因此取笑儒生。』

鲁哀公至此才更加尊敬孔子，说道：『我这辈子再也不敢小看儒生了。』

有一天，鲁哀公问宰予有关祭祀地神时所应该种的树。宰予回答：『依夏朝的礼法，祭祀地神时要种松树；到殷朝时，改成柏树；到周朝时，又被周公改成栗树。周公用栗树，是因为栗的读音跟『使人战慄』的慄相同。周公相信，当人们在种栗树时，下意识里会对地神有畏惧之心。』

孔子听到宰予的解释，颇不以为然。孔子说：『首先，宰予沒有任何证据来证明他对栗树的解释是对的，他的说法只能说是他个人的臆测。其次，即使宰予是对的，在今天揭发周公的这个秘密，对任何人沒有一点好处。不用说也罢。』

宰予是孔子的所有学生之中，最有机智的人。虽然孔子不时地对宰予有严厉的批评，实际上，孔子对他有很高的期望。有一次，宰予早上贪睡而爬不起来。因为在当时，人民的生活作息简单有规律，早上爬不起来的最可能原因是前一晚纵欲过度。孔子才骂他：『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朽也。』

宰予有一次嘲弄孔子说：『對於一个追求仁的人，如果有人告诉他，在井底下有仁，这个追求仁的人，是不是要下去井底找仁呢？』孔子对宰予的嘲弄，虽然心里气死了，但在嘴巴上，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回答：『沒有这回事的。你怎麼会这样子想呢？一个有德性而追求仁的人，虽然是很好骗的，因为他把所有的人当成都跟他一样，都是真诚的人。因为他也有很高的智

慧，他迟早也会看出别人恶毒的阴谋，所以最後绝对不会上当的。』

孔子再三地强调：一个仁者虽然相信别人，不也会预防别人的陷害，所以好像是最好骗的傻瓜。但是他也有比别人高的智慧，所以没有人骗得了他的。这也是孔子在『论语』中所讲的：

『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这句话的白话翻译是：没有人可以骗得了你的，只要你查看这个人的动机，这个人的过去所为，及这个人将由此而得到什麼，查清楚之後，没有人可以骗得了你的。

有一次，宰予跟孔子抱怨礼法的约束，说道：『为什麼父母的守丧期要长达三年呢？在守丧期中，限制那麽多，什麼事都做不了，太浪费人生了，守丧一年就够长了！』孔子反问宰予：

『你在父母死後一年就不再伤心父母的死亡了吗？你就能吃喝玩乐舒服地过日子，而一点不为父母的死亡而伤心了吗？』宰予回答：『没错。』

孔子听了宰予的回答之後，也无话可说，只好回答：『那你守丧一年就够了。』宰予退出之後，孔子才摇头说：

『一个人刚出生後，要花父母三年的悉心照顾，才能自己走动，而不需在父母的怀抱中生活。所以父母死後，父母的爱心，也要三年的时间才会消失。这个可伶的宰予，对父母的感情这麽薄；他在出生之後，大概沒有被父母疼爱。』

宰予最後在齐国朝廷做事。很不幸地，宰予沒做多久，齐国的大臣陈成子叛变，杀了齐王而篡位。宰予虽然只是一个文弱书生，又是一个外来的移民，他大可置之身外，不管齐国人的事。但是所有孔子的学生，在这种情况下，一定都保护王，跟叛变的臣子拼命。宰予也不例外地，拿起武器，视死如归。

孔子听到宰予的死讯，非常地伤心。孔子请求鲁哀公出兵讨伐陈成子，孔子向鲁哀公说：

『陈成子弑君，杀了齐王，依照礼法，任何一个王都可以将陈成子处死。请鲁王出兵，申张正义。』但鲁哀公不敢擅动，於是要孔子去问三卿们的意见。

孔子只好向三卿们请求，但三卿们都拒绝出兵。他们都说：『开什麼玩笑，齐国比鲁国大好几倍，鲁国怎麼有能力干涉齐国的家务事。』孔子辩说：

『齐国虽然是大国，但是有大半的人民及官员们对陈成子的弑君不满。鲁国的兵力虽然不多，但已足够号召那些不满的人民及官员们，加入讨伐陈成子的行列。所以少许的鲁国兵力也能改变齐国内部实力的平衡，而成功地制裁陈成子。』但孔子的努力最後还是沒说动鲁国的出兵。

## 第十五章 樊迟

之後，有人嘲笑孔子的自不量力：身为一个平民，想藉鲁国的兵力替学生报仇。孔子听到这些流言，一点都不在意，只说道：

『依照礼法，一有弑君的罪行，任何有爵位的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後，都有义务向他的王禀报。我的祖先也做过大夫，我也能算是有爵位的人，所以我向鲁王呈报是很正当的。』

樊迟是在冉有手下工作的鲁国小官，他是孔子回鲁之後才收的学生。樊迟在孔子的晚年，常在孔子的身边侍候。虽然樊迟的资质平庸，由於他的诚恳好学，孔子对他非常地照顾，一有机会就教导他。由於樊迟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普通人，孔子特别把教樊迟的内容留给我们。所以每个人，不论天赋资质的差异，都应该学会孔子教樊迟的教诲。

樊迟问孔子要如何做才是个有智能的领导者。孔子回答他：

『会知人的人就是一个有智能的领导者。』

樊迟听不懂孔子的回答，而发愣。孔子看他一脸不解之状，於是再进一步解释：

『有智能的领导者，知道把一个正直的人推举出来，所有的不正的人就马上能够变成正直的。由於他的知人，所以他的领导效率最高。』

樊迟还是听不懂孔子的回答，但他不敢再问，而退下来。碰到子夏。樊迟於是问子夏，而将孔子的回答告诉子夏。子夏听完，说道：

『老师讲得很对喔，就像舜一做王就从属下中，挑出最正直的臯陶做宰相，不正直的人就沒得混了。就像汤一做王就从属下中，挑出最正直的伊尹做宰相，不正直的人就沒得混了。』

但是樊迟还是不相信，他无法想像出，为何只要有知道人的能力，立了一个人，就能成为一个有智能的领导者。於是再问孔子一次。孔子这次只好换个方式教他。於是孔子回答：

『你只要知道人民的需要，而能从事於满足人民的需要；知道尊敬鬼神，但是不迷信，就是一个有智能的领导者。』

樊迟至此才了解孔子的教诲。

又有一天，樊迟问孔子要如何做才是个有影响力的领导者。孔子回答他：

『会爱人的人就是一个有影响力的领导者。』

但樊迟实在不了解，为什麼一个爱人的人会有影响力的领导者。孔子看他一脸不解之状，於是孔子也只好换个方式教他，而说：

『有影响力的领导者，日常生活对人谦恭，做事时专注，跟人说话有诚心。而且不论走到那里，都一样。』

但是樊迟的脑筋还是转不过来。孔子看樊迟还是一脸不解之状，只好再进一步解说：

『你只要能做事时比别人勤奋，认真，下工夫，但分功劳时站在最後面，就是一个有影响力的领导者。』

樊迟至此終於了解。

有一天，樊迟陪伴孔子到山上的观鲁台欣赏鲁国的山河。欣赏风景之余，问孔子要如何做才能累积智慧，洁淨心灵，及明辨困惑。孔子回答：

『问得好。』

你只要能做事时抢先做，分功劳时最後拿，自然人人会喜欢你而成功，就能累积智慧。

你只要检讨而且改进自己的缺点，而不要去攻击别人的缺点，自己的缺点就会愈来愈少，心灵自然会洁淨。

在愤怒生气之前，沒有考虑到後果，就发作而替自己及所爱的家人带来灾祸，这就是脑筋有困惑的人，因为他不替他所爱的人带来幸福。』

## 第十六章 子张

子张是孔子後期所收的学生中，唯一对政治有野心的人，孔子自然地也亟力栽培。由於子张具有代表性，孔子也因此留下给许多子张的教诲，让後代对政治有野心的学生学习。别的学生因此眼红，子张也因此遭受别的学生排斥。

子张问孔子在公家机关替政府做事时，要怎麼做。孔子回答：

『要仔细小心地听别人讲话，学别人讲话，但对听不懂的话，就别讲，这样子就不会给人骂；要仔细小心地看别人做事，学别人做事，但对做不来的事，就别做，这样子就不会做错事。没给人骂，没做错事，就能有安穩的工作。』

子张问孔子：『令尹子文，做了三次令尹，上任时，没有很高兴，下任时，也没有不高兴。但在交接时，他很清楚地交待未完成的工作。令尹子文是算怎样的人呢？』孔子回答：

『他是忠於职守的人。』子张接著问：『他算不算知道自我约束的人呢？』孔子回答：

『我不知道。忠心只是自我约束的行为中的很小一部分，我无法由此推测他是否真正地会自我约束。』

子张又问：『齐国的大夫崔子，杀了齐王。大夫陈文子无力替齐王报仇，也不屑在这弑君的人手下做

事。由於他担心他会由於对齐王的忠心而受害，所以抛弃财产远离齐国。他到一个国家，问当地人，知道这个国家也是弑君的人当政之後，马上离开这个国家。如此折腾了两次之後，才找到一个没有弑君罪行的国家定居。这种人是算怎样的人呢？』孔子回答：

『他是一个清高的人。』子张接著问：『他算不算知道自我约束的人呢？』孔子回答：

『我不知道。清高也只是自我约束的行为中的很小一部分，我无法由此推测他是否真正地会自我约束。』

子张问孔子如何知道自己有明的能力呢？孔子说：『如果你有能力分辨像水慢慢地渗透一般的诽谤言语，或是让人心痛的哭诉的真伪，你就算是有明的人了。』

子张问孔子如何增长德性及避免疑惑的困扰。孔子回答：『虽然以忠信为依归，但碰到跟正义冲突时，知道放弃忠信而追求正义的人，就能增长德性。感情是最容易让人产生疑惑的；相爱时，付出什麼都愿意；分手时，恨之入骨。凡是能让人有极端反应的东西，就是所有疑惑困扰的来源。』

子张问孔子从政的人要如何做。孔子回答：『在自己的岗位，即使工作再枯索无味，也绝不倦怠，做事时以忠心为依归。』

子张问孔子知识份子要如何做才算成功。孔子反问他：『你所谓的成功是指什麼啊？』子张回答说：

『成功就是声名远播。』孔子回答：

『喔！你讲的是有名，不是成功。成功的人是正直的人，是做对的事的人，他在听别人的话时很小心，又很仔细观察别人的神色，考虑决定时先从别人的立场出发。这种人走到那里都成功。』

有声名的人，只要在表面上取得名声即可，实际上做的是另一回事也无所谓，只要自己认为名声是真的，而守著名声，就能声名远播。』

子张问孔子要如何做才能在社会上行得通。孔子回答：

『只要说话真诚有信用，做事认真踏实，即使到一个陌生落后的国家也行得通。说话没有真诚少信用，做事马虎，即使在熟悉的家乡也行不通。只要将这两句话紧记在心，你会到处行得通的。』子张赶紧将这两句话写在衣带上，时时警惕自己。

子张问孔子如何做一个有影响力的政治家。

孔子答：『有影响力的政治家能做到五件事。』

子张又问：『请问老师是那五件事呢？』孔子答：

『恭敬，宽厚，诚信，敏捷，及恩惠。态度恭敬就不会招人侮辱，为人宽厚就会得到众人的爱戴，说话有诚信

就会得到别人的任用，手脚敏捷做事就会立功，给人恩惠自然就叫得动别人。』

子张问孔子要从政的人必须有那些条件。孔子答：『从政的人必须追求五个美德，及去除四个恶行。』

子张又问：『请老师教我是那五个美德及四个恶行？』孔子回答：『

第一个美德是惠而不费。给人民方便让人民赚钱，这不是等於给人民恩惠但不用花钱吗？

第二个美德是劳而不怨。在人民有闲暇之时，才要求人民服劳役替政府做事，谁会抱怨呢？

第三个美德是欲而不贪。喜爱追求影响力，而在努力之後，得到影响力，谁会说你贪得呢？

第四个美德是泰而不骄。不论属下有多少人，或是地位多崇高，你对每一个人都不怠慢，这不是有肚量而不骄傲的人吗？

第五个美德是威而不猛。仪容端庄整齐，对自己的举止外貌下功夫，让人一看到就会怕你，这不是不用凶猛而有威严的人吗？

第一个恶行是不教而杀。没有教化人民，人民不知法律的界限，但人民一犯法，政府就严厉处罚。政府就是以法律虐待人民。

第二个恶行是不戒视成。政府頒定新政策时，在连政府都不知道新政策是否有成效之前，就要求人民做出成效。政府就是以法律残暴人民。

第三个恶行是慢令致期。政府的法令拖了再拖才公布，但又不补偿政府浪费掉的时间，让人民有宽裕的时间达成政府的要求。政府就是抢人民时间的贼人。

第四个恶行是出纳之吝。政府要发放物资财物周济人民，但是给得心不甘情不愿，一付吝啬鬼的样子。政府就是折磨人民的官僚。』

## 第十七章 治国

鲁哀公向孔子询问经营国家的方法。孔子答：

『治理国家全靠君王的智慧。就像是周文王及武王这两个明君，他们的治国方法，很多书都有记载。後代的君王沒有他们的智慧，即使沿用他们的方法，从来沒有人能够实现像他们一样的政绩。所以治理国家靠的是人，而不是呆板的方法及理论，而最重要的人是君王自己。首先，君王要能用对人，他的政策才能有效地实现。

所以做君王的人，必须要有通晓人性的智慧，才能用对人；

做君王的人，也必须有判断是非的能力，才能领导人民走向正确的道路；

做君王的人，也必须有领导统御的能力，才能带领属下完成他的政策。

这个世界上，所有人跟人的关系可以归类为五种---上司及下属，父母及子女，丈夫和妻子，兄弟及姊妹，亲朋及好友。通晓人性的人，知道如何跟别人和平地相处。而人跟人之间要和平地相处，只有用三种方法才有可能做的到，用智慧的方法，或慈悲的方法，或正义的方法。

人跟人之间相处的方法，有的人生下来就知道；有的人要给人教过後才知道；有些人甚至要到撞破头，吃过痛苦的教训之後才知道。但一旦知道之後，是如何

知道的就不重要，而都沒有差別了。所以处理人跟人之  
间的关系的方法，是可以学来的。

领导统御，使唤下人也是一样。有的人不用给人  
叫就自己会做事；有的人要有好处的引诱才会做事；有  
的人甚至要被人逼迫之後才会做事。一旦把事情做好  
了，是如何起头的就不紧要了。所以领导统御人的方  
法，也是可以靠君主本人不断地学习而学会的。』

鲁哀公听完孔子的话，回答说：『老师讲的很  
对，只是我不够聪明，学不来的。』

孔子勉励他说：『

有上进心而不断学习的人，就可以学到智慧；  
有心改善人际关系的人，就会跟别人和平相处；  
知道不正是羞耻的人，就能循著正义而勇往直  
前。

一个人只要有这三种心，他就能成功。在经由智  
慧的累积及克制约束自己的过程中，变成一个完全不同  
的人，就像脱胎换骨而重生一样，而能完美地处理人跟  
人的关系。一旦做到这个程度，治理天下国家就很简单  
了。

学习的方法最重要的就是做准备。只要花够时间  
及精神做准备，这世界上沒有做不好的事。不论是多细  
小而微不足道的事，只要用心地将每一件小事都做好，  
一旦做成功了，成功的经验自然地就会变成累积的智  
慧。

学习的过程是有先後次序的。这个学习的先後次  
序一定要先分辨清楚，事情才有可能成功。事情的发展  
一定是由小到大，由近到远，一定要一步一步地确实做  
好，才能成功的。因此治理国家的第一步是君王克制约  
束自己。而一个人要成功地克制约束自己，必须先有分  
辨对错的能力。

分辨对错的能力有两种来源，一种是天生的。天  
生有这种能力的人什麼都会，不用学，不用思考，自然  
而然地，每个决定都是对的。这种人，人们叫他为圣  
人。一种是後天的。有这种能力的人，一定是很頑固的  
人；他们能长久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只要他们所坚持的  
是对的，长久下来，他们的分辨对错的能力，也会日益  
敏锐，而达到圣人的境界。只是要靠後天的努力达到这  
个境界，是非常地不容易。』

鲁哀公回答：『我是不可能做到的。』

## 第十八章 仁德

仁德是最难懂的德性。依孔子的教诲，仁德有两种，一种是对外的人与人关系，另一种是对内的自我约束。对外的人与人关系就是一个人的影响力。对内的自我约束就是修身，或称之为容忍力。『论语』中的仁德尤其难懂。而最具代表性的仁德教诲是公冶长第五：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以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於朝，可使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孔子虽然推荐学生们的能力，但一提到仁就说不知。以孔子的看法，仁是包括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孔子自己都不敢自认为他自己有仁德，他的学生们更不用提了。

有仁德的人就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最具有代表性的教诲是宪问第十四，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实际上，子路是批评管仲不忠，但孔子回答的：『如其仁！』是指管仲的影响力之伟大。有仁德的人也

是一个会自我约束的人，最具有代表性的教诲是雍也第六，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仁德之难，由雍也第六的最後一則教诲可知。子贡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

作者译：子贡问孔子，一个能普遍地带给人民恩惠的人是不是有仁德的人。孔子则回答说：『有这种影响力的人的成就，远超过了仁德的要求，而达到了圣人的境界。仁德的要求，只要能做事时抢先，分功劳时最後，就够了。能将功劳先让给别人的人，一定受人欢迎爱戴，自然就有影响力。影响力的范围，小从家庭之内，进而达左右邻居，乡里，国家，甚至天下。则完全看仁德的深厚。所以只要能在家做到 --- 做事时抢先，分功劳时最後的人 --- 就可算是有仁德之人了。而且这也是所有追求仁德的人都应该做到的第一步。』

## 第十九章 预言

子张问孔子：『二百年後的事，可能预知吗？』孔子回答：『殷朝的开国君王由於看到夏朝的制度的缺失，所以他在立下新的制度时，能除去坏的旧制度而加上好的新制度。殷朝的制度经过改良之後，比夏朝的制度完善，所以殷朝能活得比夏朝久。今天的周朝在建立时，也看到殷朝的错误而加以修正及改良，所以周朝的制度也比殷朝的制度完善，因此也将会活得比殷朝久。同理可知，周朝之後的朝代，也会看到周朝的错误而加以改良，而活得更久。这个在周朝之後的朝代，在经过多次的改良之後，愈接近完善，所以我想它活得了二千年喔！』

中国的第一个朝代是夏朝。本质上，夏朝只是由几个各有不同专业的部落，由於交换物品的需要，凑合而成。夏朝的成立，只是为了满足人民之间的公平交易的需要，所以人民很自由，而政府沒有什麼力量。这种松散国家的人民，日子很好过，但是由於缺乏凝聚力，所以无法抵抗外来强权的侵略。

中国的第二个朝代是殷朝，它是由东方来的外族取代夏朝之後成立的。殷朝的开国者看到夏朝无能政府的弊端，因此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府，来奴隶被他们征服的中国人。所有的中国人成为奴隶而任统治者宰割。由於政府的力量远大於人民，所以一个奴隶人民的政府也可活得很久。

中国的第三个朝代是周朝，它是由西方的一个小部落发展成功而来的。周朝的开国祖先们看到被奴隶的中国人的痛苦，因此以仁政来吸引中国人。周朝的开国君王有智慧，了解谦卑下人及勤俭治国的道理，所以能以很少的税金来保护人民。因此，所有的中国人都渴望周朝来拯救他们，大量的中国人也都跑到周朝，让周朝保护。周朝也因此能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所以沒有国家敢向他们挑战。周朝不断地成长之後，不可避免地，终会跟殷朝起冲突。周朝只跟殷朝打了一场胜仗就得到整个中国。

周朝是中华文化成长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关键。周朝取得天下之後，由於势力还很薄弱，因此周公建立封建制度来鞏固周朝的统治。封建制度是一个符合人性的制度。但由於要防止阶级之间的冲突及竞争，周公立下礼法来限制每一个阶级的发展。只要各个阶级的人在自己的界限之内行事，不侵犯别的阶级，即使阶级礼法是个不公平的制度，这个制度也可以在有秩序的安定环境下长久生存。周朝人成为在各处监督诸侯，执行礼法的统治者。所以封建制度只有当周朝天子的武力天下无敌时，才有可能维持得下去。

以当时的环境而言，当中原文化的经济及武力遥遥领先全天下时，当所有四方蛮族都乖顺地来朝拜周朝天子时，封建制度是很完美的制度。但如果四方蛮族上进，而发展武力的话，因为周朝的诸侯不能任意地发展武力，对付蛮族是周朝天子的责任。一旦所有蛮族都开始造反，周朝天子便穷於对付，封建制度就开始有问题了。一旦周朝天子败於蛮族，自身难保而无力执行礼

法，各个诸侯为了自保而开始发展武力，封建制度就开始崩溃了。

诸侯之间的竞争及发展，产生了无数的冲突。在弱肉强食的攻伐之下，最后，在孔子死后不到三百年，封建制度终为中央集权的专制独裁制度所取代。

孔子在春秋之时已看出中央集权的专制独裁政府的必然性。由于专制独裁政府对人民的控制很有效，这个制度将很难被淘汰。孔子也知道专制独裁制度最后将为『大同世界』所取代。因此孔子才有此预言。果然不出孔子所预料：专制独裁制度在周朝之后，直到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的民主政治为止，活了二千一百多年。孔子的神算，令人叹为观止。

## 第二十章 论语

论语一书是儒家的基本教材。但是由于年代的久远，论语大部份的内容已经与今日的社会脱节。因此，作者挑选以下的 111 则，作者认为跟现代人有关的教材，以现代人的立场，加以阐释。

1.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当人跟人之间缺乏关系时，只有靠好听的话及笑脸来沟通。

2.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统治一个小国家很简单：

你只要谨慎地做每一件事，让每一件事都成功，自然就会得到人民的信任。

你只要小心地控制政府的花费，就有能力对人民慷慨，自然就得到人民的爱戴；

你只在人民有闲暇时，才要求人民的服务，自然就不会有人民抱怨。

3.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汎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小孩子在家里要孝顺父母，在外面要尊敬长辈。长大之后，要学习跟人和平相处，说话要谨慎有信用。一旦能自食其力，就可以追求自己的道。

4.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学則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則勿惮改。』

一个有德性的人，时时有自我约束，不会毛毛躁躁地，自然地就有威严，而能踏实地学习及做事。他对上司尽忠，自然地得到上司的信任；他只结交跟他一样有自我约束力的朋友；他一知道自己犯了错，一定马上改正。

5. 子曰：『君子食无求飽，居无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一个肯学习上进的人，不在乎物质享受；他做事时手脚很快，但讲话时很谨慎；他效法有崇高德性的人所做的事。

6.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不要担心别人不知道你的能力，你应该担心的是你不知道如何分辨正直的人或歪邪的人，而跟著歪邪的人走错路。

7.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用法律来管理人民，以严刑来威赫人民，只会教出知道如何避免被政府抓到的无耻之徒。用智慧来引导人民，以礼仪来约束人民，才能教育出知耻及能辨是非的百姓。

8.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一旦你能由温习旧的学问而得到新的知识，你就是会自己教自己，而无师自通的人。

9. 子曰：『君子不器。』

有德性的人，什麼事都难不了他的。

10.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从之。』

子贡问孔子什麼样的人才算是有德性的人。孔子回答说：『有德性的人不犯错，因为他做过成功之後，才讲出来。』

11.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有德性的人做事要求完美尽善，但不会跟人比较。沒有德性的人只会跟别人比来比去，但做起事来马马虎虎。

12. 子曰：『学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学則殆。』

不会独立思考的人学不好任何东西，但是会独立思考而不学习的人更危险。因为不学习的人会无知，而无知的人一定会做错事。

13.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专研异於常人的学问，只会带来祸害。

14.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知道自己的界限的人，才是真正知道自己的人。

15.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哀公问孔子如何领导人民。孔子回答：『要让正直的人出头，使不正直的人不敢横行，人民就会服从你的领导。』

16.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季康子问孔子如何才能使人民尊敬而效忠政府，而努力生产。孔子回答：『做官的要先端正自己的举止，人民才会尊敬他；要先对子女慈爱，子女对他孝顺之后，人民才会对他忠心；要先能鼓励人民向上发展，解决人民的困难，人民自然努力生产。』

17.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輹，小车无軌，其何以行之哉？』

说话算话，有信用的人，到处行得通。

18. 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有德性的人一定住在一个人民友善的地方。

19.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智者利仁。』

不知道自我约束的人，不只无法熬过长久而困苦的难关，即使给他安乐的环境，他也无法长久地维持。会自我约束的人一定能跟别人和平地相处。有智慧德性的人一定会影响很多人。

20.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只有会自我约束的人，才会分辨正直的人及歪邪的人。

21. 子曰：『苟志於仁矣，无恶也。』

会自我约束的人，不会做出坏事的。

22.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以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於是，颠沛必於是。』

我也梦想要地位及财富，但如果它们不是依正道而来的，就是来了，我也不要。我也厌恶贫穷与下贱，但如果它们不是因为我的过错所造成的，就是来了，我也认了。一个不会自我约束的人，是不可能成功的。会自我约束的人，不论外在的

环境如何不利，或如何变化，时时刻刻都在约束自己。

23.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我还没看过一个以追求影响力为依归的人，或是一个厌恶践踏人性的人。一个以追求影响力为依归的人，他的智慧无人能及而且是绝无仅有。一个厌恶践踏人性的人，因为他会约束自己，就是仁人了。虽然约束自己不难做，但是就连有决心约束自己的人，我都还没见过。

24. 子曰：『人之过也，各於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一个人会犯错都跟他交往的人有关，只要分析他的错事，你就知道这个人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

25. 子曰：『士志於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一个立志追求道的人，如果有物欲的话，是绝对不会成功。

26.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有德性的人在下决定时，沒有一定要怎样，也沒有一定不要怎样，只要对的就好了。

27.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有德性的人只担心自己的智慧沒增加，沒有德性的人只担心自己的财产沒增加。有德性的人只担心自己的正直伤了别人，沒有德性的人只担心自己沒从别人得到好处。

28.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追逐利益的人，敌人会很多。

29.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不要担心沒有官位，要担心的是自己无法自立；不要担心别人不知道你的才华，要担心的是自己沒有才华。

30. 子曰：『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

有德性的人在下决定时只讲求正义，沒有德性的人只讲求利益。

31.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看到有智慧的人做的好事，就要学习；看到愚蠢的人做的傻事，就要警惕。

32.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古人不随便说话；因为说了，但做不到，是很丢脸的。

33. 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

很少人会因为约束自己而犯错。

34. 子曰：『君子欲讷於言，而敏於行。』

有德性的人，讲话时要考虑周详之後才出口，所以话虽讲的慢但很清楚。当他做事时，手脚卻很快。

35.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有德性的人通晓与人相处之道，会带给人好处，所以人人都乐於与他为邻。

36.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我跟左丘明一样是个脸皮薄的人；我很不喜欢堆著笑脸，说好听的话，卑微地向人弯腰。我也跟左丘明一样，看不起那些明明讨厌一个人，卻要装著喜欢他的虚伪的人。

37.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唯一跟别人不同的是我不断地学习上进。

38. 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要走出房子，要先知道门在那里；要找到道，要先知道自己的天命在那里。

39. 子曰：『质胜文則野，文胜质則史。文质彬彬，然後君子。』

有智能但不修身的人，由於缺乏专注，无法经由成功来累积智慧。然而，只修身但不学习上进的人，由於缺乏智能增益，就像史书上的记载，一写下就不会再增加一样，也无法经由成功来累积智慧。只有同时勤於修身及勤奋学习增益智能的人，才可能成功，因而累积智慧，成为一个有德性的人。

40.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人的活著及成长，都是由於正直的先天之道所赐予的。不正直的人，到处跟人起冲突；他之所以还活著，是因为他的先天之道还没用完，而侥幸。

41.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一个人若喜爱他所学习的东西的话，他的学习效率就会提高。如果他不只喜爱他所学习的东西，而且也喜爱学习的过程的话，他的学习效率会最好。

42.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我一直担心我的德性不再增益，或没有学到新知识来教学生，或没有依照正义做决定，或不知道改正自己的过错。

43.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我可证明我是个普通人。你随便挑三个人，我一定可以从其中找到一个比我好，而我可以向他学习的人；同时地，我也可找到一个比我差，而我可以用来警惕自己的人。

44.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孔子要求学生的内容可以归为四项：文化，品行，忠心，信用。

45. 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

圣人，我这辈子大概见不到了，能碰到一个有德性的人就不错了。有德性的人，我这辈子大概也见不到了，能碰到一个固执的人就不错了。一个固执的人，能够从无中生有，长出好东西，这个境界已经是很难做到的。

46.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人与人的关系是由两个心连接而成的，只要你有心改善你的人际关系，你的人际关系就已经改善了一半。

47.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

我怎麼敢自称为圣人或仁人呢？我只是一个可以重复做一件事而不会厌烦，教学生永远不会厌倦的人。

48. 子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

浪费的人一定不懂谦虚，节俭的人往往不知变通。如果要从两者中选一个做，我会选择做不知变通的小气鬼。

49.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蒺，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於亲则民兴於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会自我约束的人，对自己的界限很清楚，所以他的谦恭不会变成劳累，他的谨慎不会变成懦弱，他的勇敢不会变成好战，他的正直不会变成折磨。一个有德性的君王对于家人很亲近，人民也会学样而家家和睦；他对朋友的感情很注重，人民也会学样而人情深厚。

50.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做君王的人，领导统御人民时，不可以让人民知道他的想法。因为人民知道之后，会投其所好，而让君王看不出人民真正的想法，而让君王下决定时有偏差。

51. 子绝四，勿意，勿必，勿固，勿我。

绝对不要靠臆测来决定，也绝对不要相信事情会必然如你所料来发展，也绝对不要相信事情的发展遵行不变的法则，也绝对不要坚持自己一定没错。

52. 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

我还没看过一个人被德性吸引的程度，像被女色吸引一样地强烈。

53.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

有些穀子发芽之后，不再长大的，有些即使长大了，结不了实的。

54.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来者不如今也，四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

年轻人的前途不可限量，所以对年轻人要尊敬他们。但是如果一个人活到中年还毫无建树，这个人就没什么指望了。

55.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要杀一个带兵的大将是可能的，但要强迫一个普通人改变心意是不可能的。

56.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有智能的人能分辨因果，所以不会被事物迷惑；会自我约束的人没有敌人，所以不会担心被人陷害；正直的人能不屈不挠地勇往直前，因为他知道正义的路是没有死路的。

57. 子曰：『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

如何分辨君子跟伪君子呢？看他们同样一件事能做多久就知道了。

58.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

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颜渊问孔子要如何做才可以成为有影响力的人。孔子回答说：『约束自己就够了。只要有一天，你能成功地约束自己，你就能影响这个天下所有的人。约束自己是不能靠别人的。』颜渊问：『请老师再解释约束自己要怎么做？』孔子回答说：『不看不合规矩的东西，不听不合规矩的话，不讲不合规矩的话，不做不合规矩的事。』颜渊回答：『我虽不聪明，我也知道要怎麼做了。』

59.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仲弓问孔子要如何做才可以成为有影响力之人。孔子回答说：『一出门见到别人就把他当成重要的人看待，要使唤下人做事时也要尊敬他们，把他们当成是替你行祭神礼的人。自己不会接受的东西，就不要给别人。要尽力让别人满意，不只要做到在上班工作时，没有人对你不满，即使是回到家跟家人相处时，也要做到没有人对你不满。』仲弓回答：『我虽不聪明，我也知道要怎麼做了。』

60.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之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

司马牛问孔子如何知道什麼样的人是有影响力的人。孔子说：『有影响力的人，不爱讲话，即使讲话，也是慢慢地，清楚地讲。』司马牛很惊讶孔子的回答竟然如此地简单，再问：『如此单看讲话就看得出来吗？』孔子答：『是啊！有影响力的人，要很小心谨慎才做得到，因为讲话是最容易令人犯错的，所以他才最小心。』

61.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司马牛问孔子如何知道什麼样的人是有德性的君子。孔子说：『一个什麼都不怕的人就是有德性的君子。』司马牛很惊讶孔子的回答竟然如此地简单，再问：『如此单看他会不会怕就看得出来吗？』孔子答：『是啊！有德性的人，不会做错事，所以沒有什麼好怕的。』

62.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有德性的人只会帮人做好事，不会帮人做恶事。沒有德性的人，恰好相反。

63. 季康子问政。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问孔子如何管理人民。孔子回答：『管理人民之前要先管自己。在上位的人一正直，下位的百姓就不敢歪邪了。』

64. 季康子患盗。问於孔子。孔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季康子的家里一再遭小偷，因此问孔子如何解决窃盗的问题。孔子回答：『窃盗的问题是由於社会上物欲的横流，贫穷的人们为了满足物欲，走捷径所造成的。物欲之所以会横流於社会上，都是上层阶级，有能力的人所造成的。没有物欲的引诱，没有人会挺而走险去偷东西。』

65. 季康子问政於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如何？』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季康子问孔子如何管理人民，问道：『把违法的人民杀光，只留下守法的人民。用这种严厉的手段管理人民好不好呢？』孔子回答：『管理人民，不用杀人。只要为政的人有心就够了。为政的人，由於地位高，可以很容易地影响所有的人民。』

66. 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有德性的人之间的差异即使再大，他们绝对不会起冲突的。所有没有德性的人虽然都很类似，但是他们一天到晚都在吵架的。

67. 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以不道，说也。及其使人，求备焉。』

有德性的人很好侍候，因为他使唤人时有清楚而不变的要求；但很难让他满意，因为没有完全照规矩做，他就不满意。

没有德性的人很不好侍候，因为他使唤人时的要求很多，很烦又经常改变；但很容易让他满意，因为他不管规矩的。

68.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会自我约束的人，个性很强，做事有恒心，有不变的依归，讲起话来，嘴巴张得大，而且慢慢的。

69. 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一个知识份子若时时关心自己的生活享受，就不够格做一个知识份子。

70.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政治清明时，特立独行的人可以有异於常人的言论；但如果政治昏暗时，特立独行的人就要小心他的言论。

71.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性的人一定会有引导别人的言语，但有引导别人言语的人不见得有德性；有影响力的人一定会勇敢地为了正义奋斗，但为了正义奋斗的人不见得有影响力。

72.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有德性的人只管对错，他对做错事的人没有慈悲的心。但一个没有德性的人，对别人从来没有慈悲的心。

73. 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悔乎？』

表达对儿女的爱心，不是用宠爱，替他们做劳累的事来表示。

表达对上司的忠心，不是用纵容，替他们做错误的事来表示。

74. 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要让一个穷人满足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什么都缺乏。但让一个富人骄傲是很简单的，因为只要让他一骄傲就破财，他就不敢再骄傲了。

75.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子路问孔子为上司做事该如何做。孔子回答：『上司若有不知道的事，或做错事，要让上司知道，即使上司会生气也要让他知道。』

76. 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有德性的人不断地累积智慧，没有德性的人只累积害人的诡计。

77.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古代有学问的人忙著增进自己的智慧，现代有学问的人忙著增进别人的智慧。

78. 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

一个有德性的人，即使相信别人，而且不会预防别人的阴谋，因为他不贪心，也不会相信没有逻辑的事，所以终会看破害人的陷阱，而不上当。

79.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子路问孔子有德性的人是怎样做到的呢？

孔子回答：『很简单地，他只要勤勉地控制自己就够了。』子路再问：『只有这样子吗？』

孔子回答：『他只要勤勉地控制自己就能影响跟他的生活有关的人。』子路再问：『只有这样子吗？』

孔子回答：『他只要勤勉地控制自己就能影响跟他的生活有关的人，最後甚至会影响到所有百姓。连尧跟舜，也不见得会经由控制自己，而影响到所有百姓。』

80. 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吾见其居於位也，见其与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鲁国政府任命阙党的一个天才兒童为官。有人因此问孔子：『这样子对这个小孩子好吗？』孔子回答：『我看过这个小孩子在政府里工作，和大人做同样的事。这个小孩子很聪明，不过这样子做，只是在利用这个小孩子，因为他无法因此而学到新的东西。』

81.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有些人只是缺乏教导才做错事，在适当的教导之下就不再做错了。对这种可以救的人，你若不救的话，你就失掉一个有用的人才。有些人則听不下任何人的教导，对这种无药可救的人，你若去

教他，只是自取其辱。有智慧德性的人知道那种人可以教，那种人不可以教。

82.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有自我约束的知识份子，时时守著他追求的依归；他不会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而伤害了他追求的依归；反之，他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而让他所追求的依归能生存。

83.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子贡问孔子如何建立人际关系。孔子回答：『要做好事，要先有好用的工具。到一个陌生的国家，要建立人际关系时也一样。要先找有智慧德性的人建立关系，一旦和有智慧德性的人来往之後，他自然会带给你许多可以交往的朋友。』

84. 子曰：『人无远慮必有近忧。』

忧愁是难免的。

85. 子曰：『躬自厚，而薄责於人，則远怨矣。』

一个专注於累积智慧，而不责怪别人的人，沒有人会对他有所抱怨。

86.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一个不会逻辑思考的人，我也不会教。

87. 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

对那些不知正义的人，一堆人虽然整天在忙碌，绝对做不出什麼有用的东西。

88. 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有德性的人只会要求自己，沒有德性的人只会要求别人。

89. 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有德性的人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话，而推荐这个人，他也不会因为这个人，不是一个有德性的人，就忽略他的话。

90. 子贡问曰：『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子贡问孔子：『如果要选一个字来遵行的话，那一个字可以一辈子遵行。』孔子回答说：『那是恕。自己不会接受的东西，就不要要求别人接受。』

91. 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則乱大谋。』

对很聪明的话要很小心，因为这种话容易让人失去警戒而做错事。

对很小的烦恼更要小心，因为这种小事容易让人疏忽而败了大事。

92. 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当所有的人都只有一个同样的想法时，要特别地小心，因为其中必有问题。

93.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经过人的努力修道，得道之後，道才会发扬光大；人不努力修道，道是绝对不会反过来让人发扬光大的。

94. 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一个过错在被改过之後，就不再是过错了。

95.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要从无中生有是很困难的。我自己试过几次，但都做不到。最後，我还是都学习别人已经有的经验，学会之後，再加以改进。

96.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

人跟人的关系对一个人的重要性，远比水跟火还大。但是我只看过人们为了水跟火付出生命，却从未看过人们为了人与人的关系，而付出生命。

97. 子曰：『君子贞而不谅。』

对一个有德性的人而言，正义是最重要的，其他的都无所谓。

98.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

正直的人之间，不会有冲突的，也不用讲话的。你过你的阻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99.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要先满足你的上司的需要，他自然也会满足你的需要。

100.

子曰：『有教无类。』

有心向我学习的人，我都会教他的。

101.

子曰：『辞，达而已矣。』

写文章用字，只要所表达的意思清楚，不混淆，就够了。

102.

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在服侍上司时容易犯三种错，不该讲话时你讲了话，犯了急躁的错；该你讲话时你没讲，犯了隐瞒的错；没有看到上司的脸色已变了，而你还在讲，犯了盲目的错。

103.

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年轻人要避免过度纵欲，中年人要避免过度逞强，老年人要避免过度贪得。

104.

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有天份，不用学就会的人是最幸运的了；其次是学过才会的人；再其次是要受过折磨之後才学会的人；最下等的人，受了折磨也不知道去学习。

105.

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有德性的人看东西时，一定打开灯，看清楚；听人讲话时，一定一个字，一个字地听清楚；当他跟别人讲话时，脸色一定很温和，神情态度很恭敬，言必由衷；做事时一定好好地做；有疑问时，一定问清楚；要生气前，一定要想到生气之後要付什麼代价；有收获时，一定要确定它是正当地。

106.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每个人的天命都差不多，但是生活习惯差很远。

107.

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天才及白痴这两种人，没有人教得了。

108.

子曰：『乡愿德之贼也。』

沒有是非观念的和事佬是最会教人做坏事的人。

109.

子曰：『道听而塗说，德之弃也。』

会散布谣言的人是不可能具有德性的。

110.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則不孙，远之則怨。』

要侍候太太跟小孩子是很难的。对他们好，跟他们太亲近，他们就不把你看在眼里，而叫不动。但是一扳起脸孔不想让他们亲近时，他们就会跟你烦个没完。

111.

子曰：『年四十而见恶，其终也已。』

一个四十岁的人，还有坏习惯的话，这个人就没指望了。

## 第二十一章 孔子的哲学

孔子发明了两个重要的理论，『中庸』跟『大学』之道，来教导我们将智慧提升至无穷大，而成圣的方法。

首先，我们要把『中庸』的定义弄清楚。『中庸』是孔子发明的一个理论。这个理论教导我们如何沿著自己的天性，正直地而且无止境地，往上发展我们的智慧。孔子的『中庸』的理论跟老子的『天地根』的理论，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中庸』跟中道是不同的。中道是指在介於左跟右之间的那个地方。也只有在左右同等的情况下，才有中道可言。因此只有一个完全平衡中和的人，才看得到中道。

所以我们可以说中道是一个抽象的，存在脑筋里的一条平衡通道，但『中庸』是一个让人无止境地成长智慧的方法。两者的不同要分的很清楚。『中庸』是个理论，是个方法，而中道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中庸之道』则是一本由子思所作来解释『中庸』的一本书。

我们今天为什麼还要学『中庸』呢？为什麼我们要学一个两千五百年前发明的理论呢？这个答案很简单，因为『中庸』教你如何在人生的道路上成功，而成功的原理，自古以来，都是一成不变的。

你可能又会问，那麼成功的原理是什麼呢？成功的最简单定义就是如愿。因为要能如愿，都需要在累积无数的正确决定之後，才有可能实现的。因此，成功的

原理，基本上，跟下正确决定的原理是一样的。而下正确决定的能力叫做智慧。换句话说，『中庸』教我们累积智慧，让我们下正确的决定。

子思的『中庸之道』是唯一解释『中庸』的原理的一本书。『中庸之道』一书三十三章依照文义可以分成两半；从第一章至第十一章为孔子所撰原文及孔子教诲『中庸』的经验；第十二章以後为子思编辑及阐释孔子学说的著作。子思编辑及阐释的部分亦以第二十章『哀公问政』为分水岭分成两半；前半部以介绍『中庸』的理论为主；後半部以解释『中庸』的实践为主。

虽然子思的文章，文理严谨，是一篇儒家留芳千古的旷世巨作。但是由於子思引用的例子，年代久远，今人难以体会，所以作者不加以阐释。基本上，作者只阐释孔子的文字及教诲。子思的文章，如能用来进一步阐释孔子的文字时，作者也会加以引用。

孔子再三教诲我们要『温故知新』；温习他的教诲，尤其有必要。孔子留下来的文字，都经过他千锤百炼，没有人念一遍就懂的；所以我们念孔子的文字时，也要念上千百遍。这也是为什麼『学而篇』是『论语』的第一篇的原因。『学而篇』的第一章：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这段文字乍看之下，好像是在讲三件风马牛不相干的事。这也是自古以来传统的阐释。然而多念几遍之

後，亦可发现这段文字好像又是在讲一件故事，而成为：

温故知新，是多麼令人喜悦的事啊！  
(因为它让看到我的智能的成长)  
老同学从远方来叙旧，是多麼快乐的事啊！  
(虽然这个没上进的老同学不知道我的成长)  
老同学不知我的智慧，但我不在意，因为我是个君子啊！』

因为我们的智慧远不如孔子，所以对孔子的文字的理解程度，会随我们自己的智慧的增长而不同。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在念过孔子的文字之後，发现理解的程度没有任何改变，这个现象只是告诉我们：在上次念过孔子的文字及这次的这段期间内，我们没有智慧的成长。

因此『温故知新』是学习圣人之道的唯一方法。但在学习『中庸』之前，首先，我们必须先学『大学之道』。『大学之道』是孔子教我们学习所必须有的基本功夫。

## 第二十二章 大学之道

『大学之道』的本文应该是孔子本人亲撰，然後传给曾子的绝学。『大学之道』的本文字字珠玑，只用不到两百个字，就将进学之法阐释至极；同时文义又深奥无比，自古以来，鲜有人能了解这篇文章的意义。有功力写出这篇文章的人，治学功夫必定非凡，非孔子本人莫属。同样的道理，只有力行『中庸』的圣人，才有功力写出『中庸之道』第一章的本文；这篇文章应该也是孔子亲撰，然後传给子思的。

孔子为何要亲撰『大学之道』及『中庸之道』的本文这两篇文章呢？孔子不是说过他只是述而不作的吗？他讲这句话时，可能颜渊还没死，而他已将『大学』及『中庸』的道理全部传给颜渊。这也是为什麼他在颜渊死後说：『天丧予！天丧予！』的原因；当时孔子年近七十，身旁弟子中能赋予大任者，只剩下曾子。

孔子曾经用『鲁』来形容曾子。『鲁』这个字，是象形字，是形容无处可逃在瓮中跳来撞去之鱼，因此也可用来形容一个毫无对策但仍浪费体力蛮干的人；孔子将『大学之道』传给曾子是不得已的。孔子甚至可能在临去逝之前，在连跟曾子解释的体力都没有时，才把几片木简交给曾子。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解释一件奇怪的事：我们在念曾子所写的，用来解释『大学之道』的，传十章时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麼。

孔子最善长於因材施教。曾子的才能可由孔子教他的方法得知。『里仁第四』有一段：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但实际上，中道才是孔子之道。可是中道的道理及『中庸』的理论，一般人无法理解。所以在有正式的记录里，孔子只将它传给颜渊。对于其他的学生，孔子只教以『忠恕』之道，因为只要能力行『忠恕』之道就能有成就。如果这学生肯上进，而有一天他发现『忠恕』之道的偏差，要跳到中道是轻而易举之事。『中庸之道』第十三章里有提到：『忠恕违道不远』。就是这个原因。

子思为孔子的孙子而以曾子为师，而孔子过世时子思也刚成年。子思的资质程度虽然孔子从未提及而不可考；从子思最后成为鲁穆公的老师这一事看来，孔子将『中庸』传给他也没错。『中庸之道』全文一气呵成，文理严谨为儒家的经典之作，如无孔子亲诲，没有人有能力写出这种有千古影响力的文章。

虽然近代有学者因为『中庸之道』提及『华岳』，而怀疑『中庸之道』为汉代人所杜撰。因为春秋之人提及山必曰泰山。然依此就全盘推翻自古以来认为『中庸之道』出於子思之手的看法，未免太牵强。更何况用『华岳』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在『载华岳而不重----』之后下一句是『今乎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若用『载泰山而不重----』在前恐有重复之虞。以此考量『载华岳而不重』是理所当然的。

总而言之，『大学之道』及『中庸之道』的本文应皆出於孔子之手，毋庸置疑。

『大学之道』的主旨有三个：  
第一，阐述学习的目的及方法；  
第二，阐述修身的重要及方法；  
第三，举例解释格物。

『大学之道』的第一段：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作者译：学习的目的，往内是来浓缩，提高及聚焦智慧德性，而让智慧德性往外发扬光大，产生对别人的影响力；而要成功地达成这个目标的方法只有一个：『止於至善』。

由於追求完美的至善，理论上，是没有止境的，所以现实上，我们必须划出停止的界限。一有了停止的界限，目标不再改变了，我们即能安心地立下一个计划。一旦能深思熟虑立下周详的计划，我们即能按部就班地依次完成计划而成功。

只要我们会分辨每一件事的前因后果关系，而依照先后次序，一一完成，每一件事都会成功的。

智慧是什么呢？根据孔子的说法，智慧是由两部分所构成的---知觉和德性。

人类所有的光明德性之中最好的，而且也能经由学习的过程加以发扬光大的，有三个——智，仁，勇。反过来说，这三个德性也会因为不学，不上进而变晦暗。学习的过程可提高人的智能，让人变得宽容而有勇气；反之不学，会使人变得愚昧，闭塞及懦弱。而这三个德性中最重要的是智能的德性，因为一有了智能，自然而然地，我们就能发展出仁德跟勇气。

知觉让我们分辨事物。人的知觉包括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等五种。我们也可以说：知觉是心灵的输入端，德性是心灵的输出端，而整个心灵系统的表现，就是我们下正确的决定的能力，这个能力就是智慧。

孔子认为，经由成功的学习过程得到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累积智能。真正能帮我们累积智能的是成功的学习经验，至於所学的是什麼並不重要。学的东西可以是一种谋生的技术，或是有兴趣的嗜好，或是满足自己好奇心的知识，或甚至是消遣的游戏。所学的东西虽然不同，但学习的过程都一样。『大学之道』是孔子要让我们了解，学习过程的重要性所写的文章。

所学的东西是什麽，虽然理论上不重要，但若要经由学习的过程来改善生活的话，所学的东西必须至少对五种人跟人的关系之一，产生正面的影响。这五种关系照孔子的说法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於今世，『君臣』可以用『专业』来取代。『专业』为一个人在社会上谋生的方法。能够改进这五种关系之中，任何一种关系的行为都是『亲民』的行为。而

『亲民』的行为可以经由学习的过程来学会或改进。『论语』一书即是儒家让学生了解『亲民』所需遵从的行为规范。

『止於至善』这句话的意义很深远，因为现实世界中沒有至善的。今天的至善，到明天可能就不是了。追求至善的努力一止，即非至善；追求至善是永无止境的。然而愈接近至善的境界，所得的结果跟所花的时间及金钱之间的比例，会愈来愈不成正比，因此有知止的必要。但是如果止的界限设得太低的话，我们不用努力就能达成，这个学习的过程就丧失意义。但是如果止的界限设得太高的话，可能永远做不到。所以要设一个有意义的界限是很需要智慧的。

一旦有了一个止的界限，由於一件事的止，也可以是另一个追求至善过程的起头。所以虽然追求至善的努力需要有止，但以整个人生的过程而言，仍然是永无止境的。因此孔子所讲的学习的过程，就是指这个永无止境的终身学习的过程。

孔子用如下的第二句话来解释『知止』的必要性：『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孔子的这一句话，除了用来阐释『知止』的必要性之外，同时他也利用这个机会来教我们认识格物的功夫。

孔子描述『止』的过程好像我们在描述踩刹车：从开始踩刹车的那瞬间，到轮胎锁定，到轮胎跟柏油路面，因车子的惯性，产生摩擦生热，到烟尘飞扬，到烟消尘落，到一切完全靜止的全部刹车过程。孔子以少到

不能再少的文字描述『止』的过程至极细微的境界，分成定，靜，安，慮，得，等五个步骤。这种细分事物的能力，就是格物工夫的最顶级的范例。

『大学之道』第一段的最後一句话：『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是说会仔细分辨事物的人，也就是说会格物的人，由於事事不犯错而事事成功，才会紧紧地守著道。我们若能分辨因跟果的关系，就能按步就班地，一个一个地，依次执行，而自然成功。如果因跟果的关系搞错，我们会陷於一个无解的循环而失败。

『大学之道』的第二段：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诚；意诚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齐；家齐而後国治；国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知有也。

作者译：就如古代的圣人教我们的：

一个想要影响全世界的人，必须先有智慧治理他的国家；

想要成功地治理他的国家的人，必须先有智慧建立一个和睦的家庭；

想要建立一个和睦的家庭的人，必须先会自我约束，而了解跟人相处的方法；

想要学会自我约束的人，必须先有一个正直的心，才不至於侵犯别人；

想要有一个正直的心的人，必须有一个纯净的心灵，才能免於心的偏移；

想要净化心灵的人，必须要有智能，才能除去心灵上的污秽；

想要得到智能的人，必须要能分辨对错，不犯错；

能分辨对错而不犯错的人，就能成功。成功的经验就会累积而变成智能；

智能的增益能让你除去心灵上的污秽；

心灵的净化能让你的心保持正直；

正直的心能让你约束自己而和平地跟人相处；

自我的约束能让你建立一个和睦的家庭；

一旦知道如何建立一个和睦的家庭，你就能推广这个成功的经验，而成功地治理国家；

一旦知道如何成功地治理国家，再推广这个成功的经验，整个世界终会是你的。

所有成功的人都是经过自我约束而达成的。

这一段话也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照字面上的直译是说明修身是平天下之本；第二个目的，孔子再一次教我们认识格物的工夫。这次他将修身细分至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等四个渐次阶段。修身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工夫是格物，而修身的最直接的要求是一个正直的心。心一正，就能保持心灵的洁净，累积智能，进而能分辨是非对错，而成功，而达到修身的目的。

事实上，修身的四个渐次阶段可以变成一个内心的循环，因为这四个阶段都发生在我们的脑中。一旦我们学会如何将这四个阶段变成一个内心的循环而获得成功，这个循环的大小就会缩小。於是，成功的来临就变快，我们的智慧就得以浓缩而成长。孔子也有把将这四个阶段变成一个内心的循环的方法教给颜渊，那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依照孔子的理论，只要你不断地依照他的方法约束自己，让你的知觉纯净，你就不会犯错，因此会得到成功。成功的经验会带来智能而让知觉更纯净。如此地重复这个循环，你的智慧就能得以不断地提高，凝聚而浓缩，最後甚至可聚焦成像雷射一样的光束，照耀全天下。

总而言之，孔子用『大学之道』来教我们格物的重要。格物是什麼？照字面上的定义，格物就是将事物分格，所以可将格物的意义推广成为细分事物的能力。因此格物就是分辨善恶，美丑，长短，大小，轻重，前後，上下，早晚，尊卑，对错的能力。一个人的格物能力就是他的观察力及判断力的具体表现，也就是智慧的表现。

敏锐的观察力能让人看出细微的差异，所以能让人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最正确的判断。举例来说，普通人只靠耳朵很难正确地判断出和弦的不同，或是只用眼睛很难分辨半杯水是半满的还是半空的。分辨 51 及 49 的不同是很困难的。但对格物工夫高的人，如有受过音乐训练的作曲家，不同和弦的差别会变得很大；如同普通人去分辨 99 与 1 的不同一样，不费吹灰之力，马上

能做出正确的决定。这也是『哀公问政』一章里所描述的：『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的境界。

勤勉地约束自己来修身的人，会有敏锐的判断是非的格物能力，因此会成功。约束自己，成功地修身带给人分辨对或错的能力的好处，跟音乐训练带给作曲家分辨乐音的能力的好处，是一样的。

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中，帝舜是格物工夫最高段的人。人们称他是『重瞳子』，並非是他一只眼睛有两个瞳孔，而是用来形容他的超人观察力。帝舜在政治上的成就也是人类历史上无人可及的。根据『史记』的记载：帝舜在二十岁即以孝闻名。在帝尧让位给他之前，他从三十岁起就替帝尧摄政达二十年之久。在此期间，他替人民解决无数的问题，举凡烧陶，种田，渔猎的所有大小问题他都事事亲自处理。若有他不懂的问题，他一定虚心向专家们请教学习。根据子的说法：帝舜好问，而且很会从别人的回答中，听出微细的差异而替专家们解决连他们都不会的难题。帝舜的智慧虽然会让专家们觉得汗颜，但帝舜也推崇他们的贡献，不至於让专家们难堪。

帝舜的成就可由龙山文化的废墟中，薄如蛋壳的黑陶器看出；这些陶器是尽善尽美的烧陶技术的产物。只是帝舜的成就鲜少有记载留下来。史上只记载围棋是帝尧的手下发明的，用来给他的游手好闲的兒子们动脑筋用的。这个手下是谁无人知晓。另外根据『史记』的记载，帝舜在解决农耕与渔猎的问题时，跟农夫与渔夫住在一起。他每在一个地方一住下来，那个地方三年之後就成热闹的市集。人们喜爱跟帝舜住在一起，因为他

## 第二十三章 中庸之道

### (23.0) 本文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现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作者译：上天给每个人生命，顺著道流到人间的地方就是这个人的天性。所以顺著天性成长智慧，就叫行道。天性就是进入道的门，而道就是让你无止境地成长你的智慧的路；教育的目的就是帮你找出你的天性。你要如何才能确定你找到的是你的真正天性呢？孔子教你一个办法：离开它。如果你能毫无困难地，没有一点痛苦地离开它，它就不是你真正的天性。

由於沒有人能替你找出天性，找出天性是每一个上进的人的首要工作。要找出天性的第一个要求，是持之有恒地重复做一件事。如果这一件事不是完美的话，这个不完美的地方，不论是多小，经过长久的累积之後，一定会跑出来，而能被改正。不过你要很小心，长久累积的偏差是很危险的，甚至会要命的。

每个人出生时是不知喜怒哀乐的。一个找到道而有无穷大智慧的人，他的心是纯洁地像是一个不知喜怒哀乐的婴儿。即使他的心情也跟一般人一样地，会跟著日常琐碎的事波动，但是他的心情波动，不会跟任何人产生冲突。

会发明增加生产力的技术，来改善人们的生活。帝舜的发明一定非常多。禹的治水方法，八成也是帝舜想到的。

等帝舜解决完国内所有的问题之後，帝尧就让位给他。根据传统的说法：帝舜一即位，整个国家好像一部会自动运行的机器。每一个人都不用伤脑筋就能完美地完成他的工作。帝舜下的命令，一层一层的流过政府机关，完全不需要帝舜的介入，自然地达成任务。史上称赞他在位的五十年为『无为之治』。

『无为之治』並不是说每个人都在睡觉不做事；相反地，每个人都勤奋地做他胜任的工作，所以每个人做起他的工作来毫不费力，成果好像自然而成。帝舜只要判断在天时，地利，人和皆具全的时候下命令起个头，一起头之後紧紧地盯著它成长，确定沒有瑕疵的干扰及累赘的浪费之後，即可放手悠哉地等待收成。自帝舜以後，历代的每个有为君王莫不师法帝舜为榜样。然而明君即使贤如周文王，智如周公，也都差帝舜甚远。周公甚至忙到连吃一顿饭都要被人打扰三次。相对之下，帝舜大部分的时间都没事做，只是每天悠哉的弹琴写曲。毕竟音乐才是他最喜爱的专业。

帝舜的最大的成就是改良烧陶的技术，让中国的烧陶技术领先全世界达三千年之久，直到瓷器的发明才为瓷器技术所取代。有了雄厚陶器制作技术为基础，中国的瓷器在过去一千年来，继续独步全球。

当我们了解孔子的『大学之道』的教诲，有了格物的概念之後，我们才能开始学习『中庸』。

虽然『中庸』的理论深奥无此，尤其在孔子必须隐藏他的教诲的前提之下，想由『中庸』一文看出其奥秘是非常困难的；但以现代人的知识水准而言，仔细分析之後，我们可以发现『中庸』的理论，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常识。首先让我们从难的理论部份开始学习。

道这个字是定义很模糊的字；它的最基本的定义是大到可以跑马的行径；而路是指小的而只能让人走的行径。所以道是从走马旁，而路是从足旁。由於一走入道，物流就加速，生产力就增加，所以道可以被用来形容一个有生产力的东西。由於一个人若能顺著他的天性，做适合他的工作，自然地，他就有最大的生产力，因此孔子才说：顺著天性过日子可以称之为行道。

道後来也被人用来形容一个有生命力的东西，或一个会无中生有的东西。这个用法是古代中国人用来形容帝舜的发明成就用的，是中华文化的根源，是在有历史记录之前就存在的。然而在口耳相传无数代之後，道的观念，到春秋时代已变得模糊。不只如此，就是连帝舜的丰功伟业，人们也几乎忘光了，只剩下『史记』中的几个字所记载的。到春秋时代，只有老子才有能力看出来道的无中生有的本质。

道的定义，在孔子之後，就被引申更远，用来指一个方法，如『中庸之道』，『大学之道』等；或是孔子的『五达道』，『道不同，不相谋』等。当这些用法一旦普遍地流行之後，道的本义就少有人知晓了。

虽然在『中庸』的理论里，孔子没有提到智慧的层次，但我们可依孔子在『论语』中提到的而立，不

惑，知天命，耳顺，及随心所欲不踰距，而加以区分。所以作者称之为不惑，道，耳顺，及自然之母的四个智慧层次。道就像自然之母 (Mother Nature) 一样，在本书里，也是一个专有名词；道及自然之母也是两个形容不同智慧层次的专有名词。一进入道的境界，人的智慧就能快速地成长，最後甚至达到无穷大而成圣，而回归自然之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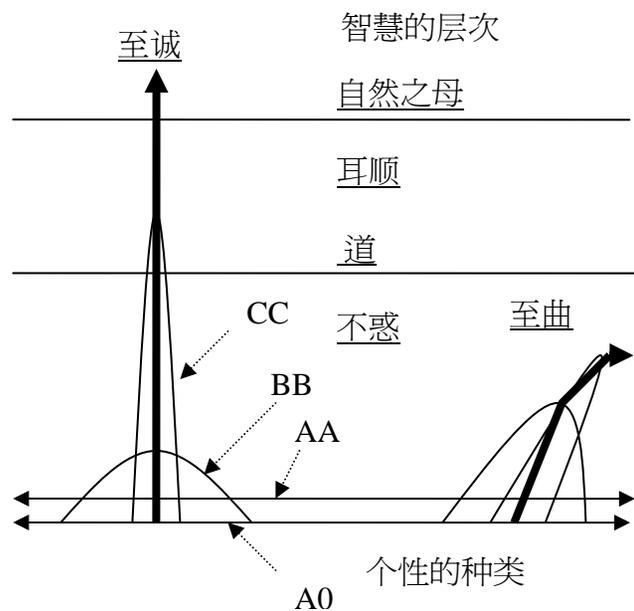
『中庸之道』的第一句话：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是孔子用来解释天命，道，天性，及教育的关系。这一句话已经深远无此，但里面还有一个更深远的问题。这问题是什麼样的教育，才能把你的天性找出来呢？

根据孔子的说法：只有好学不倦而且能温故知新的人，经过持久地每天不断地教育自己，才有可能找到自己的天性。因此这个教育，不是学校的教育，而是有终身学习态度的人，每天给自己的教育。孔子在『大学之道』一文里称这种自我教育为『修身』；老子在『道德经』里称之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中庸』的理论可由如下图一来说明：每一个人在未受教育之前，没有人能预知他的天性在那里，因此可以用一条水平线(AO)来表示。在这个图中，直轴代表智慧的高度及层次，而横轴代表不同的个性的种类分布。



图一，智慧的提升

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提高一个人的智慧。要达成这个目的，有两个方法：一个是施予通才教育，不管学生的兴趣与天份，给予同样而广泛的知识，将学生的智慧从 A0 提升至 AA；另一个方法是专才教育，集中所有的资源於一个特定的领域，如从 A0 变成 BB。在 AA 及 A0 之间和 BB 及 A0 之间的面积代表教育的投资。由此图可见，同样的教育投资，专才教育的效率好像较高。但实际上不然。因为专才教育，只有在教育的内容跟学生的兴趣及天份相合时，才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智慧；但是即使相合时，如果学生缺乏基本智慧，或称为常识，专才教育亦无法有效地提高学生的智慧。

因此，最好的教育是先施予广泛的通才教育，等到学生的基本智慧累积到某个阶段，最好是当学生显露出兴趣及天份时，再施予专才教育。这个方法也是当今所有的教育系统都使用的方法。

然而即使一个学生的天份已显露，要继续将智慧从 BB 提升至 CC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提升智慧，要做两件事，一方面要提高智能，另一方面也要浓缩智慧；如此一来，智能的提高才能有效地增长智慧。也就是老子讲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无为』--- 每天要学习充实自己，自己的智慧才会愈爬愈高；每天要虚心检讨自己，自我克制，除去心灵及身体的污秽，自己的智慧才会愈变愈纯净，进而变尖锐；等到自己的智慧又高又尖锐，进入自然之母的境界时，就做到『无为而治』了。

根据孔子的理论，每个人的天性都不同，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正直地，向上发展天性，如此就不会跟别人冲突。因此，即使所有的人的天性都不同，所有的人仍然能同时找到道，而不发生冲突。道是一条，容得下全世界所有的人，很宽阔的路。换句话说，虽然每个人的天性都不同，但所有的人都可以同时遵循正义，而不产生冲突。这个世界是有绝对的正义。正义也是永恒不变的。正义存在於所有的文化及时代。所以正义是唯一能引导所有的人们发展智慧，同时地，保持世界和平的指南针。

虽然正义之心人人皆有，但是由於分辨对或错是很难的，所以很少人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来正直地发展智慧。大部分的人只是随波逐流，而以为跟大多数的人

一样的，就是正义的。最好的例子，就是日本人强调的『一体』。日本人认为是非对错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只要大家做一样的事，那就是对的事。由於缺乏绝对正义的引导，不论机会多好，人民多优秀，国家多强大，日本自古以来就是当不了领袖来带领人类。

因此，正义变成是一个不常在人间出现的现象。幸好要矫正这个问题，很简单；只要一个正直的而且有崇高德性的人，像孔子一样地站出来，所有的人一有了参考基准，就能同时变成正直的。这就是孔子讲的『举直错诸枉，可使枉者直』。这句话虽简单，但是很难做到。现实上，一个国家要如何才能确定正义的存在呢？唯一的可行方法是广泛地容纳各方独立自主的人士，只要所包容的范围够深够广，正义就能存在。

所以要发展一个人的智慧，必须先找出这个人的天性之後，再以正义为依归，以不断地上进学习及修身手段，长久地累积智能，浓缩智慧之後，才能将智慧提升至道的境界。但是要如何才能确定所找到的天性是真正的天性呢？根据孔子的经验，他从十五岁就开始找，找到三十岁，花了十五年的工夫才找到。即使如此，他还要等到五十岁，等到他的智慧提升到道的境界时，才能确定他在二十年前的选择是正确的。要能够确定真正的天性是很难做到的。

所以只有你自己，才知道如何选择自己的天性。而且你选择一个天性之後，也要在十年或甚至二十年後，才能知道这个选择是否正确的。一般人不会第一次找天性，就幸运地找到的。如果一开始没找对，在奋斗多年之後，在沒有成功的希望的现实压力下，只好重

新再找一次。经过如此不断地努力，只要有恒心及毅力，最後终究会有成功的机会的。

当一个人遵守孔子的教诲来找寻道时，在他的智慧还不够高，而道尚未出现之前，他是跟一个瞎子没两样，完全看不到道的。在这段期间内，他只能顺著天性，靠著正义来引导他，来成长智慧。他对每天所做的任何一件事，即使是一件人们已做过几千年的事，或即使是一件全世界的人都在做的事，他也要仔细研究分析之後，才决定要不要做的。在他下每一个决定时，他一定要确定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忠，孝，仁，爱，任何事，任何人，都不会影响他的决定。由於他是如此的冷酷无情，没有人会喜欢他的。因此他平时为人必须宽裕溫柔有包容心，所以即使别人再不喜欢他的决定，也会容忍他。

儒家的人，在过去两千五百年来，都被一个问题所困扰。帝舜在二十岁时，以孝闻名。但为何当他成功之後回家，父母及弟弟却要一再地想办法杀他？其中原因很简单。等帝舜成功之後，他知道孝道的偏差不正，而不再愚孝了。

因此找到道的人必定是一个是非分明，正直而且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他的智慧发展过程依照图一的正直黑线成长。这条根据天性发展出来的路线就是一个人的中道。一个人一走入中道，他的生活就一成不变。对别人而言，这个人无比呆板的人。但是对这个人而言，他的每日生活仍然有很多细微的变化，所以每天都是非常地不同。这种分辨细微差异的能力，就是他的智慧能力的证明。

找到道的先决条件是找到中道，而找到中道的先决条件是找到天性。

孔子是如何找到他的天性的呢？孔子是依靠『忠恕』来指引迷津的。『忠恕』之道很好走而且离中道不远。只要遵循『忠恕』的原则，同时也勤于修身的话，『忠恕』的约束力也会产生聚焦的作用，所以智慧也能因浓缩而成长。但是由于『忠恕』并不是正直的，而是略有弯曲的，因此智慧无法无止境地成长。

什么是『忠恕』呢？忠是忠于职守，恕是宽以待人，所以『忠恕』是为别人牺牲的道。行『忠恕』之道的人，虽然能得到上司的信任，而有饭吃；对人宽大包容而不勉强别人，所以有和乐的家庭；由于他下的决定会受别人的影响，因此不见得都是正确的决定。一个人若以『忠恕』为依归，如能时时自我约束，他的智慧成长过程，会依照图一的弯曲的黑线成长。由于他的弯曲，他的智慧发展永远不可能达到道的境界。

虽然孔子没有告诉我们，他是如何从一个力行『忠恕』之道的人，变成行中道的人，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把这个原因推算出来。因为『论语』里有：『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而且根据『史记』的记载：孔子在三十而立之年问礼於老子。所以孔子的转变很可能是老子给他的教诲所造成的。当一个一辈子力行『忠恕』之道的人，有一天发觉愚忠及愚孝的错误时，马上接受正义的观念，而守著正直的中道是很简单自然的。

所以依照孔子的教诲，『忠恕』的教育是每个人所必须接受的基本教育。『忠恕』的教育要求『入则孝，出则弟，谨而行，汎爱众而亲仁』，所以小孩子在家要孝顺父母，乖巧顺从，在外要听从大人，努力学习。但是一到青春期，每个人都应该开始找寻自己的天性。到了三十岁时，一旦能自食其力，就开始以正义为依归找寻中道。没有能力自食其力的人，虽然还是只能以『忠恕』为依归，但是要知道『徒义』。也就是说：『当上司做错事时，要有勇气纠正他。』

以今日的语言，一个人一到青春期，就应该找寻自己的兴趣及天份。到了三十岁，就应该开始自食其力，只下对的决定，做对的事。依照孔子的教育方法，做父母的人，一旦子女步入青春期，就不应该再要求子女孝顺听话。相反地，一旦子女进入青春期，父母就要鼓励子女学会逻辑思考，自己替自己下决定。

儒家的『忠恕』的教育是为别人的极右派教育，相对之下，西方『放任』的教育是为自己的极左派教育。两种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各有其优点与缺点，而都不完善。最好的教育方法就是如上所述的『忠恕』及『中庸』两段式的教育。在一个人在还缺乏独立的能力时，顺著父母及长官；一旦有能力自食其力，就自立找自己的路。

修炼『中庸』以正义为依归而行中道的君子就是子思所称的至诚；行『忠恕』之道的君子就是子思所称的至曲。至诚及至曲的差别可由图一来表示。至诚的人，因为他的正直，理论上，他的智慧能无止境的长

高。所以子思称其『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則可与天地参矣。』

至曲的人，虽然他的智慧无法无止境地成长，但是由於时时的自我约束，他的智慧成长亦可以成型。至曲的人的智慧所能达到的高度，决定於他的自我约束力。这就是子思所谓：『曲能有诚，诚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动，动則变，变則化』。化是自然界最神奇，最高深的现象，如毛毛虫经过羽化变成蝴蝶。人也一样，可以经过修道成功而化成社会地位完全不一样的人。如果曲而无诚，道会因为缺乏固定曲率的约束而不能成形，而一事无成。

至诚的人跟至曲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性--- 诚。诚的定义是真的从心底发出来的话。因为诚者言行必如一，所以诚者的行为会被自己的话所约束。诚的程度愈高，约束力会愈大，道会愈容易成型。在一个复杂而充满虚伪欺诈的社会上，一般人的观念里，言行如一的诚者是最呆的受害者。但事实上，恰好相反。因为诚者不会有贪念，不迷信，而不接受沒有逻辑，不合理，沒有常识的事情。所以他虽然相信别人，由於他的智慧，也绝对不会让人欺骗。一个诚者，由於他的为人宽裕，所以很容易受人欺压，因此只得靠不断地上进，累积出超越常人的智慧，才有可能生存下来，自然会有超人的成就。

诚者虽然只说真正心里的话，但这些话不包括形容自己的话，以免变成吹牛，自吹自擂。对形容自己的话只能以谦卑为怀。诚者保持谦卑是因为不愿自满，所以才时时时刻刻地上进。真诚的谦卑是每一个诚者都必

须做到的第一步。由於真诚正直的话很容易伤人，因此诚者在开口之前，必先小心翼翼地思考後才开口。

力行『忠恕』之道而忠心耿耿的人，或能得到上司的信任，或能得到顾客信任，一定有饭吃；因为为人宽恕，绝对不强迫别人做不愿做的事，必能得到别人爱戴而有和乐的家庭生活。所以『忠恕』是个人为别人牺牲奉献的道，而非顺天性的中道。力行『忠恕』之道，可以让人在社会上立足，可以让人看到道的功能及作用；已经是很不容易了。等到有一天，他会看到『忠恕』的偏差。此时，如果有能力自食其力，再去追求更上一层楼的中道才是正确的修道步骤。

『中庸』的第一章的第二句话似乎比第一句话更难懂。第二句话如下：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现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照字面上的意义，好像跟第一句完全脱节。然而从修道的过程著眼的话，这句话应该是孔子用来警告刚开始修练『中庸』的人的话。因为刚开始修练『中庸』时，道行很短，很难不偏不倚地执中道，很难分出对错而下出正确的决定。而且行道的必要条件是持之有恆，也就是说每天做同样的事，而且一直地，重复地，天天做下去。若开始时有稍许细微的偏差而不知，日积月累之後，累积的偏差会很巨大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莫现乎隐，莫显乎微』（躲起来的东西实际上最好找，微小的东西实际上最明显）；这也是古人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意义。所以道的偏差，只要持之以恆，即

使再小的偏差，也会经由不断地累积而变成明显，而可以改正的。

然而道的偏差往往有非常不良的後果。譬如在饮食上，长期的偏差会残害健康，甚至要命；在事业上，长期的偏差会因生产力的低落而无法谋生；在人倫关系上，长期的偏差会让人无法见容於家庭及社会。任何长期的偏差产生的恶果，别人很容易看出来的；但由於当局者迷的缘故，经常造成不可挽回的错误。这也是孔子为什麼要将此句话放在『中庸』第一章来警告想要修道之人的原因。

根据孔子的经验，开始修练『中庸』的第一个十年是最困难的；在这段期间道行甚浅短，善恶之辨的能力不够，容易因下错误决定而离道。一旦犯错而离道，就得再花同样的功夫，来更正错误决定所造成的偏离，所以犯错的代价是很高的。孔子花了十年功夫到四十岁时才达到不惑的境界。至此，道行已有根基，而且能了解世间万物运行的道理。他也有能力在分析问题，将问题一层一层的拨开，直到找到问题的症结後才下正确的决定。

虽然进入不惑的境界之後已不再犯错误，但由於在下正确的决定前，仍然要花甚长的时间做研究分析，因此还是会偏离中道。孔子还要再花十年功夫，到五十岁时，才达到智能的巔峰，知天命而进入道的境界，看到中道。智能是一个人知的能力，包括学习的能力及理解的能力，是一个人凭一己之力所能达到知的极限。孔子五十岁时，他的『中庸』在修了二十年之後终成正果。从此之後，他的智慧已让他能清楚地看到中道。所

以他在判断善恶是非时，不用再花长时间做研究分析就能下正确的决定，所以不用再担心他的道会走偏太远。

孔子六十岁时进入耳顺。因为他能够吸收别人的智慧，他的累积智慧的能力再上一层楼，他的智慧也更加速成长。最後孔子进入『中庸之道』第一章第三句话的境界：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这句话描述的境界和在『论语』中说过的：『七十而随心所欲不踰距』是一样的。当孔子修成『中庸』而回归自然之母，成为頂天立地的圣人时，他不需思考，每个决定，每句话，自然都是对的。有人可能会怀疑孔子所说的这个境界可能实现吗？它可是千真万确的；我们甚至可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随心所欲不踰距』的正确性。

在『随心所欲不踰距』的境界里，圣人做的每个决定都是对的；圣人是不犯错的。圣人之所以能达到这个境界的原因，是因为他有一个绝对正直的中道为指标，所以他能准确地判断从左到右及从右到左的变化。对行中道的圣人而言，他不偏袒左或右；只要他能准确地判断从左到右及从右到左的变化，而做出该做的决定，他下的决定即永远都是对的。如果他判断现在他已从右边跨入左边了，他就下往右修正的决定；如果他判断现在他已从左边跨入右边了，他就下往左修正的决定。圣人因此能时时处在中道。对处在中道上的圣人而

言，左跟右都是一样的，但是分的很清楚，很仔细而不含糊。也唯有如此，他才能紧紧地守著左跟右之间的中道，而永无止境地成长。

世界上的所有对立的事物当中，有些对立是相容的，有些是不相容的。譬如说：是跟非，奢侈跟朴素，简单跟复杂，肮脏跟乾淨，对正常的人而言，都是不相容的绝对对立。对的就不能错，一旦有错，不论错多错少，就不再是对的。但美与丑，善与不善就不是不相容的对立，因为这些观念是由人的主观来决定，没有绝对的标准，所以是可相容而相对对立的观念。

绝对对立而不相容的决定对圣人是很简单的，因为他只要做到至善而决不容许奢侈，肮脏，复杂及错的事就是了；绝对对立而不相容的决定没有中道可言。相对对立而可相容的决定对圣人就比较麻烦，因为他要先知道左右两个极端的位置之後，才能知道中道的位置，才能正确地决定。对一般人而言，由於不知道左右极端的正确位置，所以中道变成一个很宽的灰色地区，因此很难下决定，而且下了决定之後容易反覆。对圣人而言，中道是黑白般的分明，因此下的决定一定是正确的决定，而且决不反覆。

然而世界上的事是一直在变的，所以中道的位置也不是永恒不变的。行道之人必须时时刻刻检查自己的道是否偏离中道。不论中道的位置跑到那里，他的道都能锁住中道。这就是子思所说的：『君子素其位而行而不怨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所以一个人一旦能看到正直的中道，在任何困难的环境之下，就能紧紧地守著中道，而不犯错。最後，甚至达到『随心所欲不踰距』的境界。

所以说，中道的位置不是固定的；举例来说，中道就像屋子里的温度，有人喜欢冷的，有人喜欢热的；夏天的温度跟冬天的温度也不同。如果你是一家之主，你最好依多数人的喜好来定温度。但如果夏天电费涨了而你沒有预算支付，你就得劝说家人同意调高温度来省下电费；如果家人不同意，你就得少在外面吃一大餐。如果你家里沒有自动温度调节系统，你家里的温度变化，就完全决定在你对温度的敏感程度。

在这个例子中，『中庸』的理论就是教你修炼下『冷或热』决定的智能，来维持屋子里的温度。你觉得冷的话，就打开热炉；觉得热的话，就打开窗户。在你打开热炉或窗户之後，你得再过一阵子，等室内的温度稳定下来之後，如果还觉得过冷或过热，才能再决定热炉的火是否要加大，或窗户是否要再打开一点。在下『冷或热』的决定时，你只能依你的冷热感觉来判断，肚子痛或头痛都不能影响你的判断。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中庸』的理论其实就是今日的自动控制系统的理论。

孔子要教我们的就是：你只要依照『中庸』的理论，成功地控制自己的话，你就会成功地修身。你的智慧也会因此浓缩而成长。智慧的成长，也会带来修身的成功。一旦修身成功及智慧成长形成一个正循环时，你

的智慧即可顺著中道无止境地成长，最後达到无穷大而成圣。

(23.1)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作者译：『行中道的君子，一走到中道就不动了。沒有中道观念的人，受不了不动的，所以他们到处乱跑。』

孔子在这一章里再次形容行中道的特性。练『中庸』以正义为依归而行中道的正直君子，对是非的判断非常清楚而毫不含糊，所以能体会到极小的偏离而马上更正，所以行为不会偏离中道，所以一个正直的君子一旦定出中道的位置，就能时时刻刻地持中，约束自己而不轻举妄动。但對於沒有练『中庸』的人，因为沒有约束自己的能力，所以心思不定，所以他们所下的决定容易反覆无常，所做的行为经常不知所措，而不可能不动。

孔子在这章里教我们认识正直的『中庸』之道；它的最明显的特性就是锁著中道而不动。

所以当一个人练『中庸』行中道的君子，一对他的目标有了坚定的信心之後，就能勇往直前；不达到目标之前，绝不罢手；一达到目标，就紧守著目标，永不改变。他的目标就是他的中道。

(23.2)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作者译：『中庸是最难做到的，很少人能长久地走下去。』

练『中庸』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对刚开始练『中庸』的人而言，更是困难。练『中庸』的好处，要经过很多年的不断修身之後，当正直的中道练出成型之後，才能看的到；要等『中庸』能让人下决定时不会偏离中道太远之後，才会明显。依照孔子的经验：他从『而立』到『知天命』，花了二十年功夫才看出中道。

對於一个刚开始练『中庸』的人，由於他的道还不明显，所以容易犯错而离中道，所以容易失去信心而怀疑『中庸』。要有恆地坚持练『中庸』是很困难地。而且在花了二十年功夫，看出中道之後，孔子还要再花二十年功夫才达到『中庸』的极限。

老子说的：『大器晚成』就是指修道成功的人。一个人到了三十岁，就差不多能自食其力，会找自己的道而开始修身；但修身的结果，如果成功的话，还要到五十岁之後才看得到。现代人讲究速成，有办法的聪明年轻人，一步就要登天。这种像乌龟般，一步一步爬的成功方式，很少有人有兴趣。但是来得快的东西，去得更快。孔子在这一章里，才特别地勉励我们要持之以恆地练『中庸』，因为这种的成功才是真正可长久存在的成功。

(23.3)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作者译：『我知道为什么执中这么难，在下修正时，聪明的人矫正太多，而笨的人矫正太少。我也知道为什么中道是很难判断的，在下修正的时，聪明的人修正太早，而笨的人修正太慢。每个人每天都吃三餐，但是很少人知道他吃了什么。』

孔子在这一章，首先指出刚开始练『中庸』的人所容易犯的错误的，然后以饮食一例来教我们如何避免这些错误。

从这章可知：孔子至少将『中庸』传给两个学生。而无庸置疑地，颜渊就是他这里所讲的『智者』及『贤者』。那这个『愚者』及『不肖者』是谁呢？孔子虽然没指名道姓，但我们可从『论语』里不难找到线索。我们稍后会再详细的探讨。

孔子并没有告诉我们他到底怎么教『中庸』。所有收集在『论语』里的孔子教诲全是有关五伦及修身养性的教导。『论语』的编辑在孔子还没过世前就开始了。『论语』中有关孔子的言行的文字，都是经过孔子亲自挑选琢磨过的，都是有目的及原因的。同理可知，孔子不告诉我们他所做过的事，也是有原因的 --- 因为不告诉你，就是已经在告诉你了。

饮食是每个人每天所需要做的事，因为饮食决定身体的健康，所以修炼饮食之道也是修身的第一步。由于身体状况每天都在改变，所以对维持健康身体的努力而言，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所以饮食之道是一条永无止境之道。

在『论语』乡党第十里有一篇文章不厌其烦的叙述孔子的饮食之道如下：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食胜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食不语，寝不言。虽蔬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

从此段文章，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对饮食之道的重视及节制。他的做法，在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仍然还是正确的，其中只有『割不正不食』这句话比较难懂。一般是解释成：由于孔子是正人君子，所以吃的肉也必须是切成方正如豆腐。当今祭孔的献品中，即包括一块方正的祭肉。

不过孔子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不像是会为了一个抽象的观念而做出异举的人。他这样做，一定有实际上的需要。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因为古代肉食稀少，古人惜物而舍不得把将腐败的肉丢掉，所以古人往往加重酱料来掩盖肉不新鲜的味道，尤其是肉再切碎就更吃不出来。如果将肉切割成正方体，因为中央的肉不易受到酱料的影响，所以一口咬下去即可知道肉是否有腐败之虞。由此我们可推论得知：如果孔子知道肉是新鲜的话，他断然不须吃割成正方体的肉。更何况第二句『脍不厌细』已告诉我们他喜欢吃切细的食物。

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孔子厌恶食用被钝刀折磨过的动物，因为这不只是不人道的，肉本身也是不净的。宰割动物的刀子应该锐利，所以切起来快，而带给牺牲的动物最小的痛苦。刀子利不利，由看看切出来的肉多正方就马上知道了。

其次『沽酒市脯不食』也需要加以解释。肉乾是古人唯一保存多余肉品的方式，但一做成肉乾便无法分辨肉是否新鲜。至於外面卖的酒，因为不肖商人经常加水以偷斤两，容易变质而影响健康，但喝时不容易察觉。由这段文章我们可知道：孔子喜欢喝酒及吃肉乾；孔子必然花了不少时间在酿酒及晒肉乾。而且孔子喝不同强度的酒，所以有『酒无量，不及乱』一语。酒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要的社交工具。喜欢交朋友的孔子，喜欢跟朋友一起喝酒配肉乾开杠，一点不足为奇。

『食不厌精』是这一长篇文章中最重要的一句话。这句话告诉我们：孔子的饮食之道是他终身学习之道，是他追求完美的目标。

孔子在本章的最後一句话：『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暗示我们他如何教学生『中庸』。在先前『大学之道』的解释里，我们提到格物工夫的重要。知味的工夫就是饮食之道上的格物工夫。因为要有知味的工夫才可能将饮食之道引入『中庸』的境界。

知味的工夫不只是分辨食物的味道而已，而且也是分辨食物特性的能力。『论语』乡党第十：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可见孔子对食材药物的谨慎态度。

那要如何训练知味的工夫呢？理论上很简单，不要在煮食物时加调味料；各种食物煮时分开煮；吃各种食物时分开吃。这个知味的训练就是老子说的『味无味』。这样一来，你就可以知道各种食物的原味及特性。但是这种知味工夫的训练方式，不是一般人可忍受的，况且还必须持之有恆，经年累月的累积经验之後才能有成。

最极端训练知味工夫是一次只试一个食物。第一个食物是米饭，因为米饭是最基本，而且最温和的食物。等完全了解米饭的特性之後，别的食物再一个一个分开加上米饭去试。照中医的理论：食物亦是药物。食物跟药物的唯一的分别是它们对身体影响的程度。猛烈的食物就是药物。只吃一样食物的话，由於食物大都很温和，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实验之後，才能了解每个食物的特性。虽然这个方法可以让人了解每个食物的特性，但也会造成长期的偏食而要命，所以是一个很危险的方法。『论语』中沒有交待颜渊为何早夭，但从本章可推论得知，他很可能走入太偏极端的知味训练而丧命。

『论语』先进第十一：『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颜渊的父亲颜路为什麼会要求孔子卖他的车子替颜渊买椁呢？颜渊死於鲁哀公十四年，当时孔子自卫返鲁已三年。鲁国终不用孔子，而孔子也无心仕途。鲁哀公最後让孔子修『春秋』。到那时，孔子的收入有

限，跟孔子周游列国的学生们只好各分东西。当颜渊三十岁时(鲁哀公十三年)，孔子很可能开始传授『中庸』给颜渊。只是颜渊不善谋生，家徒四壁。

『论语』先进第十一里有一句：『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颜渊可能已经穷的营养不良了，又加上练『中庸』走火入魔，所以一下子就沒命了。

『论语』雍也第六：『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渊大概在走极端的知味训练，只吃一种食物；他大概在孔子讲这句话之後，沒多久就死了。

颜路大概认为孔子要为颜渊的早夭负责，况且颜渊也视孔子为父，才会要求孔子卖他的车子买椁。

传授『中庸』给颜渊可能是孔子所犯的最後错事，因为他之後就进入『七十而随心所欲而不踰距』的境界而不再犯错。

#### (23.4) 子曰：『道其不行矣乎?』

作者译：『要教人执中道是不可能的。』

孔子在这章里叹息，因为他不会将他的『中庸』教给他的学生。孔子的专业是教人。照理说，传『中庸』给学生应该跟传六艺一样地容易才对，但是他完全失败。殊不知『中庸』是不可能教人的，因为每个人的天性都不同。

练『中庸』要有成果要做两件事，即是子思所讲的，成仁及成物。换言之，除了无形的心灵约束之外，还要修练有形的物质让他的智慧显现出来，让他及别人能客观地判断他的智慧的程度。沒有实际的物质做客观地比较，很难让人看出微小的变化，而容易失去方向，一事无成。

由於身体是有形的物质，所以修练一个健康的身体也是成物；但是因为别人不可能客观地看出你的身体健康程度，所以修练身体不能算是真正的成物。最好的物质修练，人人都能客观地看出你的程度，感受到你的影响力。像作曲，如果沒有人买你的唱片，听你写的音乐，这是因为你的功力不够，你还要继续努力，不要怪别人程度不够。你的智慧若有增长的话，你的音乐就应该愈来愈受人欢迎。让别人掏腰包来裁判你的成就，是最严峻的成物考验。

所以除非这个老师是万能的，『中庸』是不可能经由老师传授的。『中庸』只能靠找到自己的天性之後，再不断地磨练自己来提高智慧。自己的天性是否正确，只有自己知道。『论语』为政第二：『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里的师是指自己为自己的老师。只有自己会教自己的人，才有可能练出『中庸』。

人生的道即是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基本上，一个人在內靠和乐的家庭，来提供精神上及物质上的支援，以便在外靠专业谋生。这也是孔子所讲的：『天下之达道五』的意义，因为每个人都同时得走很多条不同的道。以今日来讲，这包括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道

是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道。这些人之间的道，由於迂涉到至少两个人，要用『中庸』的理论来修这些道很困难。

现代人生活比古人多样化甚多，现代人的道因此可以再加上个人的饮食，嗜好，信仰等。因为这些道只牵涉到自己一个人，所以是修练『中庸』最容易的道，然而要把修练个人之道的全部方法写出来，恐不能登大雅之堂。『中庸』结语第三十三章讲的：『君子之人所不及者，其为人之所不见乎？』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专业可以用物质来简单地衡量，所以专业是很容易表现的成物之道。专业也都很浅薄，很容易达到至善，而无法永无止境地改善。遇到这种情况，要持续上进，只好再找一个新的专业，重复一个新的追求至善的过程。几次这种追求至善的循环下来，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博学。这也是『哀公问政』里所讲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原因。虽然在任何时段的追求至善的过程中，只能专注於一个专业，但长久地追求不同的专业之後，自然地就成博学。

然而现代社会分工极细，由於每个专业要费时很久才能专精，换一个专业又要历经一段痛苦的学习期，所以很少现代人能换专业。尤其是刚换新的专业时，收入往往会降低，而家庭负担却只会因年龄增长而增加，上了年纪的人在换专业的学习期是非常痛苦的。虽然如此，这个痛苦的学习期也是一个人成功的最好机会。一个专业若当初起头时犯了微小疏忽而不察，日久之後的偏差一定可观；但不论这偏差已变成有多大，对一辈子在这专业混的人是无法看出来的。只有当一个修练出

『中庸』，事事追求至善绝不妥协的人，才能看到这个新专业里的不合理现象，而做出重大的改革。

所以在专业成功的唯一途径，是永不止息地追求至善；一个专业达到至善之後，沒有达到成功的目标，即再找一个新的专业重来。因此生活要俭朴，即使在专精新的专业，收入增加之後亦然。

大部分的现代人要花 1/3 的时间於睡眠，另外 1/3 的时间於专业，剩下的 1/3 的时间於家庭及其他。所以理论上，在专业修练『中庸』是最容易『成物』的，其次才是个人之道。

信仰是一条成仁的道；因为信仰无法成物，所以很难修练『中庸』。

由於饮食之道可以用一个有形的身体来表现我们的智慧，饮食之道也是一条可以让我们修练『中庸』的道。只是由於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不同，饮食之道是否有偏差，别人沒有办法替你做客观的判断。所以，一个以饮食之道修练『中庸』的人，完全要靠自己的智慧，没有人能帮得了你的。

**(23.5)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为舜乎？』**

作者译：『舜的智慧是很高地，他最会问问题了，他並且能从别人的回答中，听出细微的偏差，找出答案替别人解决问题。他有胸怀容忍人民做的错事，而只鼓励人

民做对的好事。他了解每一件事的左右极端，所以他的每个决定都顺著中道，这点只有舜做得到。」。

孔子强调舜的执中本领，为其能力行『无为而治』的原因，而舜的执中本领，来自於他敏锐的格物工夫。舜能好问而好察迩言，因而能远离极端。相较之下，老子对『无为而治』及执中的解释比孔子高明甚多。

老子生於蛮荒的楚国，移居至周朝做一个小官，但其生平的细节不详。从『道德经』里我们不难看出，他可能是从事兵器设计制造的工程师。周朝在老子之时所直辖的领土很小。以一个弹丸之地的小国要向诸侯收税，光靠天子的招牌是不够的，一定要有过人的利器及强盛的武力才能让他们臣服。

因为利器用过之後会很快失灵，所以要不停地推陈创新，要有更厉害的利器之後，才能将前一代的利器推出。因为周朝能向诸侯收税，财力最雄厚，所以能吸引天下英才，从事最先进兵器的研发，保持它的优势。这情况跟当今国与国或高科技产业之间的竞争毫无两样。由於新的利器必须保密才能发挥它的功效，所以老子的事迹无人知晓。当时的人们只听说周朝的老子很厉害，孔子甚至不远千里登门向他求教，但老子为什麼有名，没有人知晓。

老子对战争的描述非常详细，而且周朝显然都打胜仗。然而『轻敌几丧吾宝』，常胜的周朝也曾因轻敌而吃过亏。老子的『玄同』，毫无疑问地，不只是他的工程师生涯成功的秘诀，也是今天所有从事研发的人成

功的秘诀。而『入军不被甲兵』，告诉我们他是从事後勤支援的。从这些『道德经』里的线索，我们大概能推算出：老子极可能是周朝的利器的发明人。这个推论也能解释老子跟孔子的差异。

老子对道的了解比孔子深入。因为老子是从事研究开发工作的工程师，所以他明了从无中生有，创新发明的本质，而想像得出道的来源；孔子从事教学，只会博览书籍，而无法想像得出创新发明。以孔子的背景，他只能猜想开国君王的道大概跟礼法有关，因此他才专研礼法；他也认为禘祭是所有成功君王的秘密，可是他沒有成功。

孔子的礼法理论，到战国时代孟子之时，随著周王室的式微，已完全失败而被淘汰；孟子只得改推王道的仁政理论。虽然在孟子的强辩之下，他的仁政理论让君王们心动，但由於孟子沒有创新力来提高生产力以支付王道的费用，孟子的王道最後还是非常地失败。最後，他走头无路，回家乡推行早已被淘汰的井田制。

但是孔子早就警告过：『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孔子的意思是说：被时代淘汰掉的东西，都有它失败的原因。因此，把已被淘汰掉的古代东西再拿回来用，一定行不通。孟子沒有念懂孔子的警告，他的下场多凄惨，我们可想像而知。

孟子的智慧，在程度上，跟常人沒差异；孟子的言论，在逻辑上，经常无法立足；孟子的行为，在成就

上，不足今人师法。孟子的贡献不及老子及孔子的贡献甚远，他是一个应该早就被淘汰掉的失败者。

我们要了解老子的『无为而治』教诲，要从道经的总结的第三十七章开始。这章是

道恆无名，候王若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辱，不辱以静，天地将自正。

作者译：道这个东西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位居最上位的君王，如能了解道的法则而紧紧跟著道行事，他的国家运作经营方式就自然会蜕变。当蜕变正要发生时，君王要紧紧的监督以杜绝任何奢侈浪费及肮脏的东西。没有奢侈浪费及肮脏东西的干扰，君王不用再做任何事，国家就会无止境地，正直地成长。

老子在这一章解释『无为而治』的由来及实行。整本『道德经』就是老子教我们如何实现『无为而治』用的。新事业的起头是道由无中生有所造成的。起头之後，只要没有瑕疵的干扰，就不会长歪而能正直地成长；只要没有多余浪费，就不会滋养贪污来浪费资源，这个事业，自然地会无止境地成长，而终成大业。

依照老子的理论：君王的第一个任务是紧紧地跟著道，让道来导引国家的经营，让国家在道的影响下自然地产生蜕变(新生命的出生)。在国家正要蜕变时(新生命刚开始成长时)，他的第二个任务是紧紧地监督，确定国家走入检朴无奢的乾淨正道。一进入无奢的乾淨正道

之後，国家自然会无止境地，正直地成长，君王就没事做了。

做到『无为而治』的君王是一个有敏锐观察力的人；是在一件事刚出生，还很小之时，就下功夫的人；是在事情还没成长之前，就把事情完美地做好了的人。

## 道

依照老子的解释，万物的生长及成长都是道的功劳。这个世界，从原来的空无一物到今天包罗万象，都是亿万年来道所留下的德性所累积的成果。依据老子的教诲，道是一个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尊行自然的法则。道的主要作用是导引万物的生长及成长。虽然我们今天无法用科学的方法来验证道的存在，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道的存在。

道的理论是老子，依据传统中华文化的经验，归纳出来的理论。老子用道的理论，不只很成功地解释尧舜的成就的原因，同时他自己也因此达到圣人的境界。只要老子的理论今天还能让我们达到圣人的境界，我们当然可以继续用下去。

道，以最浅显的方式来形容，就是无中生有的原因。以今天的言语来形容，就是创作及创新发明。举例来说，碗筷是中国人发明的饮食器皿，是由一个古代无名发明家所留下来的文化遗产。直到今天，每个中国人的家里一定有碗筷的。以道的理论来解释：碗筷就是道流到发明家的头上之後，从发明家的智能德性长出来的功劳。碗筷是一个道的产物，因此它能流传久远。

所以说：虽然人是唯一能从无中生有，发明东西的动物，人的无中生有的能力也往往都是道所赐予的。人从无中生有，发明东西有两个方法，一个是根据人为的努力，另一个是根据道的自然法则。

什么是根据道的自然法则呢？最好的例子是轮子，因为滚动的圆形物体所受的摩擦力最少，因此轮子都是圆的。其次如飞机及火箭，只要有足够的速度产生上昇浮力及推力，飞机就能昇空，火箭甚至能飞到太空。依照道的自然法则所发明的东西，都有一个共同特性：它们的原理都是非常地简单。像是依照牛顿及马克斯威尔的理论所发明的东西，如车子，飞机，无线电及发电机皆属此类。依照道的自然法则所发明的东西，也都能经由不断地改进而长久不坏，像是轮子已出现了六千年。依照人为的努力所发明的东西则相反。

依照人为的努力所发明的东西，最明显特征是不知其所以然。像是语言，文学及艺术，都是典型的人为的努力的产物，都是很容易被淘汰的。所以有人会说作者所称的道的自然法则，就是今天的科学原理。其实不是的。

今天的科学原理是指一切根据经由假设，实验，求证，归纳的科学方法所产生的理论。科学原理所带来的理论的影响力，完全由科学家的智慧来决定，不见得就是依循道的自然法则。最好的例子就是化学；它的原理大部份是由累积的经验归纳而来的，都是一些不知其所以然而且复杂，不完美的理论所产生的东西。这些人人为的努力所发明的东西，由于缺乏完美的理论，所以无法不断地改进而容易被淘汰。

人为的努力跟道的自然法则的差异，最好的一个对比的例子就是电池跟电子 IC。自从一百多年前发明了铅酸电池之后，今天铅酸电池的能量性能只比一百多年前的电池提高四倍。但自从五十多年前发明 IC 之后，IC 的大小就以每十八个月微缩一半的速度，不断地微缩。从笨拙的 PC 至灵巧的智慧手机，电子产品的性能才能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地改善。因此我们可以下结论：铅酸电池是人为的努力所产生的不知其所以然的东西。而 IC 是自然所赐予人的大道。

另一个好例子就是电灯泡。当爱迪生在一百年前用三千多种不同的材料试做电灯的灯丝之后，发明了钨丝电灯泡。由于人们不了解灯丝发光的原理，钨丝电灯泡的性能，在过去一百年之中，少有改进。到了五十多年前，固态物理的理论开始成长之后，人们对元素发光的原理才开始有所认识。有了理论做基础，发光半导体工业才得以开始成长。有一天，钨丝电灯泡终会完全被发光半导体灯泡所淘汰。

找寻自然的法则是每一个发明家追求的梦想，最好的例子就是固定氮。自然界的根瘤菌在常温常压下，就可将空气中的氮气变成氮肥；相较之下，今天的『哈柏法』固定氮的技术仍需高压高温，跟一百年前没两样而少有改进。因为今天人们不知道自然界固定氮的原理，所以不知道要如何改进这个的古老技术，只得仍然硬用蛮力来做。

根据道的自然法则所发明的东西，原理虽简单，做起来通常很困难；相较之下，根据人为努力所发明的

东西，原理通常很难，但做起来很简单。一个是知易行难；一个是知难行易。

从今日的知识领域而言，老子讲的道就是人们所熟悉的创新发明，而老子讲的德跟人们所熟悉的生产力很接近。而遵循自然法则的创新发明就是老子所称的大道。创新发明能增加人们的生产力，就是老子讲的『道生之，德畜之』。『道德经』就是老子用来教导我们认识创新发明能力的来源。『无为而治』就是最高段的创新发明能力的具体表现，也就是只有遵循自然法则的大道才有的特徵。

老子对中道的阐释也比孔子深入。老子的中道教诲，可归纳於『道德经』的第二章：

## 第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後相随。

唯之与阿，相去几何？美之与恶，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不为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作者译：每个人都认为一个东西是美的话，这同时必定有另一个东西，会让每个人都认为是丑的；同样地，每个人都认为一个东西是好的话，这同时必定有另一个东西，会让每个人都认为是坏的。同样的道理可推

广到所有相对的概念如：有跟无，难跟易，长跟短，高跟低，左跟右，前跟後。

恭敬的回答跟随口虚应差多少呢？美丽跟丑恶又有多少分别呢？一个让人们怕的东西，不管它是什麼，你也要怕它。

一个行中道治国的圣人，因为能敏锐正确地判断中道的位置，所以他治国的效率最高，不用事事插手就自然有成。因为他事事以身作则，所以不用跟人说教，人人都学他，而自然地一样地有效率。事成了之後，人人都会以为事情本来就是这样的。因为圣人只做给人看而没讲话，做成了之後也不抢功劳，所以没有人知道圣人做了什麼贡献。因此圣人治国做什麼事都成功。

一个事物是美的或是丑的，跟事物本身无关；或美或丑的决定，完全由人的抽象审美观来决定。同一个东西，有人可能认为是美的，有人可能认为是丑的。一个东西，如果认为它是美的人比认为它是丑的人多，我们就应该认为它是美的。同样的道理也可推广到所有相对的概念上。

如果所有的人都只去做美的东西，那世界上是不是就没有丑的东西呢？答案是否定的。当所有的人都去做美的东西时，是的，这世界就没有现在大家认为丑的东西。但是这样一来，审美的标准也会改变，而往美的方向提升。所以有些现在明明是被称为美的东西，只因为抽象的审美观的不同，反过来变成丑的。因此追求偏离中道的东西只是浪费资源。这个观念就是老子要教我们的：行中道，执中观念才是最有效率的治国之道。

因此对一个依中道而行的圣人而言，美及丑都是一样偏离的。而偏离中道的原因是由於知跟欲在作祟。依中道而行的圣人並不是乡愿；恰好相反，圣人因为完全了解两个极端，因此才能执中。执中的人，因为对左右两边的人都不讨好，所以得罪最多的人；所以执中是很难做得到的。

老子在『道德经』的第二十章里形容他行中道的心境。这一章是老子在整篇『道德经』中最深刻的自白，也是他一生的写照；只有得道成圣的人才写的出这样的文字。

## 第二十章

恍兮，其未央哉！

众人熙熙，如享於太牢，而春登台；

我泊焉未兆，如嬰兒之未孩；累兮如无所归。

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泮泮兮！

俗人昭昭，我独昏昏。

俗人察察，我独闷闷。

惚兮其若海，恍兮其若无所止。

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頑且鄙。

我欲独异於人，而贵食母。

作者译：中道的位置难确定的，我时时刻刻得问自己：我到了中道了吗？

不知中道的人，行事毫无拘束，好像吃盛餐，观风景。知中道的我，一走到中道，就像是船靠岸不再动

了。心情平淡地不知喜怒哀乐，好像是还不知嘻笑之嬰兒，也好像是被綁起来而什麼地方都不去了。

不知中道的世俗人，拥有的物质及财物都有剩余，只有我这个行中道的人沒有。我这个傻瓜的心是很深的。

世俗的人对物质的多少看的非常清楚，只有我这个行中道的人是昏昏的；世俗的人对财物的计较一点都不含糊，只有我这个行中道的人不用心思的。

中道虽然看起来很微小，但一进入中道之後，中道实际上是跟海一样广阔的。中道虽然不容易让人找到，但一进入中道之後，中道好像是一望无际的。

不知中道的人，左边走右边也走，毫无忌惮；只有我一个人不通人情，将自已拘限在中道。我一个人就是要跟所有的人都不一样，因为只有我知道，中道是滋生万物，高贵母性的源头。

老子再次教我们，因为中道的位置容易变动，所以得时时检查。而要确定中道的位置之前，要先知道两端的极限，所以执中是很花工夫的。而行中道的人淡泊名利，在一般人的眼中，是个有智障的傻瓜白痴。

(23.6) 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获陷阱之中，而莫知之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不能期月守也。』

作者译：『我明明教了他要避免陷阱，他还是眼睁睁地走进去。而且学不到一个月就受不了。』

孔子在这一章里再次感叹教授『中庸』之难。孔子倒没说他是教了谁『中庸』才发出此言。但从论语中不难看出这个学生很可能是冉有。根据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孔子在卫国待了很多年，虽然跟卫国的大夫蘧伯玉相交甚深，但不见用於卫君。鲁国季康子继位时，冉有仍跟著孔子在卫国。季康子想召孔子回鲁；但考虑到是由於他父亲季桓子贪恋齐人女乐，才使孔子流落在外，鲁国已遭人耻笑。虽然他父亲遗言交待他召孔子回国，若他召回孔子之後孔子再离开鲁国，恐遭更多的耻笑。於是决定不召孔子，而召孔子的学生。

『论语』雍也第六：季康子问：

『仲由可使从政与？』子曰：『由也果，於从政乎何有？』

『赐也可使从政与？』子曰：『赐也达，於从政乎何有？』

『求也可使从政与？』子曰：『求也艺，於从政乎何有？』

但是季康子还是无法决定召子路或冉求，因此再派人问孔子一次。

『论语』先进第十一：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

最後季康子才在鲁哀公四年决定召冉求回鲁。

冉求是孔子门人中政事能力最强的学生。回鲁之後，他在鲁国当一个勤政爱民的县官。鲁哀公十一年，齐人来犯。根据『孔子家语』正论解第四十一的记载：冉求请他的长官季孙子殿後，他亲领左师而樊迟领右师，让齐军误判鲁兵的主力。他身先士卒率领精锐的鲁国民兵从左边，出乎齐军意料之外，勇敢地采取正面攻击，击退齐国军队立了大功。他请季孙子殿後是因为他已为官七年而深得民心，因此人人跟在他之後奋勇杀敌。这也是孔子在『论语』子路第十三，因而有如下之言：『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当季氏奖赏冉有时，他将他的功劳归功於孔子的教诲。季氏因此上奏请鲁哀公以厚币迎孔子回鲁。孔子回鲁之後自然对冉有特别关爱，是以非常有可能因而授之以『中庸』。再则孔子在前述『论语』先进第十一里有提到：冉有缺乏道的修行，无法在官场往上发展成大臣；因此孔子亟想调教这个优异的学生，让他更上一层楼。然而冉有一来年纪已大，二来对修练『中庸』並不十分有兴趣，沒有达到老师的期望。

冉有的年龄不可考，但由『论语』雍也第六：子华使於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这件事应该发生在孔子为『大司寇』时。从冉求当时已在孔子门下推论，冉求当时应该至少二十岁，所以鲁哀公十一年时他至少四十岁。

『论语』及『孔子家语』中有不少冉有跟孔子的对话，可让我们大略知道这对师生之间关系的变化。

1. 『论语』子路第十三：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

《孔子问冉有：『为何今天来这么晚？』可见孔子私下为冉有下班之后，有特别家教。而孔子之回答略有酸葡萄之味。》

2. 『论语』庸也第六：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也，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汝画。』

《孔子对冉有之不修炼『中庸』甚不悦。》

3. 『孔子家语』正论解第四十一：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法赋焉，使访孔子，子曰：『丘弗识也』。冉有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孔子不对。

《孔子对季康子加税之意图甚不悦，因此拒答。但孔子后来在私下有跟冉有解释加税的不当。》

4. 『论语』先进第十一：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季康子还是加税，孔子气得跟冉有断绝往来。》

孔子一定非常地後悔，骂冉有这句话，失掉一个优秀的学生；孔子大可不必留下他跟冉有之间的对话，他没这样做，是在告诉我们他的忏悔。孔子一定花了许多心血以『中庸』调教冉有，然而冉有无法遵行他的教诲，不到一个月就不再受教了。师生之间的关系，到最后甚至破裂。孔子检讨他的失败，认为他并没有错，而认为冉有的不受教，可能是年龄过大。此时最听话的颜渊即将要进入三十而立之年。孔子认为这是传『中庸』给他的最好时机。

**(23.7)** 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作者译：『颜渊这个人，跟我学『中庸』才上了第一课，就完全投入。』

孔子在这章里赞美颜渊的守恆毅力。颜渊对孔子的任何教诲，都毫无质疑而全盘接受，只是如此就过头了。

**(23.8)** 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作者译：『要分天下是做得到的，要放掉地位金钱也是做得到的，甚至要走在锋利的刀口上也是做得到的，但持中是不可能的。』

孔子在这章里感叹因为完美的持中是不可能做到的。念到这一章会让人有两个疑问：第一，为什么完美地持中不可能做到？第二，如果完美地持中不可能做到的话，那为什么还要去做？

完美地持中之所以不可能做到的原因，是因为你必须跨过中道，才知道你有没有离开中道。由于你必须离开中道，才能去跨过中道，所以不可能停留在中道。举例来说：如果你知道你现在是在中道的右边，因此你必须往左修正。所以你每次往左修正一点，就得检查一下『我有没有跨过中道来到左边了？』如果你发觉你还是在右边，所以你刚才做的修正显然不够，你得再重复往左修正，直到你终于发现你已跨过中道来到左边。一旦知道你已在左边，你必须重复先前的步骤，开始往右修正。如此一来，你最多只能在中道附近，忽左忽右的扫描，而不可能在中道停留。

虽然完美地持中是不可能的，但这不妨我们持中的努力；我们仍然知道中道的大概位置，只要不离开中道太远即可。但是这又带来一个新的问题：『我们要如何做，才能保证不会离开中道太远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会让我们偏离中道的原因。了解偏离的原因之后，我们自然就会有对策。

第一个让我们偏离的原因是判断中道的能力不足。如果你明明还在中道的右边，需要往左修正；但是由于你的错误判断，而认为你是在左边，因此你反而往

右修正，因此会偏离中道更远。所以判断中道的准确能力可以决定我们会偏离中道多远。

第二个让我们偏离的原因是系统的延迟。什么是系统的延迟呢？当你做一个修正后，你必须稍微等候；等到你做的修正的功效完全显示出来之后，你才能决定刚才做的修正是否有效。这个等候的时间就是系统的延迟。当你发觉你刚跨过中道进入左边时，你下一个新的决定往右修正。假设你下的修正已足够把你带到右边，但由于系统的延迟，在新的修正的效果还没跑出来之前，你会以为你还在左边；如果你没耐心等待，仓促之中下了第二个决定继续往右修正，你会因此往右偏离中道更远。

由于系统的延迟会让你做错的决定，因此你得在系统的延迟过了以后，你才可能做出对的决定；在这个例子中，你在右边才开始往左修正。如果你在开始往左修正前已走了一段错的路，你就得花同样的时间去修正刚才的错误。而当你做够多正确的决定，把错的路全部修正之后，由于系统延迟的缘故，你没办法马上知道。因此整个犯错及修正的过程会再重复一次；但这次的错误及修正都在左边。

所以系统的延迟会让你一半的时间做正确的决定，另一半的时间做错误的决定；一半的时间在左边，另一半的时间在右边。因此你会永远地在中道左右，忽左忽右的扫来扫去，整个扫描的周期刚好大约是系统的延迟时间的四倍。所以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三个结论：

1. 判断中道的能力决定在中道左右的行为及偏移程度。

2. 系统的迟延时间决定在中道左右扫描的振荡频率。
3. 系统的迟延是不可避免的。

虽然在系统迟延的期间内，我们一定会做错误的决定，所以偏离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可以由增加系统的时间常数，来减少在系统迟延期间之内，由错误的决定所造成的偏离。

时间常数是一个系统工程学上的名词，它被广泛地用于形容一个系统对输入讯号的反应速度快慢。譬如说：大气层大约有二十公里厚，其热传导时间常数大约是四十天，因为白天最短的一天(冬至)跟平均温度最冷的一天(春节)之间约四十天。白天最短的一天，因为是地球吸收太阳的热量最少的一天，所以理论上也是最冷的一天；但由于大气层热传导时间常数的关系，最冷的一天要迟到春节左右才出现。地球厚度约为一万公里，其热传导时间常数几乎是无穷大，所以山洞里的温度一年四季不变处于恒温的状态。然而地表柏油路的厚度只有几公分厚，所以它的热传导时间常数只有几分钟，所以柏油路面在下午一时左右最热。

因为在相同的系统迟延下，时间常数长(厚的系统如地球本身)的系统的变化量，比时间常数短(薄的系统如地表柏油)的系统的变化量小。因此增加系统的时间常数，在一个定量的系统迟延下，可以减少在中道左右的偏移量。这也是为什么修练『中庸』之道的人，不会毛毛躁躁的原因。

正确地判断中道的能力需要长时间的培养，没有任何捷径的。这个能力要靠『为道日损』的工夫才能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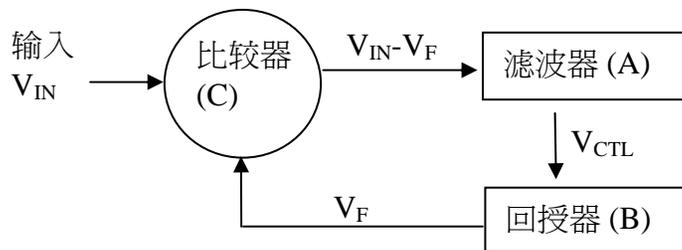
进。必须每天不断修身，去除恶念，恶语，恶行。也就是孔子教颜渊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唯有持之有恒的修身工夫，永无止境的至善自我要求，才能让你的知觉纯净正直，而能敏锐的判断是非善恶。

总而言之，要成功地持中的必要条件有三个：

- 1，准确判断中道的能力；
- 2，最小的系统迟延；
- 3，最大的时间常数。

『中庸』的持中原理，在科学理论上，就是一个负回授的自动控制系统；它的道理可以广泛地应用在任何一个回授系统，如政治，经济，工程，科学，医学等等。只要能知道系统的迟延时间及时间常数，以及比较器的特性，我们即能准确地预估系统的表现。『中庸』的持中原理不只是一门哲学，而且也是一门最先进，应用广泛的科学。

以科学理论而言，一个负回授的自动控制系统必须包含至少三个元件：比较器，滤波器，及回授器。一个正常的负回授系统也必须有一个输入信号，而整个系统可由如下图表示。



整个负回授自动控制系统的目的是：经过一个适当的回授器控制信号 ( $V_{CTL}$ )，来产生一个跟输入信号 ( $V_{IN}$ ) 相同的回授信号 ( $V_F$ )。所以当输入信号 ( $V_{IN}$ ) 变大时，回授器控制信号 ( $V_{CTL}$ ) 也变大，而回授信号 ( $V_F$ ) 也跟著变大。而达到自动控制的效果。所以回授信号 ( $V_F$ ) 就是系统的输出信号。

比较器的功能是比较输入信号 ( $V_{IN}$ ) 跟回授器所产生的回授信号 ( $V_F$ ) 之间的差异。因此，一个比较器需要两个输入信号来产生一个差信号 ( $V_{IN}-V_F$ ) 的输出。

依照比较器的性能区分，我们能用的比较器有两种，就是线性比较器及数位比较器。数位比较器，因为只管那个输入信号较大而不管大多少，所以只有正或负的两种可能极性输出，因此很容易被了解及使用。相对之下，线性比较器，麻烦多了；它不只要产生极性输出，还要有大小差异的不同输出。理论上，数位比较器的增益是无穷大，而线性比较器的增益则有限。

如果我们使用数位比较器的话，我们可将数位比较器的特性归纳如下：

当输入信号 ( $V_{IN}$ ) 大於回授信号 ( $V_F$ ) 时，比较器的输出 ( $V_{IN}-V_F$ ) 是正输出；

当输入信号 ( $V_{IN}$ ) 小於回授信号 ( $V_F$ ) 时，比较器的输出 ( $V_{IN}-V_F$ ) 是负输出。

在比较器的输出端，我们必须加上一个滤波器，来产生一个适当的回授器的控制信号 ( $V_{CTL}$ )。滤波器的主要功能是将比较器的输出平穩下来。因为比较器的输出，受到两个输入信号的直接影响，可以大量快速地变化；如果将比较器的输出直接用来控制回授器的话，回授信号也会大量快速变化，而造成回授系统的不穩定。加上一个滤波器，可以将比较器的输出平均化而平穩下来，因此就能解决这个不穩定的问题。滤波器的时间常数因此也是系统的时间常数。

多了一个滤波器，我们就能产生一个穩定的，而且位於比较器的最大正输出及最小负输出之间的输出，来控制回授器。所以只要输入信号 ( $V_{IN}$ ) 的大小变化范围，小於最大的回授信号，但是大於最小的回授信号时，这个负回授控制系统就能成功地产生一个适当的回授信号 ( $V_F$ ) 来锁定输入信号 ( $V_{IN}$ )。

我们也可用数学来证明负回授控制系统的可行性。因为回授信号 ( $V_F$ ) 是由比较器的差信号 ( $V_{IN}-V_F$ )，经过滤波器，由回授器所产生的。我们可用 A 代表滤波器，B 代表回授器，C 代表比较器。当这个负回授控制系统成功地锁定输入信号时，我们可以写出如下的方程式形容回授信号 ( $V_F$ )，

$$V_F = (V_{IN} - V_F) * A * B * C = (V_{IN} - V_F) * G \text{ ----- eq. 1}$$

这个方程式的意义就是说，在等号左边的回授信号 ( $V_F$ ) 等於在等号右边的四項乘积。这四項就是差信号 ( $V_{IN} - V_F$ )，滤波器 (A)，回授器 (B)，及比较器 (C)，其中  $A * B * C$  的乘积可用  $G$  来代表。解这个方程式，我们可得到下列的结果。

$$V_F = V_{IN} * G / (1 + G) \text{ ----- eq. 2}$$

这个解是每一个学习自动控制系统的学生都熟悉的公式。由这个解，我们可得到两种不同的结果。

第一种情况，当  $G$  是有限的数量时，因为  $(G + 1)$  永远比  $G$  大一点，所以回授信号 ( $V_F$ ) 永远比输入信号 ( $V_{IN}$ ) 小一点。

第二种情况，当  $G$  等於无穷大时，因为  $(G + 1)$  可以等於  $G$ ，所以在此特殊情况下，回授信号 ( $V_F$ ) 也应该等於输入信号 ( $V_{IN}$ )。然而当  $G$  等於无穷大时，这个回授系统就会受先前所提过的系统迟延的影响，所以回授信号 ( $V_F$ ) 永远在输入信号左右两边来回扫描，因此也无法完全等於输入信号 ( $V_{IN}$ )。

所以当  $G$  小於无穷大时，虽然回授信号是一个稳定的输出信号，但其大小会永远小於输入信号。当  $G$  等於无穷大时，虽然回授信号的大小，理论上，会等於输入信号。但是实际上，回授信号是一个不稳定的输出信号，因为它永远会在输入信号的两边扫来扫去。由此可

证，回授信号永远不可能等於输入信号。『中庸』之不可能，因此而得证。

我们甚至可以说：当  $G$  小於无穷大时，这个系统就是相当於子思讲的至曲；当  $G$  等於无穷大时，这个系统就是相当於子思讲的至诚。

当  $G$  等於无穷大时，也就是至诚的情况时，产生一种非常奇妙的现象。根据 eq.2，当  $G$  等於无穷大时，不论比较器的极性是正的或负的，回授信号 ( $V_F$ ) 都等於输入信号 ( $V_{IN}$ )，所以我们也同时证明了孔子所说的『随心所欲而不踰距』！圣人的决定，不论是对的或错的，都是对的决定。这个结论是一个让所有的现代人跌破眼镜，不可理喻，但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个结论也是今天西方的自动控制系统科学所沒有的。

当  $G$  小於无穷大时，如果  $G$  的极性是负的话，这个自动控制系统一定失败。因为在此情况之下，当输入信号变大时，回授信号会变小，因此回授信号无法锁住输入信号。但当  $G$  等於无穷大时， $G$  的极性就无所谓了。孔子的理论是一个让所有现代人震惊的理论。

因此孔子不只是自动控制系统的祖师；孔子在二千五百年前发明的理论，比今天西方最先进的科学还先进！这是西方人无法想像得到的。孔子的理论能成功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完美的数位比较器。

『中庸』的理论就是教导人们如何修身，约束自己，将身体及心灵链成一个完美的数位比较器。有一个完美的数位比较器，我们就能建立一个自动控制系统，

来控制任何东西，比如大至国家甚至全世界的经济，小至个人的饮食。所控制的回授器，可以是任何东西，而原理都一样。一学会应用『中庸』，一旦身体及心灵成了一个完美的数位比较器，做任何事都会成功。

那麼现代人要如何实践『中庸』的理論呢？以作者的经验，要从饮食之道著手。一旦知道控制饮食之道之後，自然地，智慧就能成长，因此专业的成就也会跟著成长。只是在道尚未出现前的成长都是很缓慢而不明显的成长，所以很难长久地做下去。尤其是当一个人做一件跟所有的人不同的一件事时，更加难维持长久；因为做错事的概率比做对事的概率大太多。

智慧的成长是又慢又不明显的，任何能够看到及确认自己的智慧成长的人就是有明的人；所以，只要持之有恒自然会成功。不过要很小心，要记住孔子讲的：勿臆，勿必，勿固，勿我。

**(23.9)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作者译：子路问孔子强是什麼？孔子回答：『强有三种的喔！有南方的强，北方的强，及我的强。南方的强是阴柔的强，是靠退让来赢人的，让敌人自己倒下去。北方的强是阳刚的强，是靠进取来赢人的，以力气将敌人打倒。我的强跟他们都不同，我的强是固执，我不管任

何人，也不跟任何人打架，我只是守著中道不动。你是要知道那一种强？』

孔子在这章里强调他的『中庸』的正直才是真正的矫强。在还没达到中道之前，他绝不放弃他的努力；一旦到达中道之後，他就紧紧地锁住中道，每天只会正直地上进，永无止息，所以无人能及。

孔子也故意将此章的『中庸』之强隐藏起来，所以他才回答：『南方之强呢？北方之强呢？抑而强与？』。『抑而强与』这句话，一般的解释是『还是你(子路)的强呢？』。但若如此解释，跟後面的延伸解释就完全脱节。所以由延伸的解释看回来，我们可确定『抑而强与』这句话是指孔子的『中庸』之强。

依据现代考古人类学者的研究，中国的文化是由二股文化融合而成的；一股从中南半島往北发展，一股从北往南发展。两股文化在长江跟黄河流域之间相会，而产生中华文化。南方文化以龙为图腾，而北方文化以凤为图腾。南方文化的规模，因为气候的关系，应该远大于北方文化。中国人的本质应是南方文化，所以自称为龙的传人。北方文化相当於是被南方文化同化的外来异族入侵文化。早在两千五百年前，不用DNA的资料，孔子就已观察到这个文化融合的现象。

中华文化的南方文化来自中南半島及印度，而北方文化来自东北亞，中亞及西伯利亞，所以中华文化是两股差异悬殊的文化，发展演化到最後的阶段时，融合的文化。

依照人类学家的理论，现代人类起源於非洲，在约五万年前才离开非洲而扩散到全球各洲。在歐亞大陸的所有国家中，中国及东北亞离非洲最远。照理说，离非洲愈近的地方，因为发展的早，所以人口数量也应该愈多。所以中南半島，印度，中东，非洲及歐洲的人口数量今天应该比中国多，但是事实上刚好相反；今天离非洲愈远的国家，人口愈多。这个原因就是道的关系。

一个愈晚融合的文化，愈有道的生长力，所以今天中国人的数量才最多。美国則是最年轻的文化大融炉，美国的生长力更是沒有任何国家可以比拟的。缺乏融合的文化，由於生长力不够，无法跟融合的文化相比。

中华文化的成功是因为有南方之强。南方之强的宽柔力，只要有足够的时间，都能将强悍的入侵者同化。像满清人，自从有历史记载以来就在东北亞立足，一旦入主中原，不到三百年就被汉人同化了。因此中华文化，自古及今，都是处於道的边际的主流文化。也只有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才能孕育出如帝舜，老子及孔子这种圣人。

中国的第一个北方之强很可能是黄帝。黄帝是属於轩辕氏，照这个名字看来，是属於做车子(轩)及轮子(辕)的部落。轮子的雏形在六千年前，埃及人建金字塔时就出现了；传到中东两河流域的巴比倫人，经过改良之後，轮子才被发明。文字及历法的发明也跟轮子的发明一样，差不多同时先後在埃及及巴比倫出现。文字，历法，与轮子也在巴比倫人发明将近一千年之後，於黄帝建国时，才突然地，同时地，在中国出现。以常识判

断，黄帝很可能是将轮子，历法，及文字带到中国的中亞人。黄帝这个名字也暗示他不是黄种人。

我们亦可由黄帝跟蚩尤逐鹿中原的故事，推算出黄帝是外来的侵略者，而蚩尤才是中国真正的原住民。蚩尤相传会造雾，黄帝发明指南车之後，才打败蚩尤。事实上，沒有人会造雾的。黄帝跟蚩尤的故事所遮盖的事实，只要用点逻辑思考，是不难挖掘出来的。

由於轮子的先进科技的生产力，外来的轩辕氏在经济及军事能力上，大幅地领先蚩尤。蚩尤在轩辕氏的剝削压榨之下，不得已跟轩辕氏产生冲突。由於蚩尤沒有武器对付马车，在战场上，在马车居高临下的蹂躪之下，只有遭轩辕氏屠杀的份。因此，蚩尤只有利用大雾出现时，马车队无法保持队形，会落单而失去威力的情况下，才出来打战。由於蚩尤是原住民，对天候地形熟悉，才能有此做法。但即使如此，也无法补偿科技的落後。蚩尤在被轩辕氏征服之後，於是被丑化。

**(23.10)**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

作者译：孔子说：『聪明的人到处都是。每个聪明人都很特殊，各有专长。他们的专业成就远超过我。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一辈子不停地修身，我想停下来都不行。我的一生虽然沒有成功，但我一点都不後悔，因为我知道我已成圣了。』

这章是孔子自述他的修道心路历程做为『中庸』一文的总结。这是孔子所有文字中，唯一明白表示自己为圣者之处。

孔子在修练『中庸』多年之後，虽然认为他已进入圣人的境界，但在很多方面，他的能力仍远不如一些奇能异士。这一点，让他很失望。因为照理说，成圣的人应该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才对，但他已明明成圣了却做不到这一点。孔子对此非常地不解；但他只有怪自己，认为自己的修练还不够，所以到了临死，他还是在修练。虽然一辈子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孔子一点都不後悔他选择的路，因为他知道自己已成圣，即使他的境界还离他的理想甚远。

孔子最後也甚至怀疑自己是否真正已成圣。说道：

『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因为依照中国古老的传说：圣人出现时，凤鸟会出现，而且黄河在涇水跟渭水交会口，会出现太极图案。孔子至死前，天天在盼望著老天让这两个祥瑞出现，来确定他已成圣的想法。但孔子只是一天又一天的失望，才发此语。

当叔孙氏的车夫的儿子在山上打柴时，抓了一头奇怪的不知名动物。这个年轻人於是将它的一条腿打断，以便带回家。叔孙氏看了这只奇怪的动物之後，心里发毛，以为不祥，於是将它抛弃。孔子听到这件事後，特别跑去看这只奇怪的动物。一看之後，孔子泪流满面。子贡问他原因。孔子回答：『这是麟啊！它应该

是有明王在位时才会出现的，现在圣人还没有出现来辅佐明王，它就出现，所以它才会被人伤害的。』至此，孔子就伤心到完全绝望了。甚至连春秋一书，他再也写不下去了。

以今天看来，孔子确实成圣。我们可以想像得出，孔子在这个圣人的境界里，他虽然无所不知，但他知道的只是基本道理。就如『论语』中所记载的：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作者译：孔子对子贡说：『你是不是认为我是因为博学而强记才有学问的呢？』子贡回答：『是啊，难道不是如此吗？』孔子回答：『不是，我只是知道万物的道理而已，一知道这个道理，任何事就难不到我了。』

孔子也在『论语』中，坦白地告诉我们，他的能力也是有限地。

子曰：『吾有知乎哉？有鄙夫问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作者译：我是有知识的人吗？大概还不是。因为有普通人问我问题，我还不知如何回答。我只能告诉他解答的两头极限，到底确实的解答在那里我也不知道。

根据孔子的经验，即使有了无穷大的智慧，也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圣人甚至不如一般专业人士做一件专业的工作。就如『论语』中所讲的，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作者译：有德性的人可以承担重大的责任，但要他做小的工作，他不一定会做。沒有德性的人則恰好相反。

孔子的无能为力，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圣人唯一比别人强的是他能做大的决定。第二，在圣人的境界里，也是有层次的。孔子只是刚踏入圣人的门槛就去逝了。传说里，帝舜活了一百多岁，足足比孔子多了三十岁。他的成就自然地可观。如果孔子也活到一百岁的话，今天我们念他的故事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结局。老子活了几岁，虽然沒有人知道，但是我们从『道德经』的深度可看出 --- 老子一定活得比孔子久。

## 後记

在孔子死後两百多年，约在西元前两世纪左右，当汉武帝执政时，孔子的学说，終於得到独裁政府当局的支持，成为中国正统教育的主流。在『忠孝』的教诲之下，孔子的学说养出大批温顺驯服的犬儒供独裁者驱策，满足了政府的需要。

中国人自从老子之後，就缺乏绝对正义的概念。佛教本身，亦不如西方的真神宗教，无法填补这个真空。今天的儒教发展，亟需绝对正义的引导，这个真空恰好可以由老子的思想来补足。

正义是人类唯一希望。只有正义才能带给人类永久的和平。而且，绝对正义是存在的。在过去的人类历史中，任何依归绝对正义的人都会遇到真主。而真主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回教称为『阿拉』；基督教，天主教，及犹太教称为『上帝』；而老子称为『帝』及孔子称为『禘』。

绝对正义带来绝对平等。无论智或愚，善或不善，美或丑，贫或富，贱或贵，信或不信，在绝对正义之前，人人平等。

以孔子的看法，在我们这个物质世界之上，存在一个神灵的世界。由於神灵世界是一个很细微的世界，所以神灵的智慧远远地超乎人类所能想像得到的。孔子也认为，人生在世是不用去担心神灵世界的事，因为担心也沒有用。神灵的想法是沒有人能预料的，因此孔子

才说：『敬鬼神而远之。』人要担心的是自己不要做错事。

但人们总是梦想著拥有如神灵般的智慧，而能预知未来。因此，连孔子也念易经，学卜卦。但是算命卜卦讲究的是模拟两可，有空间让人发挥想像力，来满足对不可知未来的好奇。真正的智者，如老子，不只是不碰易经及卜卦这种不实在的东西的，老子甚至攻击追求前知预言的不智。

老子对神灵的看法比孔子深入。他认为我们的物质世界是给神灵用来显灵的世界。老子认为神灵世界里，有很多神灵的。因为这些神灵，也是跟著道行事。所以人们只要紧紧地跟随着道行事，就不会违背神灵，就不会受到神灵的伤害。然而以老子的智慧，他也只是讲到这里而已。

老子跟孔子都不愿教我们神灵世界的事，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事无法用逻辑的思维方式来探讨，深入地探讨，只会带给人们困惑。相较之下，西方人硬要用低智慧的人为逻辑思维方式，来探讨高智慧的神灵。西方人的作法无异於像是蚂蚁想要了解人类一样地不可能。西方人於是产生各种互相冲突的宗教。直到今天，宗教的冲突还在带给人们不断的苦难。西方人的智慧显然远远地不如东方人。

有一次，子贡问孔子：『人死了之後，灵魂还在不在？』孔子回答他：『这个问题，我怎麼回答都不对。如果我说在的话，那些孝子孝女们，可能不会将他们的父母安葬；如果我说不在的话，那些不孝的人们，

可能就将父母的尸体丢掉不管。这个答案，你以後就会知道了。』孔子之所以如此回答，是因为他不想将答案公开。但他希望子贡处理他的後事。当子贡按照孔子的交待安葬他时，子贡自然地会知道答案。

最後，老子也只再加上一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老子的意思是要我们要尊重人们的信仰，不论人们的信仰是什麽。所以我们对任何宗教信仰，只要是不侵犯到别人的宗教信仰，都应该容忍。

以孔子的哲学，要在这个物质世界找到绝对正义来遵循是不难的。只要遵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这句话的人，由於忠恕离道不远，就不用担心会离开绝对正义太远。因为中国人从自古以来即接受『忠恕』的薰陶，对受中华文化薰陶的人而言，归依绝对正义的中道是很容易做到的。

西方人早已熟悉绝对正义，但是有两个不完美的地方；西方人缺乏一套追求绝对正义的实用方法，但是多了一套由人类的逻辑思维方式所导纳出来宗教的教诲。孔子的哲学能满足西方人所缺乏的实用方法。相较之下，西方人是很难接受柔弱的老子思想。所以本书的结论就是：

传统的儒教需要老子的思想来补足绝对正义及平等的缺乏，而西方的真神宗教需要孔子的务实入世思想来成物。因此只有孔子的思想是普世皆准的济世思想。  
全文完

## 作者简介

作者林文聰於 1956 年生於台灣的宜蘭縣羅東鎮。他在 1978 年得到台灣大學電機學士學位，並且在 1984 年得到美國賓州州立大學電機碩士學位。

雖然作者一輩子只從事電子線路的硬件設計工作，他在 1993 年起就自食其力。作者經營一家製造及銷售工業資料收發用的無線電產品的小公司達十六年之久；在這段日子中，大部分的時間，整個公司只有作者一人。在生存壓力逼迫之下，作者不得不專精所有的電子硬件，從低頻，中頻，至高頻；從類比，邏輯，至積體電路的设计，都有深入的研究。最後到五十歲時無路可走的情況之下，才打開發明之路，成為專業發明家。

作者在 2007 年發明的 CMOS 正邏輯技術，應該是半導體技術有始以來最大的突破。也是到這個時候，作者才開始了解孔子的思想及教誨，於是寫了本書。